

自序南華春點

予備員禮部郎職與磨勘天下試牘鄉
會墨一時文章之風氣習尙可得而悉
其宗變也大都制舉子業者取古文爲
骨力取時文爲精采而古文資六經左史而
外似難乎其爲言矣然予酌觀今日之

文不失之過嫩則失之過老嫩則弱弱則語雖倩而氣薄老則質質則法雖練而色沮求其高華博大靈逸相生似又奇所僭以立言者予幾倖一日不敢謂生平奇所得力謬覺南華一書靈足以濟經逸足以用史再其真落於幻幻歸

於實實變而化虛圓之妙誠如搖波之月戛澗之松若奇若無之間令人莫可方物予署事之暇思欲有以培植斯文不負

聖天子作新至意因取夙昔臆標南華經再次點正質諸同郎較之郎曰啣紅點

翠何以得此於春工乎灼灼者華其有
爛焉者耳出時入古卽古趨時發而行
之則斯解之有補於斯經斯經之有補
於斯文也寧第運爲之一轉也哉將見
文有體而墨歸式磨勘無庸行且省費
聖天子睿思多多矣予因以春官點次題

端春點付諸梓行用以見舉業家亦各
有一得之愚若謂卽此可以泐一世之
人心則吾不敢

嘗

崇禎戊寅歲孟春之吉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撰

劉席白先生南華春點序

學問之道求其自得自得之則

一種會心之妙是一是兩所不

必辨欲啼欲笑所不能喻語云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道無形

畢竟所拈何物則卽拈卽道所
不得一而二之者故水流風動
時至景生觸目留心皆絕真絕
大文字况開卷有益則凡書可
以作經凡書可以作傳第在善

讀者以我讀書不可以書轉我
苟心納于邪則聖經足以當謔
心存乎正則放辭足以認理學
者能于書中求出一段活趣便
開出一段生面而作者之奧旨

始不致晦蔽冤害若是則經傳
子史自可一致而達之有不必
分途立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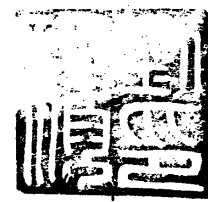
劉席白先生示余手標南華春
點條分析解不第本書肯綮了

然其活翻靈撥處放者歛幻者
真理至經生令莊子不作千古
玄談士噫此經得如是解其有
裨于學者豈淺鮮哉先生有令
伯發乙未榜司理朝歌余得出

其鄉房爲門下愛士先生旣魁
辛未補禮闈自以一時文教所
關出其書欲使人人會心類而
通之則又不獨斯經有生面矣
余以通家世好似不能忘言然
文愧不工不能曲寫先生自得
之妙勉爲數語聊以見學問有
不可煞觀者

通家弟雍丘劉理順湛陸

父書于燕山別舍



南華春點卷之一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古吳宋學朱旭初父較

內篇逍遙遊第一

內外者道德二字也。內以道言。外以德言。內雖有七。祇發揮道之一。

字。道之真。以治身。是德。言內。雖有七。祇發揮道之一。德之一字。出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無為為之。

為德。是以言外也。逍遙遊者。遊於道也。唯道集虛。人能虛已。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之所以不得逍遙者。只為有已私已。

愛。是以觸處罣碍。惟至人乘天地之正。遊于無何有之地。是以好惡不驚。死生不變。解脫無碍。入出自由。此其所以為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鵬之喻。托物寓意。以明大而化之之謂聖。要見有此大魚始。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

鯢鵬之喻。托物寓意。以明大而化之之謂聖。要見有此大魚始。

可化此大鵬。纔能一飛九萬里。畢竟有忘已忘名之鯤。至人始可與造物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也。

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鵬大不易舉。奮力其翼若

垂天之雲。如垂猶邊也。其大是鳥也。海運。口義云。海運

海瀕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

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

徙。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鵬變化之說。恐

乃據謂我此說非謾談。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翼。振海三千。里以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海動之

大風。鵬因之

徙而野馬也。陽塵埃也。窅隙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

馬塵埃至微之物。尚要以息相吹。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視之是以見其蒼蒼之色。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鵬飛之視下也。亦若是。蒼蒼之色。則已

矣。為何要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則置杯焉。則膠不

動。水淺而舟大也。以喻喻至人必深蓄厚養。待時而

厚何敢言功名事業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是以要六月故九萬里。高則風斯在下矣。風

在下鵬在上鼓之而後乃今培在風得上使背負青天

而莫之天闕者中道而折謂之大壑塞不行謂而後

乃今將圖南舉圖南之翼風小則不敢蜩與鸞

學鳩鳩形類之故名笑之曰我決血起而飛盡力而

搶鏘撞榆俞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

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言知小之人志無遠大各適莽

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飽也適百里者止宿春糧

適午里者止三月聚糧而巳何求多蓄之二蟲又何知此二

知鵬飛之高以喻小知小知自是不及大知猶小年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怎麼見得小朝菌不知

晦朔糞壤之菌朝生夕枯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

之南有冥靈者也神龜也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正如朝菌

冥靈大椿之壽而彭祖乃今以久壽特聞而欲衆人壽匹之

不亦悲乎亦可悲也巳上証之以齊諧之湯之問棘

也是已言湯之問棘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前

南冥者天池也此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旋風也

而上

者九萬里

雲在半空而鵬飛負天故云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應前圖

且適南冥也

斥名鵠澤中之小鳥也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正見

學鳩之飛決起時則不至而控于地矣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小大之辯也

此鵬鵬之圖南斥鵠之騰躍便是湯之問棘亦

嘗有之以見小大之知各有不同故曰小大之辯也

故夫天

者承上義而言也

知效一官行

周

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信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知有一鄉之善一國之德耳矣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笑彼等小知自足之人務知小者近者

且舉世而譽之

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喪氣失色也宋榮子之不加沮者不以毀譽動

心故知榮辱與已無預

定乎內外之分

辯乎榮辱之境

內定得失之非

我外之好惡由人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斯已矣

祇于此而已亦如鵬飛九萬里之高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

彼其於世

俗事不汲汲然以求之

未數數

然也雖然猶有

未樹也

雖失得不經心死生二變已尚未至乎忘物所以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

輕舉

貌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

此但於彼飾知驚愚修身明污

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平行

雖則乘虛往來尚未忘已

猶有所待者也

待風而後行亦如鵬之怒飛必待六月息而後乃今將圖南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

天地之正氣是

無已私而御六氣之辯六氣者陰陽風雨晦冥陰陽之氣

無已愛偏則風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

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至人乘以遊無窮者遊乎天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變也

氣也彷徨乎塵垢之外遊乎無

為之業出入死生嬉遊無礙矣彼且惡乎待哉

風以行也○申明上文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以何等入纔得無待萬言此下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人以証據

無已無功無名便是乘天地之正之人也上乃堯讓天下於

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不照臨燭火之光自難

並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恩澤如時雨而猶浸灌

浸灌之勞目難為功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既已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愧道德之不足何以自立于天

退讓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治

則已又何必求人你而我猶代子這等看來是汝得

說大才立而天下治治天下之實德我

竊治天下之虛名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今我無實而

喪真不務本而務賓矣吾將為賓乎我要天下何為鵲鵲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人之棲止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人之飲啄不過一飽歸休乎君休息此念予一飽一室之無所

用天下為你說不治天下只該尋要天下之人正如

之人肯越其樽俎之職以代庖厨之用哉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上言堯讓天下是至

受是聖人無名此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下方說神人無功姓陸名大而無當言大而無實往而不反直任說去不照前後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見首尾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逕在門前庭在堂外亦大相遠今接輿之言不近人情亦猶逕庭然也連叔曰其

言謂何哉曰藐眇遠也姑射山在北海中之山有神人居焉

專氣食母之人肌膚體抱純素若冰雪瑩淖綽約自全若處子不

食五穀非五穀所養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其神全其用妙而

遊乎四海之外以其神用莫測契道無方是以其神凝使物災咎不生

妖祥不作不疵癘所經和氣風雨及時而年穀熟吾以是狂為詎妄之

言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然其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是所謂表龍章于僕壤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音奏韶武于聾俗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反以為狂而不信

此知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

玄同也萬物以為一而世欲斬乎亂治也孰肯弊弊焉

勞悴之貌以天下為事前接輿言神人之功效此連叔言神人之實德之人也與既

萬物為一物我同體是以物莫之傷大浸也水也稽至也天而不溺入水不濡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入火不熱水火尚不能傷而况天下之事天下

之是其塵垢秕糠物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堯舜事業藉此以為

事

陶鑄彼神人者孰肯弊宋人資孰肯以物為事章甫適

越亦猶堯讓天下與許由越人斷髮文身無可資貨

用之亦猶許由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也資貨

也章甫冠名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短髮

之許由既不受堯之天下神人亦不以堯治天下之天下為事則堯之天下尚未謝是以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王倪齧缺藐姑射之山汾

都堯水之陽窅然其所守而喪其天下可見三聖八

為也喪天下焉此章恐拙于用大之人不信故引惠

大者小可以作大用不善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用者大亦裁而為小用也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堅重不能自舉也一人不能舉動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丐貌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剖之擊碎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均手

言寒凍手皮皴裂之藥者能治手世世以泝縹洗

如龜背之紋然皴裂世世以泝縹洗

儻曠舊棉為事既有此藥世客聞之請買其方百

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而得百金且又不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

-5 138 45 812" data-label="Text">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得方之人冬與越人水戰吳

-105 138 -55 812" data-label="Text">

不龜手藥手不皴裂土卒能兵故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客遂以功

爵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汧統則所用

之異也

不龜手藥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及周四體但世世為汧汧統不過數金而已善用之寧獨

一身雖天下淪溺猶將拯救故客用之水戰而裂地以封之也可見小大在人之善用不善用之異耳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思其

以為大樽

水以瓠為度

而浮乎江湖

瓠又不損器又得用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

蓬有心而不通此嘲惠子一竅不通正厄言也

夫此一節莊

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為大用蓋亦自寓已意世無所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調以見

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于當世也言雖戲劇而心亦良苦矣此等文章別是一種風味要得其趣乃可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說無用之為大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惠

子謂莊子曰

前以小小對辯此以小小歸結正見小

知不及大知以明小知之為害無用之

為利總結歸其小大之辯也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樞散無用之木

其大本也

擁腫

盤結輪菌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權曲不可

而不中

規矩立之

道

塗匠者不顧

喻當世執政之人

今子之

言大而無用

言雖大而無當于實用

衆所同去也

言為衆人所共棄也

子曰

你說大不能用

子獨不見狸狌

星

乎

若小知之為用

卑身諂求以取功利俟其機會

正如狸狌之

卑身而伏以候敖

邀

者

喻世人無知但知求利恣肆妄行

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

闕

死於網罟

也

今夫殢

南方山中有此大牛

高下中於機辟

闕

死於網罟

也

今夫殢

南方山中有此大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

不能執鼠

則為無用物矣以其至大不能就其屑小也

今子有大樹必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虛無無為之地

廣莫之野

無得虛彷徨乎

無為其樹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已以遊

至人無為逍遙遊行樂有餘地又何患焉

不天斤斧物無害者

可用此無用是安所困苦哉

物之害者以其才智可棄惟放于自得之場物不能害逍遙自適而已安所困苦哉此其所以逍遙遊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

吳興唐時宜之父較

物本自齊人以我故而有所非彼此分別物之不一死生不虛誕齊彭殤不妄作也入道之要莫先於喪我必須立論以明之是為齊物論

南郭志道之士子綦隱也

貌軀然忘我似喪其耦

四肢形體也

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之說而歸極于天籟

上說地籟是竅穴人籟是竅穴中之聲也

乎前曰何居先生何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形忘則身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機息則心若死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與昔日之隱几大不相侔矣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言問之善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知我喪偶之意乎知嗒焉喪

耦便是人籟人籟畢竟天籟所為天籟藉也是以言女聞人籟人籟而有聲二法機耦相因

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將論齊物而巳三籟

發端者要人悟自已言之所從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之言如長風鼓竅怒號之聲又何是非之

有明此則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籟之所以子綦曰夫大塊

也天地噫聲愛去氣言風乃天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也起也

則大風一起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起長風初

山林之畏佳萃搖動貌○下廣明其作則萬竅怒號之狀言深山大木有百圍全身是

竅大木百圍之竅穴有似鼻之兩孔似口橫生者

似人耳垂下者有方孔之似枅者有圓孔之似圈者有孔內小外

似臼似洼者有長孔似有似汚者有淺孔似水之汚

下言竅激者故有聲如水謫者有似響箭之叱者

如人叱牛之聲者吸者如人叱牛而聲細若呌者有低謔者

如犬之細聲而留者突者若犬吠咬者前者前陣唱于聲輕而

隨者唱喁後陣而冷風則小和飄風大則大和厲

風濟也則眾竅為虛言眾竅之聲因風鼓發而有

也無而獨不見之調調之才才乎調調才才草木搖動之餘也意謂風雖止

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喻世人是非之言子游曰唱論者已亡而後人執論為是非尚尔不止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言已知地籟人籟不必更說

敢問天籟子綦曰天籟者人人發言之聲響也吹萬不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

物一氣散而為萬靈人各得之而為真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所稟形器之不一故有各各

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人人迷其真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為已

身一偏之見為已故曰使其自己謂夫吹萬不同從自己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源也

吹聲也竅穴之聲萬有而使其自己聲也咸也其衆不同長風一氣鼓動

自取怒者怒者而有聲者其誰邪此便是天籟此下摹寫人情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旨大知閒閒大知以仁義綱常為知者開乃闢檻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閒

間謂法度準繩一毫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言炎炎謂綱常之說氣

炎灼人使不敢犯也小言詹詹詹詹分別利害精密不漏也其寐也魂交謂

時其魂交合其機閉而不發其覺也形開覺時形開其機發於見聞知覺故與境相接

與接為構接謂心與境接心境外交構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暫止交相闢構無一念之

停日以心鬪鬪謂軟緩柔害者害謂如掘地為

也之人密者密謂心機綿密不易露也小恐惴惴惴惴恐懼貌假作

也大恐縵縵縵縵寬鬆之狀乃大奸之人縱其發若機

括機努牙括箭括拿定傷人之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

盟其守勝之謂也

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如有呪誓者執定已是不肯輸與人故曰

守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此等小知之人天理日消如秋冬之殺氣

絕無生機

其溺之所為之

沉溺于所為以為是

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此等機心無有厭足如緘

固然愈老愈深也釋上其溺之所為之一句○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是以形化心俱

日消而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一句釋上不可使復之也陽光之明役

于事為至死不能復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思慮嘆變不常

憂疑姚麗

佚散

啓見

誠態

作態度○其不同情狀不一如樂之出于虛

如困之出于壤皆由穢濁之氣薰蒸而發也

十二字摹寫其接物之情狀日用絃為正如

樂出虛

十二字摹寫其接物之情狀日用絃為正如

烝成菌

言此等心機寐形諸夢覺接其境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

所萌

動已乎已乎

已者往也已乎已乎者已往之為也

旦暮得此

即前怒者

其誰邪誰字

其所由以生乎

自大知閑閑已來只是發揮吹萬不同一句只

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說出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即此

天籟便是真宰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不實

要人撇脫形骸方見真

非彼

非彼噫氣鼓

我非

幸即篇首喪我之驗也

無所取

此一取字便是咸其自取之取字○因竅穴之

我則不知有天籟

虛機而發天籟因天籟而生人籟

其所為使

然似乎此身中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真宰在人身中一氣耳

可行已信

日用絃為奔走使令何莫非信

而不見其形

即老子杳杳冥冥其中有信其意

有情信

而無形

迹可尋須于有形上體

百骸九竅六藏

六藏

藏也心藏神肝藏意肺藏

賅而存焉

賅猶該也若該

鼻腎藏志通命門為六

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

言汝於

之不知此中那一

皆悅其有私焉

者此特臣妾但供使令非其主也

是皆有為臣妾乎

誰為管攝主之者

其臣妾不足

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私言存焉三乎字皆反

得其有真君存焉

若遞相為君臣則無一定之主矣

君存焉者既有真君存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信此真

而不得亦無有損所謂不增不減天然之性真者此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言真君一來無相無形自

暫亡只待此形隨化而盡旦暮相

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

盡其行為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言役以

至疲茶而莫知所

可不哀邪

正不知生所從來死所

歸宿執迷不悟

人謂之不死奚益

言不知歸宿之

據虛生浪死空過

其形化

則日遷月化

其心亦與之然可不

謂大哀乎

前則茫無歸宿此則心形俱化是重哀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芒無乎

言人固如此之芒昧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言其我獨芒而世人亦有不芒昧者乎

夫隨其成心

乎者審問之詞言畢竟亦有不芒昧者成心者現成本有之真心無意必固我自私自利之

念呼之以牛應之以牛呼之以馬應之以馬纔有擬議便不成矣

而師之

言人人具有此心蓋當求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

乎

但師其成心自不茫昧矣

奚必知代

日夜相代推尋究竟

而心自取者

纔

有之愚者與有焉

雖至愚之人無少欠也既下愚之人具有此心何為而有大有大知閑

小知間開之說祇因

未成乎心

執着意必固我之念

而有是非

是非

元自無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纔適越而謂昔已至是虛言也

是以

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

大知要

且不能

以知無有

為吾獨且奈何

以明無有之說

哉

向下正要辯明是非之言本自無有故先唱起

言字承上吹萬不同之吹字以見言之與吹是異是不異○夫言非吹也以至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二句以明果有言也其未嘗有言邪至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二句正明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也便見與敷音不異以此看來未定其言之有無然則言之與吹無以異矣

夫言

非吹也

不知言之與吹亦無異

言者

雖有言其所言者特未

定

其言之有也

也

果有言邪

有言無言俱審問之詞

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為異於敷音

敷音者鳥將出殼啐啄同時之聲似有似無之音謂是其

有聽之無聲謂是其無又覺有聲若謂言之不同鶉音

亦有辯別乎其無辯

別乎將明是非二字以無有為有故先設問以明道無不在為何而有真偽言無不可為何而有是

也非道惡乎隱道不變不遷真而有真偽言言者所以載道吐詞

為經發言為則惡乎隱而有是有道惡乎往而不存道道在尿溺

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無不可所以有不可者道道隱於

小成而有真偽言隱於榮華小成之人欲成已私是以言不載道但涉浮華至言

矣故有儒墨之是非蓋當時儒以厚葬為是以墨子以儒厚葬為非互相非

是故莊子引以証據以是其所非彼所非者我而

非其所是彼亦我所非者已為是之而非我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言天地間物皆有彼皆有是故下文自的彼處則

不見自知之則知之言本無是非人苦不自知故曰

彼出於是人之所以有彼者是所以有亦因彼而彼

非言此個道理間不容髮如擊石火閃電光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死之根就是一個生生者方死方死方死方死

死不知死者生之始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死方死

方可纔因有是因有非纔因有非因有是是以聖人

不由已非而照之于天照即此之謂以明的明字非

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然是亦彼彼亦一

物類彙編卷之五

是非此亦一是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也明矣這等看來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可見原無彼是祇因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而有今既

照之于天則彼是莫得其偶絕諸對待即謂之道之樞紐

樞始得其環中環外圓中虛以譬道之外圓內虛應變無窮也以應無窮是

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圓轉應變無窮極也故曰莫若

以明應前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指馬之喻正申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二句何以

見得彼此一以指喻彼中指之為非指彼中指亦反

是非就如此以指喻彼中指之為非指彼中指亦反

是非指也彼此非不若以彼非指倒喻指之同中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可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以此推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既天地一指萬

物一馬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下發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只是虛已應物不

容一毫可乎不可乎不可人以為不可我因而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我無容心惡乎然所以

然者何然於物之然惡乎不然不然於物之不然是則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既有物固有無一物不然

無一物不可牛溲馬勃無非藥也○此段發明道故

為是舉廷幸與楹梁與厲杜與西施癩病與西施美恢大恠詐

詭異也道通為一以此之短長美惡以人情視之其

齊物論卷之二

十六

物皆然物物皆其分分莛也成也乃所以成其莛也

成也乃所以有毀也惡既恢悅譎怪道通為一妍媸妍

別以其分也乃所以成凡物無成與毀則無有毀復

通為一矣惟達道者知萬物通而為一為是不用已

是而寓諸庸衆之中人以為可因而可之人庸也者

用也衆人用以為然則然之用用也者纔謂通也通

也者得也既通而用之是無適自得而則幾之道妙

雖涉萬變而矣因是乃已終未至乎道已而不知

其所以然纔謂之道勞已神明是為壹而不知其此

鈞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之人賦芋芋食

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

狙皆悅而不知朝三暮四亦七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者亦因

是也亦執朝四暮三為已是也正恐勞神明為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因人之是非而非是之而休乎天

然均等無是無非之境是之謂兩行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止于寄庸衆之中以行不能明指何者為是何者為

是非本無以小知之人欲成已之愛故有儒墨之是

其彼此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欲以明之故古

之人欲明是非之彰而先引古之人者要見道喪世也其知有所至矣惡乎

至何以有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無復其次者之人雖適有形猶知識未鑒此心純朴尚未有人我之封封界限也以爲

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又其次者之人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朴素而未

有是非之心以其去道不遠也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非一

彰而道喪世矣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者

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此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而不知道本不果

且有成愛其與虧乎道哉果且無成已愛與虧乎道哉畢

無有成虧有成與虧故就昭氏之鼓琴一一般一曲音響而

可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一般無有音響而已原無成虧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而枝柱惠子之據梧而

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有盛名于世故載其事之

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有以異于常人其好之也欲以

明之誇示于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本不可明故以堅白之

昧終以堅石白馬如惠子之而其子昭文之子又以

文之綸終絲絃終身無成也若是鼓琴策據梧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則我之物論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物指三子與我俱無成也以明之便是三子之無成也

故滑疑之耀

滑疑不住疑見不殺即爲足不用之意是不用則無愛成無愛成則道無虧聖

人只明得此理

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言是非不可明

但可寄諸庸衆之中

此之謂以明

自莫若以明至此之謂以明只發明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以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四句○此下又把言非吹也言

者有言至未嘗有言也一

今且有言於此

又提起言字承上爲

是不用之是字

不知其與

因

是相

類乎其與

因

是不相

類乎

類與不類

若言與是類言不是是是言若言與是不類因已之是而有言若無言則無是

矣以

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何以見

雖然請嘗

試

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以有生無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

未始有始是無也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

以無

生有

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未始

有無是有也○當初本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便生出箇有來

俄而有無矣而

但

未知有無之果

畢孰謂

有孰

謂

無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

不知有原出于無無亦出于有有無是一

今我則已有謂

言

矣而

但

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載道之言終日言未嘗言有無

一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言不可言無

而泰山爲小莫壽

乎殤子而彭祖爲天

言不可言有

天地

既

與我並生而萬

物與我爲一

既與天地並生便與天地同久殤子豈可爲天既與萬物爲一自與萬物並育

秋毫詎可稱細。有言無言俱不可得矣。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是無言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又是有一言也。然則一之與言便

爲二。二之與一。便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生千萬

雖巧于曆筭之人。亦不盡生生之數矣。而況其凡。常之乎。應前神禹且

且奈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又何

也。然則無適焉。因之。是已。則無矣。夫此段發明滑疑

要見言語是非俱不可執。以道未始有封。道無不在

言未始有常。言無適莫爲因已是而有畛也。封界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名異有倫。理有義有。群分有辯

別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世俗以能用爲德六合之外

聖人。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心與道契。六合之外未嘗不知存而不論者非耳。目經見恐生是非。故

不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

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詳。論事實而不議。其短長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聖人但議其

品節名分之詳。而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始有其道未

也者。有不辯也。言未始曰何也。爲何分有不辯聖人懷

之。聖人與道爲一。明知萬化之多。而未嘗分明知衆

不欲自見也。衆人辯之以相示也。衆人則執已見爲必是。而嘵嘵然競辯夸示于

人故其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所謂善者不辯辯者道隱矣

以証夫大道不稱道本無名大辯不言天何言哉大仁不

仁至仁無親大廉不嗾不以廉自足也大勇不怯勇于為

害人也○道昭而不道不辯者言辯而不及矣物無

明道若昧常愛則不仁常而不成激然廉清非真廉清而不信

周至矣收逆之勇天勇伎而不成五者圓而幾何方矣五者

下其疾之渾成各相不立此所謂圓若道昭言辯仁常勇伎廉

清圭角太露則近于方矣聖人知此五者所以不論

不議不分不辯卷而懷故知止其所不知此至矣

之不欲示人者以此見前古之人其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言所不知之地乃大道之

知有所至矣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以其

知其所不知也孰能知之有而不知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所謂虛而不

故云天府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葆猶包藏而不露前云

此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此下正明葆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到

光之聖人德過于日光明廣大物物照臨也故昔者

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臚胥敖國名何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所處之地猶存乎蓬蒿

艾藿之間是以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以至幽隱而況汝德之進乎日者乎而不能

子之細微亦當容蓄之耳若不釋然何哉○前言古之人列為三等雖次第釋明未有証據故引王倪問

荅正見知止其所不知賢人以結歸神人無功耳齧缺堯之問乎王倪高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人性嗜好那曰吾惡乎知之要明

之知便是真知故託王倪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知所不知也曰吾

惡乎知之然則物無有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上三不

而荅恐其不能領會故下文雖然嘗以不知不試言

之庸詎知知何用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是知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是無知也言世間之知與且

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手足痿痺然乎哉

人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豢養之物麋鹿食薦草也螂且蜈蚣甘帶好食鵲

鴉嗜鼠此以四者孰知正味後徧徂徧徂似徂以為雌徧徂似徂

喜與鳩喜與鳩麋與鹿交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奮疾而走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嗜好不同所見各異知與不知

也所異乎者情也物各有自非自是彼此偏見指馬

相非至有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是則物論之

不齊其患實始于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荅

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

而冥大通之道斯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

非之塗也。樊然殽亂。物之不同吾惡能知其辯。言世間

知天下之至正者以我觀之世間之正莫過于人義以仁義為必是者豈真是哉且如仁義聖人以治天

下而盜跖即以之而為大盜若以聖人為是則盜跖亦是若以盜跖為非則聖人亦非也如此殽亂吾惡

能知其辯是以不用知也設齧缺曰子不知利害此一難者要見至人之德不同

仁義是利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豈有至人不王倪

曰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我則無矣孰寒孰熱而傷犯之哉是以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死生驚懼不入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游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不

知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封人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聖

人不從事於務。孰弊弊焉以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

無物不緣道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不言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也。孔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

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何長梧子曰。此個境

是黃帝之所聽也。亦惑不而丘也。遊方之何足以

知之。不但他且女亦大早計。正如見雞卵而便求其

時夜。纔見彈而求鶚炙。二譬上句以明夫子為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夫道不可以言

言之汝聽之皆矣也畢意忘言心
契乃可故云尚早而不知至人之德
奚旁日月挾宇宙
為其脗合與天地日月脗然混合為一置其滑湣猶混沌也至人安置滑滑湣湣

之中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任人以隸相尊也衆人役役聖人愚菴

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昧昧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意菴草木之未萌也至人泊心于未兆已前不識

不知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參萬歲而一成純真而不變也萬物蓋

然與萬物渾化盡然為一而以是物相蘊蘊藏也即藏天下于天下也上言死生

無變于已至此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同悠久然則何死何生世之悅生惡死者不亦惑乎是以言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自幼失家鄉者麗之姬艾地封人掌艾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筐牀食芻豢恣宴飲之樂而後悔其泣也悔昔之不知以爲苦

也以見惡死之惑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慚生乎見以

悅生之惑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在

迷中見得有生死是以悅生惡死也及乎悟後知原無死生空好惡也正如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人在夢中見得有酒飲有哭泣及乎醒後何嘗實有酒飲何嘗有哭泣夢中則有覺後元無

中間妄生喜怒者夢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言人在迷中不知其夢而猶自以爲知而又向人言死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言不獨迷而不覺泊乎覺得死生好惡知是夢

生利害好惡是非是

也○此還在夢中未醒悟也○舉世皆迷誰知是夢且有大覺大徹大悟而後

知此死生好惡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此責瞿鵲子矣

聽一言半句便竊竊然猶自以為知之君乎牧乎君乎是瞿鵲子

自以為妙道之行牧乎指固蔽哉丘也與女皆在夢

未醒也今日予謂女說夢亦在夢未醒也是其言也其名

為弔也前至詭之人亦信不及只待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覺聖人知其解者解悟于此纔知我與女是就如

旦暮遇之知我不也此下釋上我與若皆在夢中之

辯無能正者結明吾惡能知其辯以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

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爾

既不知則人固受其黜坦不闇過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

或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黜

闇誰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舉世人俱在夢那得超人之見不
是同乎我便同乎彼誰知正者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
然則是非從何而正而待彼也邪
萬世之後之聖人也又怎

麼待得既不能待不
若和之以天倪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
世間之是不果

與不是然與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亦無辯
是既異乎彼不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
然之既異乎不然也又何庸辯化聲

之相待
對相因而有有因是就有因非有因非就有

成乎心之人取着而生是非不取若其不相待
是之則無有也可見是無有為有

不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天均也結明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因之以曼衍所以

之謂兩行也
○倪者緒之兩頭窮年也
蔓衍者如藤之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

也所謂言惡乎存而不可以言與道合則矢口忘年

而談無非至言也如此優游卒歲所以窮年也忘年

加以身住世間心超忘義
了無人世是非之分則不生歿則不知有年

謂忘年忘義也真人應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無竟者無世與物無競如斯而已

究竟之實際也即廣莫之鄉墮垠之野振作于大道

之鄉故曰振于無竟以其栖神于寂寞冲虚故曰寓

諸無竟也此齊物論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

大文章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罔兩
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
向言是非兩行今子止
又言知

知曩子坐
予謂汝夢亦夢也今子起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何其無特

操與起坐不常何景曰蓋不吾有所待而然者邪吾

之所待者形也亦又有待而然者邪天機吾形待蛇

蚘蜩翼邪言彼假形若蛇之蚘蜩之翼原自無我任其天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不然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此下結明物本自齊原無有我不獨是非好惡

本來無有即此身亦如形影夢幻不實何有于我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

然喜貌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我今

俄然覺則遽遽僵卧然周也可見此身形幻化不實總之若夢我在何處誰

為蝴蝶誰為莊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周是周蝴蝶是蝴蝶正見物我雖異其體本同但化彼化

此之此之謂物化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異耳

音釋 咯榻難承衡注鳥反切

內篇養生主第三

武林鄒之嶧孟陽父

濡湏朱合明駿之甫

較

欲得逍遙先須忘我故言齊物物既自齊要當養其生之主主者即真宰也所謂主主人公也世人但知養形全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故養逾至而生逾喪矣善養生者處于虛無恬淡勿以好惡經心勿以勞慮累形使之神不傷而道炁常存在此所謂善養者也蓋人處世心不能不應物特不為物所傷便是養也

吾生也有涯

人主有限光陰如隙駒過隙耳

而知也無涯

知忘想思慮

以

有涯隨無涯

以有限之身隨無涯之知勞心悴形此為殆已

殆已

猶自不覺反

已而

為知者危終于殆而已矣不可救藥也為善無近名凡才美

人利物俱為之善只是不要近名化貨萬物而民弗

恃有莫舉名而物自喜乃為之善也若煦煦為仁

不祥之器非所以盡行也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是皆

求名實者也是以為惡無近刑惡者死生窮達貧富

為善不要近名天壽凡所處不善之

地境界橫逆便是惡也一涉此境只是安于義命不

以好惡內傷其身不滑天和生之主不得而傷此謂

無近緣督以為經道合天理以行便是明哲保身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生之全體辱親全而可

以盡年壽而不夭折也庖丁引庖丁解牛者要見人皆可以

之夫亦有可為文惠君梁惠王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

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壓砉然騞然奏也進用

刀騞然進力莫不中音有節合於桑林之舞乃

中經首咸池之會會合也合咸池文惠君曰嘻善

哉技蓋妙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蓋臣始嘗學乎道以悟物之有進乎技矣始臣之解

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喻未聞道時不能虛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喻聞道後不見方今之時純熟臣

也隙引刀導而人大窾空處刀因其固然有空隙處技經肯綮肯綮

骨肉緊結處也之未嘗言吾技精妙雖骨肉聯而况大軋大骨

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也庖月更刀以砍斫折也今

臣之刀已用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之鋒若

新發於硎石一般毫無損缺也為彼節者有間卻

也大窾而刀刃神遊也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言彼世間善惡之事俱有間

於好惡是非之境乘虛以行以神遇而不用心知無情

大道必有餘地矣又何傷鋒犯手之有哉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無遊刃皆虛目雖然此段喻

境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每至於族筋骨盤吾見

其難為刀用怵然為戒不取視為其止行為其遲徐徐

動刀甚微言物得其宜誅獲解然已解正如土之委

于地其難解既已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以暢為之躊

躇其難解之狀滿志善善者拂刀而藏之藏其用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丁之善

人之養生亦如庖丁之善養公文軒軒宋人姓見右

師名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因何只一天與之

其人與之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成是使其獨足一也

人之貌有與也

俱全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養生之

在形骸上求形之殘缺一皆歸之于天無有好惡此便是善養者也。言則足雖是天亦不當處于不可

處之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雖是

不斲畜乎樊中

籠中之神雖王不善也

近于刑也。此段言養生之養者其神雖王不善也。人視死生去來了無情累一

涉哀樂便非所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

言非我夫子之友也。何也。所以友者友其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謂

之曰然

是吾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可乎者言既為夫

號曰然

是有

始也

吾始之所以三號

吾以為其

弔者

之人也。而今非也

元無哀

向吾入而弔焉

申明吾以

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是以我

世情二號

彼其

哭泣

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

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

天無私愛。今日之所以

其天

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不知

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死

哀樂不能入

其

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帝者天也。生之主也。今超然

生去來尚不得而縣係况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

其盡也

結前生之主也。窮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形

薪火之傳何有盡極向之哭泣者不知其盡者也。此段多以明有情愛人人之深其弟子輩致生哀泣

究哉眇然獨與神明居者豈于道為未至而尚有
係累耶無奈不知其盡之人以眇為實有死生觸情
生變耳與眇何預眇漆園所師也前此既議議之矣
下文何以稱其博大真人哉若以此為言則自相矛
盾矣讀此者當另具隻眼勿得認奴作郎乃可
道者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稟此道而有生處此
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道也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
而生者為真宰

跼

音紀

若

字彙音畫

內篇人間世第四

孔子用世之聖人顏子聖門之高弟顧借重以明使其信然也

八閩張光世元振甫

橋李金壽明公朗父較

前養生主是出世之道人間世乃人間處世之道
要見出世必於涉世應事接物觸情生變而不荷
其累者斯可
遊於世矣

世者遷流曰世川閣水以成川世閱人而
為世又三十年為一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

也

其年

盛

壯其行獨

暴戾自用不
受人諫止

輕用其

國

與師動衆虐
國殃民也

而不見其

已過

以

輕用

故

民之

死者

衆死者以國比量平澤若蕉相枕藉而死者民其無若澤中之焦也

如矣無所逃死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無所用賢也亂國就之安其醫門多疾夫子救時者正如良醫之門多病人

也願以所聞思其則所以處之之法庶幾其國病有

瘳抽乎而百姓免仲尼曰謏熙嘆若殆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上問

則庶幾其國有瘳乎要且不知正人之道不欲自雜其心志心志雜則思慮多思慮多則未免擾亂其

懷其懷亂則憂疑不決憂疑不決古之至人涉先存諸

已而後存諸人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自已操存尚自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你說衛君

不自見過欲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散也而知之

所爲出乎哉德之所以蕩者矜名故也知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機聲也也各起則知也者爭

之器也知用則二者才知招患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非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即汝且德厚信江慤未

以爲不然不蕩名亦不出知鮮不名聞不爭未達人之心

達人之氣按劍未達故也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稱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人有其美也命之曰菑災人彼必以爲形我之短欲毀人以自成也所

謂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汝不審彼已而彊行 若殆為

人菑夫以此為行不但惡君縱然仁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肖則與汝為用矣 惡用你去求他纔改行率德 而求有以異言

必待召而往乃可 若唯無詔而輕去其國 則王公必將乘人君之勢

而鬪其捷辯欲以拒而汝諫飾非也 目將熒之熒熒然眩而氣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辭氣不給辭 容將形止有形在 之心

且成之本欲使之遷善去惡今反順成之矣 是以火救火轉見增熾 以水救

水轉見漂 名之曰益多更長其為惡 順始無窮也若

殆以不信我 厚言厚者言前言所有乎已者未定必以至若殆為人菑是厚言也

死於梟人之前矣吾所謂若殆往而刑耳者以此說

之憂與你聽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夏桀之賢臣音隴 紂殺王子比

于是皆恤民愛物修己 其身臣 其居下之位而曲 偃羽 拊

人君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上為暴虐下為憐愛 故其君因

其修身立 以擠之 之欲成已之名此比干是皆 好名

者也若不聞 昔者堯以 攻叢枝胥敖禹以 攻有

扈戶 國以 為虛厲居宅無人曰虛 身以 為刑戮以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土地 無已是以國 是上 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堯禹之於藩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名則指龍逢等三人而實則指有扈三國

况若乎。况汝好名求實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雖然。上雖我之臆斷如是汝既欲往若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不妨言之與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我但端謹其身以虛其心不以功名得失為懷更勉其一其志不計利害如此則可乎。

曰惡惡可。言不可也彼之為人意得志滿夫以陽。剛之氣為充。盛于內

色孔揚。於外采色不定。或喜或怒現於顏面即尋常執待之人尚不敢違况汝未同而

與言之人乎常人之所不違。彼因案。服人之所感。發以求

容與。暢快其心。志以此名之曰日漸。進之小德。尚且不

成。而况。其欲成大德乎。彼將固執已而不從化矣然則

虛勉一外。雖相合而內不訾。毀而已但無功於往耳其庸詎可乎。

言不可也○顏回既聞夫子之言以端虛勉一祇增益其盛氣無補於德然則終竟不可以行乎故又

曰然則我內直。公而無私而外曲。就人情成而上比。為稽古內

直者。無已私天與天為徒也。此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將未與天

為徒畏天也與人為徒畏大人也與古為徒畏聖人之言也議論渾然無迹可尋耳與天為徒

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肯獨以已。私言

乎而人。以我之言為善之。斬乎而人。以我之言為不善之邪。言

以我之言為善為惡也若然者人謂我之童子。純一其德不知有已此為童子

又豈有菑害我者哉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執其長曲拳鞠躬之狀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

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疵與我焉。是之謂與人

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

教。適指謫是之實也。有澄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

者。言既古之所雖直。必不以為病也。是之謂與古為

徒。若是則可乎。前夫子言庸詎可乎。此言若是則可乎。可乎者。疑問之辭也。仲尼

曰。惡惡可。何乎大多政。法而不謀。以其政法太多。雖

衛固。執不化亦無皐。咎正見人謂之童子。人亦雖然

止。是於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師心已心也。已尚不

化安能化人。畢竟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可也。○前言雖教謫之實也。是古之有也。非吾有也。此使師心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要見回之學未至於心齋坐忘之地。止於此而已。更無以進矣。

敢問。夫其何以仲尼曰。齋。虛謂之吾將語若

有。已為有而為之。見其事易邪。易之有輕易之者。皐上

天。所不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要伊去其多端而專一其志。志不專

則進道不篤。故先教之以專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不以耳。是忘形也。

無聽之以心。聽不以心。是去知也。而聽之以氣。聽止息於耳。而無

無

聽心止息於符而無知符性也慎修所志守爾天氣

也者所謂忘形去知同於大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是道虛便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夫實

自以爲回也得使之也今一聞心未始有回也此若可

謂虛乎回於一言之下夫子曰心齋盡此矣吾語若

前言齋吾語若至此纔爲齋也所若能入遊其樊樊

也以喻衛君之國也回欲而無感其爲善名入則鳴

不相入則止而不無門入自無毒害以衛君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又不可執其一定而言但觀其氣味相

之君則幾矣絕迹易不遊其無行地難無感其爲人

使以纔能教人易以僞爲天使無可言說一見而使

之容使人之意難以僞要見存諸已而聞以有翼飛

消無知之知則後存諸人也聞以有翼飛

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矣世人但知有名彰徹乃可行

道聞以有知知者矣世人但知有未聞以無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識無知爲知者也所以不識不瞻彼閼

缺者虛室生白所以要虛者就如瞻彼閼者虛室中

人心虛明內照天光自發耳此之虛吉祥暗指若殆

明日應萬事萬變而物不傷也故曰吉祥往而刑耳

止於耳是狗耳目內通也而於心既止外於心知也如此可

是則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此集虛之道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亦以之為所樞紐也伏羲几蘧以之所

行而終其身而况散德不及聖焉者乎而有不行其道

則可矣上教其為善無近刑也葉攝公子高名沈將

名此下教其為惡無近刑也葉攝公子高名沈將

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其齊之待

使者蓋將禮甚敬而不急於王事匹夫猶未可動也

專志尚不可奪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成恐辱君命故懼也

子嘗語諸梁也夫子嘗聞曰凡事以道而懼成者若小

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今日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必焦勞心思使陰

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之能之致憂

患吾食也執麤糲而不減美爨下無有欲清之人無

有甘美炙燔致病之尤者今吾朝受君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焦勞其事之成不成可見矣吾未至乎今尚未事之情成否而既

有陰陽之患矣事倘若事若不成好合辱命之必有

人道之患矣是兩也為人臣者可不足以任之自當

但不知所以任之方子其有以語我來教我任之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

大戒世之大經大法君親之命不可易者

其一命也

稟之于天

一義也

宜于其事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不能去心

臣之

事君義也

義之所在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定而不可易者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

或順或逆無不百承雖焚廩浚井亦安之矣

孝之至也

安于命

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

或難或易敬不敬謹惟命是聽不以難易二其心

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

既安於義命不見事之難易此其事心之大者則

哀樂不易

施乎前

此為任患之方也

知其事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此為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但行其事之

情而忘其

不知有

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但安于義

命不必悅生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

何不足以任之○上既教其任事之方又恐其不知

任事之道故

丘請復以所聞

以教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彼此以符驗為信

遠則必忠

信實也

之以言言必或託使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不獨二國

天下之難者也

難逃天折之患也

夫傳言中間不得傳國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

多溢

言過其實

惡之言

下出溢之所以

凡溢之類矣

虛妄不真

妄則其

信之也莫

莫者無有也

莫則傳言者殃

既不相信兩邊俱歸咎傳言之人矣

故引

法言曰

以實

傳其

尋常

情無傳其

溢美

溢惡之言

傳言則庶幾乎全身免患○言其變故中聞不可知

况始不善乎所以且以力戲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

平陰始則明為角勝久之劇者泰至則多奇巧蓋戲劇大

端生出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初筵秩秩其後

泰至則多奇樂必隨之矣不獨巧鬪飲酒凡事亦然

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于信鄙詐也

不疑人之則鄙其作始也簡于蟻壤也其將畢也

必巨見夢言者風波也起浪行者其言則喪實喪也夫

風波易生執以動實喪易成禍危危易以動實喪易

以故忿怒說無有由特巧言一偏之辭令人獸死

不擇好音氣息沛然譬如相罵無好言氣於是兩並

生心忿厲之心自此而生矣○上言尅核太至聽言

之人心行奸則於所怒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彼此釀

而不知其然也所以然者蓋由巧言偏辭故苟為不

知其所以然也孰知其所終故引法言曰無遷遷改君

令無勸成其事凡過度欲益以成也而不遷令勸成

乃是始之事凡事不美成在久其惡惡成則不及改

悔矣○後雖悔之噬可不慎與但慎言語以行且夫

乘物君命以遊心成不成託不得已以養中知其不可奈而

安之若命此為至矣何作為報也萬一事不成莫若為致命此其

難者報命於君也○此章言人處世當和光同塵不

伐才不見德虛已順物以遊物不得顏闔魯國之將

而傷也所謂繆督以為經者此也

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名瑗衛大夫曰有人於此

其德生而無天殺然與之為無方縱其慘刻殘害敗

以調德如則危吾國儲君為與之為有方意欲將順其美

劑之其意則禍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敗及已過之尤上上其所以過若然如者吾奈之何者還是

行則下效也

還是為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問得戒其去之慎其出

無方也

之正汝身哉先從自己正然後可形莫若就近之則

之則心莫若和和則混而為一雖然就之之二者尤

怨有患就不欲入雖與之就事又和不欲出雖與之

不欲出恐彰已之形就而入未免且為顛墜為敗滅

善顯彼之不善

為崩倒為蹶失○此為心和而出未免且為聲為名

惡其勝為妖為孽此為善近名也○是以有患累也

已必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岸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人問世 卷之二 四

於無疵

達其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之意則雖與之無方不致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致危身也是答

前顏闔致問之辭也○此下連設三喻承上義教其不可伐才誇美犯彼之怒也○借顏闔身上發明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見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為經三句之意讀者細玩自見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螳螂原不勝任車轍恃其才美以致

危身喻顏闔原不勝師保之任恃其才美以傳之

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才慎之

其犯忌遽伯玉戒之者恐其露才揚已自近危殆也

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

近於螳螂之當車轍也

矣

雖不伐才亦要知人之喜怒

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彼好戲耍你教他讀書是生物也

為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

彼一向為叫哇無崖異你教他居仁由義為聖為賢

之事是全物與之不達其意也

為其決

齧斷也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

言其可教之時則教不可教之時則不教此達其怒心者要見達之入于無疵也

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虎尚親媚養已者以其順也况無道之儲

而不可傳乎亦可傳也只是不要拂逆他意

故其殺者

以逆也

虎喻發明

心和而出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馬喻明就不欲入形就而入則為顛為滅為崩為蹶也

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蜾蠃

蜾蠃也○灰泥器

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

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然則汝之

意有所至而馬愛有

所忘可不慎邪

事暴虐之儲可不謹去就慎出入吾所以言正汝身者以此故也○已上

三段言守身行義應物審機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然雖如是未免以才為累但得免夫夭折之患耳未

為至也。總不若以無用為用。以不才為才。之為祥也。故引木喻以發之。是以接輿之歌。總結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為大用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櫟樹為

社樹其大。可蔽牛。以兩手絜之百圍。徑尺為圓其高臨山

十仞。四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美而人為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矜遂行不輟。止也弟子厭飽足也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

如此其美也。先生不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

之矣。散木也。數故曰散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

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謂門樞引水則津液滿然而泚則液

滿。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

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有文采可用之木夫狙查梨橘柚果木實蓀裸

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

生者也。以其才之有可採取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此皆自培

剖擊。格取而擊折於世俗者也。豈惟于木世間之物莫不若是。且

予求無所可用久矣。我幾于死乃今幸得全之用。以無

為予大用也。也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則辱久已為人翦伐之矣且得有

此大也邪。且也若雖與予雖也。皆天地間一物也。奈何哉。

不自以其相物也。以我為無用物也。而幾近死地之散人。又

惡知我散木。為無用之。匠石覺而診。軫占也。其夢弟子

曰。木之趣。既取無用則可為。而用。社何邪。曰密。禁其勿言。

也。若無言彼亦直。以社。寄焉耳。以為不知已者。呼其為社樹。

是詬厲也。此木即。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又豈有翦伐者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人以有用為保。木以無用為保。此其所以異也。而以

義譽之。匠石以木不材為無用。木以不材為大用。而我稱其不材是反以義譽之也。所見不同。

不亦遠乎。上言大木以無用為保。下言大木以不材為不祥。為祥故復引子綦以明。人以不材為不祥。

而不知木以此為大祥也。以不南郭伯也。子綦遊乎

商之丘。丘在梁地。見大木焉有異。異於眾木。結駟千乘隱將芘

其所賴。言千駟之車馬隱息于樹下。子綦曰。此何

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

可以為棟梁。德雖大藏其用于無用。故不任重載物。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道雖尊泯其能于無用。故不為包容四海。其

葉則口爛而為傷。味其語言大而無當。受其毒。嗅之則逆其

形骸之外近之者。則汪洋自恣放。浪。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酒病曰醒。言狂如病。

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

神人以此不材。是以見棄于人也。宋有荆地氏者。地名。宜楸栢

桑其拱把兩手所圍曰拱一手所握曰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杙取

具者斬之伐也三園四園求高名之棟麗者斬之七園

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棺之全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木之所

不材也所以斬者材也不材之木就如解之解者賽

有疵病物一般不為世用是以無患也祭祀

也古者天子有解祀解罪以牛之白額者色不與豚

求福○出漢書郊祀志之亢鼻者形不美也與人有痔病者此三樣物不可以

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巫祝以疵

不祥故不取以適河神人以疵病為大祥此乃神人

在此不在彼也因有疵病纔得保身全生

之所以為大祥也此破世俗之見又下一轉語上言

禍患以為大用此為當矣要且無材的人不能養身

養身但不知何以自養你說無材不能養身支離

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名者曲脊頤口傍兩隱於齊肩高於頂

頸縮會撮指天五臟屬于背背五管在上兩髀

之狀大髀為脇大髀為兩脇挫鍼縫衣治解浣衣足以餬

口鼓策籩米出播精就其形曲足以食十人上徵武

士則支離以形支離不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用故上與病者粟則受

三鍾與十束薪言以疾故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言支離其形猶足以自養豈有

支離其德而不能自養者孔子適楚楚狂接與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麟鳳出則聖人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其聖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生而已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免

刑亦幸矣此何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能不善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便是避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德

臨人未有人者殆乎殆乎。正畫地而趨。趨人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也。退曲也無傷吾足。福輕乎羽莫

乎地莫之知避而欲臨人以德是自迷其明也故又

申之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還當自審時當行則行

時不當行則不可行也世路卻曲山木自寇。材也。膏

火自煎。明也。桂有可食故自伐之。二句銜美漆有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為

用也。篇末總言人間世之難行顏回葉公顏闔不露

才不見德雖善趨避全生免患猶未為至當殆

不若以隱為高無用為用乃為得也故終篇託楚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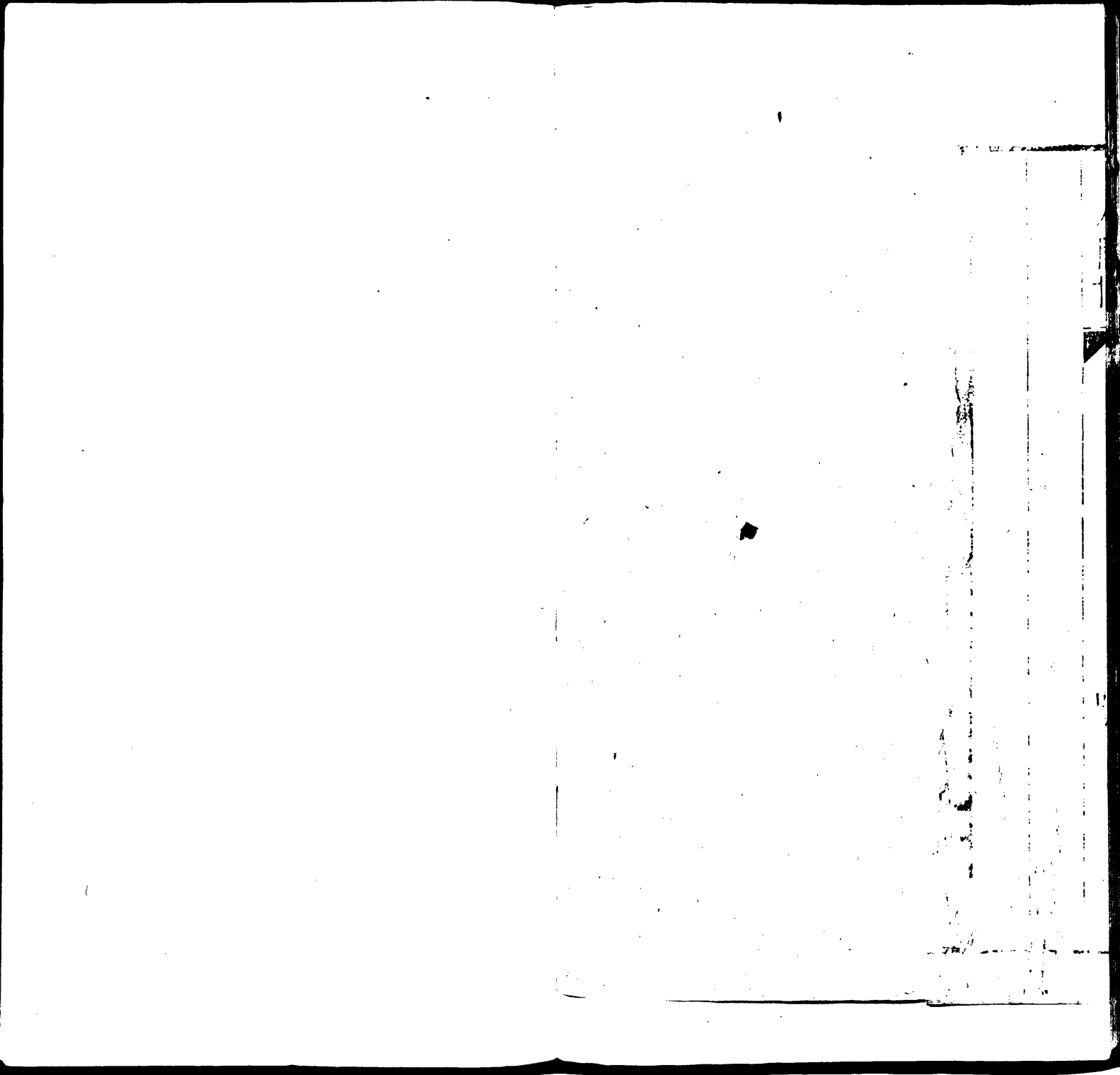
歌鳳以明聖人出非其時招禍之道也正見此老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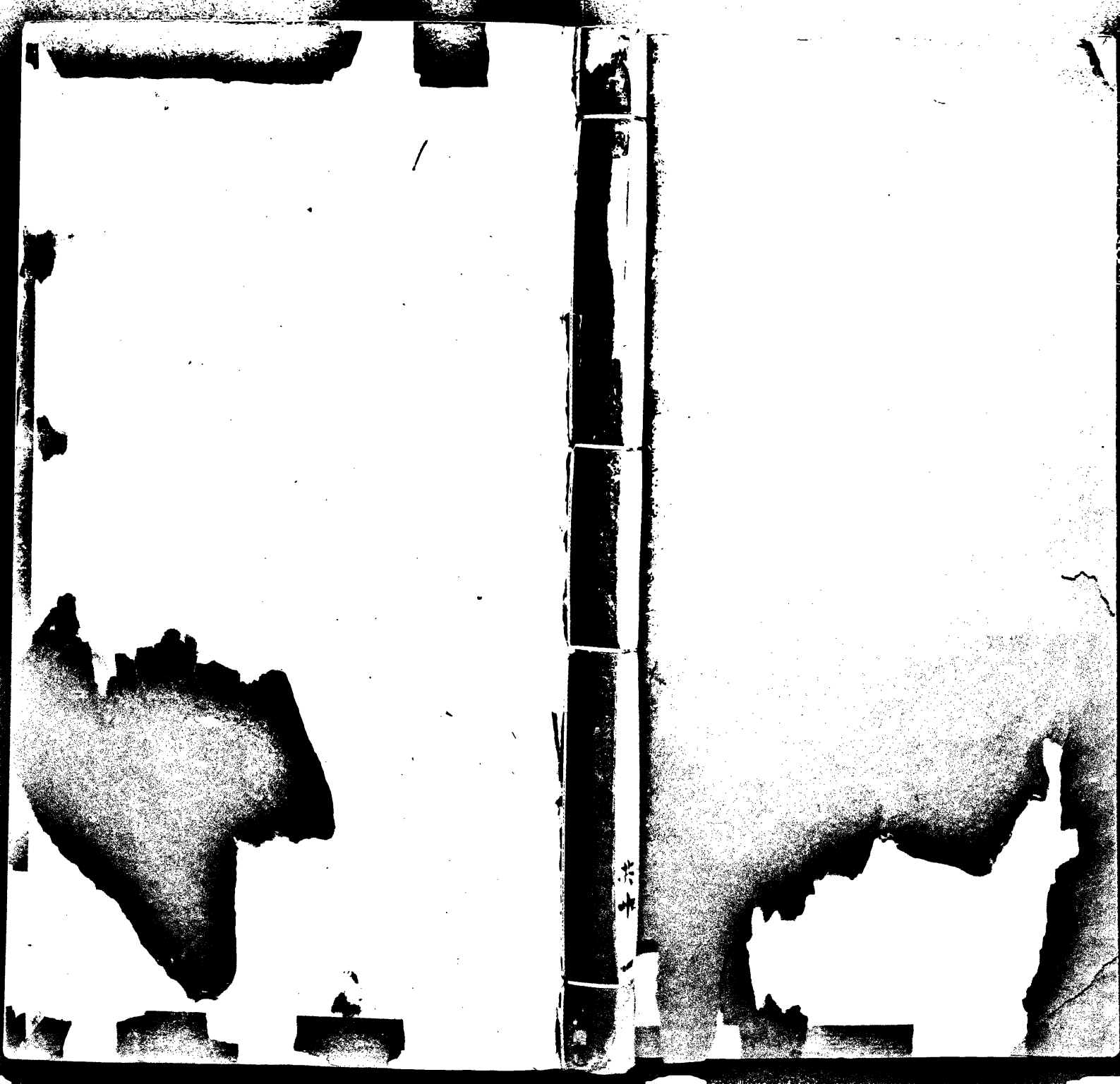
自發揮已意真見世之難處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

安于貧賤故遜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

也故于人間世之末

以此結歎實自敘也





南華春點卷之二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內篇德充符第五

善養生者。以不材為材。以無用為用。此便是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者能保之不蕩。是德不形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論雌雄。見便契合。是以謂之德充符也。

言德充符。而首舉兀者之人。何也。以明學者學其所不能。學行者行其所不能。行故寓意于王駘也。

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不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從其不能行者。

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

用與庸亦遠矣。故仲尼欲將引天下而與從之遊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分魯國立之半也。

不教不設言教

坐不議以心契心

虛而往實而歸便是宗門旨趣

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不待音聲笑貌而自然心領神會

是何

等入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言丘之德教直在其後

而未往耳

未到其地步耳

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

之人而不

與之

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之人而與從之也

常季

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王勝也

其與庸

常之人

亦遠矣若

然者

但不審

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等

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

事之人莫過于死生而尚

不得與之變

死生一條何有于變

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天地雖有覆墜而此體寂然

○為何以其審也

乎無

假真常不變之體

而不與物遷

是以死生覆墜不變不遺因其

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

緇維宇宙之樞紐也

常季曰何謂也

為何而能守宗命化仲

尼曰

世間之物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雖一身之肝瞻猶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以大地同根萬物一體是以守宗命化不變不遷

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聽目宜于視而

遊心乎德之和

德者成和之修也天地從此而物視位萬物從此而有是謂之宗也

物視

其所一

只見其一足

而不見其所喪

在外彼

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

棄土塊一般若不介意

常季曰

則為已而已

彼既為

已以其

有知也

得其心以其心

既有知心便是常人之心也

得其

常心物何為最尊而推之為師哉仲尼曰駘之心與常人之心不同

人以之所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者以其能獨物也

人而尊王駘惟止能止眾止然無私毫智計惟是一

者為其止也團冲和之氣虛緣保真見之者不覺心服形化此謂

眾止○所謂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消也○

何以知王駘便能止眾止世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

在冬夏青青凡含齒戴髮俱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得正氣也幸

能正已生以正眾生無苟得臨患無苟免此便是正

世間草木俱受命于地而松栢獨青人皆受命于天

而舜獨得其正人皆有是心而王駘獨得其止○便

見王駘能止眾人之止也夫保始也守宗之徵無變一

○重申明前義以見物最

以不懼之實為主而不動心正如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譽于世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司形天地衰殺萬物直寓六骸形骸象耳目雖有耳目不狗聲聽一知之

所知既象耳目外形骸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惟是一

心妄起知識故心生于物而况心凝然不未嘗死

死于物也今一其知之所知而此心變而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言彼得此道去留無碍雖人

則從是也你說物何為最尊他惟其能止眾止所以樂與之遊也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

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見其足兀羞我先出則子止

與之為伍

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何不如約猶與。合堂同席而坐。且子見執政而不相違，避子齊執政乎？而可同坐也。申屠嘉曰：先生之門論德之地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分貴賤辯等列也。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今日親就賢者因我之識見卑鄙而欲取大于先生洗我以善柰何哉。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足猶與堯爭善。猶不自顧省而欲與在位有德者爭善。計子之德不足矣。以自反邪？不反求自己之過而責吾過也。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人若自陳其已為不當亡者衆。若不狀其過之平日所為以不當存者寡。亦無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所不怨不尤者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所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在樊籠中不嬰禍患者命也不可僥倖自免便謂已之無過，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失其所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正見久與賢人處則無過取大于先生之門也。○以見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

往實歸行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以德而遊耳

未嘗知吾兀者也肝膽相照聲氣相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奈何以足兀之故不

耳相求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欲與之並出並入不亦過乎所以過也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之門也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以悟已之失言子不當再稱說也

曾有不者叔山字無趾不

踵見仲尼以其無足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勅前日所既犯

患若是矣元其雖今來何及矣不能復補無趾曰吾

惟不知務不知時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之所來也尊足者德也無趾欲求以全之尊足者金則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吾以夫子為天地能不覆載而使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猶若是者責夫子亦如常人一般索外貌而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夫子聞無趾之言知其為道者故謙言請

入試說汝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見夫子謹前犯患之言尚事形骸不能洗

人之善要見直後而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而不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

貌以學子為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

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顧非夷于教者所易知故無趾語老聃私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也何賓賓恭謹以學彼且修身斲以詼詭奇異幻怪之名聞于于為也

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桎梏者拘手足之具被名教束縛不得自

在者是為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怪也

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便是死生一條是不是然不然便是不可為一貫自非遺形去知同于大通亦未免有桎梏

之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子非不欲真也無奈行則影從言則響隨不

求名而名自至是以謂天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刑之安可解不可解也

惡人焉曰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者便是德充符之至人也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

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不止十數言其多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先人開端首事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急人求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濟人欲又以貌惡驚

駭天下和而不唱有感知不出乎四域知慮亦只在範圍之內若

無超出尋常且而雌雄婦女男子見便契合乎前思而不去是必有

異乎人者也不同乎人處寡人召而觀之果以形貌惡驚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常人只在形骸外求所以轉見相遠耳哀

公略其形貌與處月數方復知其有勝而寡人有意

乎其爲人也遠致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信其

是以國無宰執而寡人傳國焉欲委之悶然而後應

若不悅汎而若辭泛若不經寡人醜乎醜彼以國之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憂焉若有

所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意似不是何人者也

不知何等樣人使婦人以國爲樂者仲尼曰丘也設喻嘗使於楚

矣適見純子食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見母之

皆棄之而走不瞬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不類前

日之食于已故棄之而走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形者假愛

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生之主也純子不愛母之形

在矣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則無武矣不以嬰

資嬰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

循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古者喪禮通用亦

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以其無本所爲

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採擇嬪御不剪取妻者

止於外不得復使禮記新有婚者期不使形全之猶

足以爲爾垂至尊而况全德之人乎而不爲愛今哀

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

也你問是何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者天賦良

真莊子指為真宰是也才全者不以外物傷戕其性乃天真全然未壞故曰全○才全便是德能保之不

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言此

事變之來知命運之流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

者也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事變之來窮不能使之達

已淡然自若隨遇而任故不足以滑天吾之滑謂汨溺也和

不可入於靈府棲神之宅使之和融悅豫通達于事變

而不失於兌接換也○空谷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

春急人之求濟人之死隨念隨是安而生時於心者

也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雖涉是之謂才全此便

至人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

法也以平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雖與物為春只一味

離也平靜此便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形昭物不能

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不傷財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才全德

之言恐吾無其之自修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輕用

是喪身也身喪則國亦隨之矣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我

無

君人之才之德是非君也。孔丘以至人之言教我。是非臣也。以德相友而已矣。○下復申明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其心也。○**闔跂**。因曲也。○**支離**。形不全也。○**無脰**。無頸也。○**說**。稅。使其形者也。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閭跂**。不知其為也。○**其脰**。豆頸也。○**肩**。細小貌。○**甕**。大瘻。瘻之狀如甕。○**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德**。而忘其形骸也。○**人不忌其所忘也**。○**形骸**。而忘其所不忌也。○**德**。此謂誠忘也。○**既德有所長**。未免有矜伐之病。○**故聖人有所**

遊而。以知識為親。○**孽**。以要約為膠。○**固德**。惠為應。○**接工為**

商。以技能為行貨。○**聖人不謀**。何思何慮。○**惡用知**。不斲無斲。○**惡用膠**。不膠不膠。

無喪。渾然太朴。○**惡用德**。不貨。○**深藏**。○**惡用商**。既不知不

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言聖人**。雖居人絕。○**無人之情**。世形似似人絕。○**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其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眇乎小哉。○**所謂知為孽約為**。○**所以屬於人也**。○**誓乎大**

哉。○**所謂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上言有人之形**。○**無人之意**。○**莊子曰**。然。○**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貌者**。清濁。○**天與之形**。○**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貌者**。清濁。○**天與之形**。

形者形骸手足耳目口鼻之形色相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惡得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不以死生窮達賢與不肖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不足以滑和不入于靈府是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人之所以有身者生也莊子曰不益生也正容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傷身是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神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天既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徒以堅白同異之說曉然惡傷身而不知不教不議虛往實歸之至德也可無思乎

南華發覆卷之二

太湖馬化龍鎮樸甫

金陵傅汝舟遠度甫較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言此道之大萬物所係一化所待體是道者當以離

形去知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故首言有真人而後纔有真知真則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守宗命化之人而後謂之真也是可宗也是可師也故命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無為為之之謂天有為而累者人○

眇乎小哉屬乎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為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不謀不斲天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也以其知

大宗師

二

然則侔于天者天之君子也。○前言至人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特未見有其人託孟孫才以證之要見言不妄設也。子反臨尸而歌孟孫哭泣無涕達道之人中心空空或順或逆無非道妙亦以隨順世緣惟簡之而不得耳豈與世俗損心情死者所可比邪此箇境界自非心齋坐忘實修實證透過一番始爲了當不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言其痛之不深中心不憾居喪不哀無是三

者以善喪名蓋魯國固有無其居喪實而得其善

之名者乎回一常怪異之仲尼曰夫孟孫氏極盡

之禮矣進於知矣知者知死生先後之所惟簡去

戚之情而不得所以哭夫孟孫氏已有哀是其所簡矣

○何以見孟孫氏不知所以生忘其所不知所以死其進于知

忘其所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就後不知就後故不

發明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

鼠肝不知之化已乎已乎者已化了且方將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以言孟孫氏盡之矣

進于知矣惟簡之而不得所以順世哭泣也豈無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不必怪異也上雖是這般說若未

到此地位正如說吾特與汝其在夢未始覺者邪的

夢相似所以言人纔知我今且彼有駭哭泣形而無損心毀不有旦

日之言也而已過而無情痴也死孟孫氏特覺簡之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

乃所以隨順世情而哭泣也又何怪乎其不衰不戚

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

耳矣者言上吾與汝已言之耳矣

庸詎知

又豈知

吾所謂吾之乎

吾之言就是又申明

且汝夢為鳥而

畢

厲乎天夢為魚而

畢

沒

於淵

莊子意謂非聖人不能夢見周公今日我雖在夢中能道至人之言便是至人矣安在其為至

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若是夢的言語如何嘗親就化與不化的境

界 其夢者乎

若是夢的言語如何說得出至人田地

造適不及笑獻笑

不及排

造意而適畢竟不及真笑之人之樂以喻夢中所見畢竟不及惺覺之人親切雖我今日

獻笑于人說孟孫才化與不化的境界畢竟不及顏回之排擯何也我之獻笑者以其知之也回之排擯者以其不知也

子之所以云者正要顏回去其求人短長之知也下

文意自安

其

排

損之

而我

去

化

與不化

乃入於寥

廓之天

一之者不知其覺不知其夢也○真人者超乎死生放浪形骸之外向有于歌哭而子

貢顏子規規然以世俗之知求真人之短長是猶刻無鹽于西子也可不笑哉學道者必須外形骸去心

知始有少分相應故下文以意而子服仁義明是意非以曉之然則學者當求諸已不必求諸人也

而子見許由

此死生一貫之道要須真實了悟纔得到此地位學之者將仁義恭矜知能夙

習一切屏絕始有少分相應故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濟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

勤身而行之

而明言是非

剖判明白

許由曰

堯既以若是矣

而奚來為軼

語助

夫堯既黥汝以仁

義

毀道德以為仁義是黥也

而劓汝以是非矣

破玄同以為是非是劓也黥者墨刑

仕面也。劓者割鼻也。○言堯既以仁義是非壞汝本來面目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

放浪恣睢也。縱橫轉徙之塗乎。明服仁義則必守繩尺。是非則必慎言語。雖

似與放浪形骸背馳。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一時轉移不得也。且不敢言入道。許由曰。不然。我非吝道

之闢。願遊其道之藩籬而已。許由曰。不然。我非吝道。路頭走差。以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南為北。正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所以對你。意而子曰。夫無莊

美之失其美。據梁勇士之失其力。黃帝之神知。亾其知

後而忘其所務也。汝既有道而化人。使人去其。月習而新之。只在夫子鑄鑄煅煉以成之耳。安在其

為不得也。○我今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其去

日幸得見先生。仁而補我劓。是忘其使我還朴。乘其渾成。以隨先生邪。夫遊

義而補我劓。是忘其使我還朴。乘其渾成。以隨先生邪。夫遊

搖蕩恣睢之塗乎。今棄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

而勿告恐非道德之至。此雖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非堯可此堯

然。諄諄以仁義為仁義。愛養萬物。以爲功。吾之所師。整粉萬物而不以爲義澤

及萬世而不以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即老子生而不恃長。而

不宰之意。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以無爲

巧此所遊已。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汝欲息黥補劓。所師一言而悟。就能去仁義賓禮樂入于心。齋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曰回益矣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欲益反損之益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仁者兼愛之迹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

所以具也○忘禮樂有入道之分矣猶未也此段言

則不拘拘于世俗也曰可矣有入道之分矣猶未也此段言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楚

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稟枝體外形黜聰明去

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空洞無物無少礙與化俱也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同者與物同體取捨情盡則無好也化則隨變無常主也

而汝果其賢乎果其賢乎者言此步功夫非言說可

得回既至坐忘到必丘也請從而後也回賢于我也○一

為總結要見體道者只是順窮達篇至此而以子桑

而安之若命如不安命便非道矣子輿與子桑友而

淋兩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大都

之士多分安貧正見子輿亦有道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

舉其詩焉形容其餓得無氣力所子輿入曰子之歌

詩何故若是此而曰吾思夫使我至此困極者而弗

得也誰為父母豈欲吾貧哉父母不欲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

天地無私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

其

其間為

我之貧

者而不得也

我不見有為我之貧者

然而至此極者

何也是

命也

夫

即此一語涵瀦無窮意思造道者亦可以安于命矣

宗師學者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眾父父也至於子桑鼓琴卒歸之于命真人既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謂真知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南華發覆卷之一

婁東李流芳長蘅父校

內篇應帝王第七

經不云乎帝王之德配天地資養物命者也體是道者既與天地合德迫不得已而後動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直以為天下國家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下足此其所以應帝王也應帝王者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泉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不知處最親切通篇以一知字作眼

目齧缺因躍而大喜竅穴未鑿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而乃今知之乎

汝知其不知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不居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也天泰氏其卧徐徐。閑閑之意其覺于于。自得之貌一以

已為馬。就以馬為一以已為牛。就以牛為其德甚真。信已

氏其知情信。呼其為牛信已為牛其德甚真。信已

去載物信已。是馬而未始入於非人。天固不足以名之

也。是以知則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日中始何

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常為式義度

人。教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以此教人以已

不知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海豈能鑿河言其不

也。知量而使蚤負山也。蚤豈能負山言夫聖人之治也

豈治外乎。言不外正已而後行。正者即天地之正無

民自化。故確乎能其下。治天事者而已矣。若以知教人

誰則且鳥高飛以避矰。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

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鳥鼠尚然

而况人乎。無知而欲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其于治天

下也。必不勝任矣。○既有知。便是欺德。然則天下何

以治。要在正已而後行。天根遊於殷之陽。至蓼之水

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鄙其不問治身何問之。不豫立也。便是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不識不知之真終其天

年不以好惡傷身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知之盛未免

有患夫知有所待待事變之來而後當于天其所待者死

窮達貧富天壽之事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為所非人之為所

乎所謂人之為所非天之為所乎是以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真則不變雖死生窮達萬變目前而此心凝

滑吾之天知此何為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居少而

不雄成功成而不有之不暮模士無心于事不思慮若然者

則得失不介于心過而弗改悔當適然有而不自為

得也若然者死生驚懼不入乎胃次其天中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選於道也

若此人水火而不熱不濡也古之真人其寢無意不夢無入不

其覺無憂恬惓無欲故其食不甘神魂安其息深深釋上

之真人之息以踵踵脚跟也息之所自發處衆人之

息以喉息在喉龕淺之至心浮屈服者其嗑益言若

哇哇吐貌若屈服者然其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也嗜欲深者其息淺矣古之真人不知說悅生不

知惡死條以死生為一其出生不訢欣其入死不距脩

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

條然者乃鶴冲舉刷羽之聲也言真人出入生死了無罣碍如遊太虛而已矣

始有始元自無有故恒處於虛無無為之地是以不

忘其所始

既不忘始自不求其終

喜造物

忘而復之

歸根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

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不以人助天也

之謂真人若然者

死生不變其心志

則志趨其容寂

無其類類

音傀大朴貌

凄然似秋

滋味嚴冷

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情于喜怒耳故聖人

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怨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時凄然若怒煖然若喜猶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其所由來

故聖人之

不得用兵也

處物無心無怨

又申上義

亡之

國而不失人心

吾無心惡之也

世不為愛人

吾無心于愛之也

故樂通物非聖

人也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親

天時非賢也

不通

趨吉避凶明哲保身

非君子也行名失已

行名失實

非士也

為臣忠為子孝事有所不得安于義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不知悅

生惡死此真役人也若狗名喪真

非役人也若狐不偕

古賢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箕子紀他申徒狄

殷人負是

役人之役

此數子者皆知之不真務名喪實舍已徇人

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聖人之用兵也必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乃所以自適其適

也古之真人

此段明真人自適其容其狀必狀者似然不適之狀而極其形容

義而不

與朋黨不可得之親疎

若不足而不承

受不可得而貴賤

與乎其觚

外雖方正

而不堅也

中通圓活張乎其虛雖舒暢其若虛之德

而不

浮華也

邴邴

丙喜貌

乎其

暢然和

似喜乎

雖折節謙下以接人

其實

不得已乎

而後泛應也

湔乎

蓄淳湔○中

湔而和氣日見于面

進我色也與乎

與之處而忍去

止我德也厲乎

嚴毅不可犯

其似世乎

之整教

警乎其未可制也

放達自若

連乎其似好閑也

連者收攝檢束之意雖檢束身心似乎好閑其實無覆藏

也悅

瞞乎

悅者俯下之意雖俯下以言又若

忘其言也以刑

法也動

為其體

則以禮為翼

君子以輔其行

以知為時

知進

為時之行止

以德為循

順機宜

以刑為體者

而又事事寬裕不苛刻以

致傷物命

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

順時之所行人皆為之吾敢不為也為人

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

知時之可行迫不得

已而後應之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

尊

存者皆循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知者

至於丘也

孤死首丘

命處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無為為之謂天真人應物無迹用之不

勤雖為而未嘗為也。既在人間世，不得不故勤身。其勤身而行，纔得全身，免患。承上義而言，故勤身其好之也。一虛無為其弗好。勤身行之也。一亦以虛無為其不一也。一而為其不一也。一為而其一與天為徒。無為而靜其不一與人為徒。有為而累。天與人合為一，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此下又申明天之與人，死生命也。安命于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此謂有係縣解者物，皆物之情也。此謂人也。非天也。○兩關收有結之。謹彼特也。真人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然世而不愛，所以人特。若狐不借務，以有君為愈乎已。保身勤行也。人特。光之流也。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真則不變，所以不悅生惡死。譬如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地一般。相啣以濕也。相濡以沫，求一滴之潤澤耳。不如相忘於江湖，大也。與其譽堯天之為，而非桀之為，也不如人兩忘而化其道。之為得也，此下又申明。夫大塊載我以形，載以勞。我以生，勞我。佚我以老，佚我。息我以死，息我。故好惡傷身而不善吾生者，樂不入是。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善生無天折之患，是藏生于之主于天也。謂之固矣。雖是善藏，未免猶有逃遯。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

有力者莫大于變化故乃揭天地以趨負山岳以行舍故不暫停無時而不移昧者

不知也

楞嚴經所謂變化藏小千大雖各有其宜猶密移我誠不覺

有所

逃 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知此身既與天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然則彼

出此入無非我也又何所遯是之謂藏天下于天下而無是恒物之大情也

既物物皆我豈特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在陰陽大化之中任其鎔鑄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然則所遇而樂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者指前天人合一之樂豈有極邪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尚未遊也 猶效之師之 又

老善始善終即前善吾生者乃人且 猶效之師之 又

况真人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者而可不師乎

便是藏天下于天下必其至此纔得謂之大宗師也 夫道先標 有情有信無

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

之而運奔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推遷萬物以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而弗得是無為也

無形也或不言而諭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心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

得其朕不自本自根 天地萬物莫不自其未有天地

可見也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鬼神得此以生 天生地得我

以生我 在太極之先而不以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為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為深也 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久老言其無時所以道無名也。上四句明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此下明神

狶韋氏

古帝王。古之聖帝明王

未有不以道而為聖者非特狶韋氏至于傳說而已

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以道而立者非特維

斗日月而巳此其所

得之以挈天地

參贊化育

得之以襲

取也

氣母

生物之本也即

維斗

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

得之終古不

差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周行

堪坏

之神人面獸形

得之以襲崑崙

馮夷

河伯也

得之以遊大

川肩吾

神也

得之以處泰山黃帝

軒轅氏

得之以登雲天

乘龍上仙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

禹強

海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

得之立乎北極

北海之渚

西王母

瑤池仙也

得之坐乎少廣

所居之宮也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

之

壽年八百故

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

商之賢相

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問之

而比於列星

傳說一星

在尾上。前言善始善終之聖人猶效之又况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而不效故先明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以道而為聖者至

此方出效道之人以見可傳而不可受也

南伯

子葵

人名皆重言也設為問答不必求其實也

問乎女偶

禹

日子之年長

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人既聞道則憂患不入

曰吾聞道矣

引

門

南伯子葵曰

因驚詫其聞道而容貌若此故問

道可得學邪曰惡

惡可

二惡字俱是平聲上惡字言其道難下惡字非字難其道不是容易可學要是其人乃可

其人也

何以見得我不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雖有天賦

才用若不以道

而無聖人之道

性我雖

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

不能展布未免株守

吾欲以

道此

教之不庶幾其

果

能造

就而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

要見道之難學

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勢

位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凡有貌象聲色

者皆物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忘形

骸喪我也

已外生矣

已外其生則明然明徹故曰

而後能

如

朝之徹朝

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者獨見于此更無別有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今古恒然湛寂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性真明徹量絕今古則見

本來無死無生也

殺生者不死

下二句釋上不死不生之義因有生所以有死生者我也

生生者不生其

為物

物指不死不生之道體也謂此道千變萬化化化無窮

無不將也無不迎

也

和其光同其塵左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陶鎔大化觸處現成

彼成此毀不假安排此便是聖人遊于物之所不得趣而皆存者也

其名為櫻寧

櫻者塵勞

雜擾困橫拂鬱撓動其心曰櫻學道之人全從逆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上不為動撼其心湛然寧定

故曰櫻寧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即此便是隨所處處常安樂常應常靜也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即此便是隨所處處常安樂常應常靜也

我所以言子非其人也卜梁倚以聖南伯子葵曰道
 人之才入道尚難如此况其他乎
 實難學子獨惡乎聞之上女嬀告子葵卜梁倚有聖
 但不知也下此葵反問女嬀道既難學但
 不知子之道何所聞而入故有是問
 子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副墨之子聞諸
 冊則言為正而書之墨為副也
 洛誦之孫洛誦者綿洛貫串而誦習之也依聞曰讀
 背本日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二字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視也見有瞻明聞之聶許
 從耳聞聲入心通聶許聞之需役需役需待役使也言心
 而心自許之也必待驗于執役使令處一切現需役聞之於謳既
 前不昧方為相應然後造妙也
 不昧然後誦誦於謳聞之玄冥者玄默窈冥之中也玄冥聞之
 而謳吟之也

參寥

空廓無涯之境即無何有之鄉也

參寥聞之疑始

疑始者疑其始而未始有

始也你問惡乎聞之便是此等循序而聞也○子葵
 雖得聞女嬀之發無可驗其道之實得故下撰出子
 祀等四人作用處以見不虛此生學道也○自副墨
 以至疑始要見道從文字中入其實可傳而不可受
 畢竟自己身心履踐親切到此境界心領神會乃為
 大得若執語言文字解悟為得是孟八郎漢也要知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脊尻首尾以見始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
 生其所存者豈在七尺之軀哉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也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夫造物者此子與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形曲僂

發背而又背發上有五管形曲則兩頤隱於齊兩肩聳高

於頭頂句勾贅指天頤隱而項縮故陰陽之氣有沴

戾凌亂不和故使我形骸之其心間而無事足徵其

狀若此言形雖有拘拘之狀而鑑於井恐自知不明又鑑

也自適跼蹐病不能行扶而鑑於井於井則視身如影

矣也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言不能

我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死曰亡也絕予何惡我之身與

無假使造物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無往而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之以

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乘之以遊于豈更駕哉言不再駕也既無往不

且夫得者時也則生失者順也則死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心也又何死之哀生之樂此古之所謂縣

解不為死生縣係而不能自解者若彼生死係累纏

可解動情係累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物情人也人任

吾又何惡焉是以不俄而子來有病上以四人為友

知今又發子惡死也喘喘然將死氣喘急其妻子以私環而

泣之子犁往問之病于曰叱避無怛化適值其妻子

使避之無驚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言造化之大萬物之

多則又將奚以汝為無汝之可為將奚以汝適無汝之可適不果

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盡之矣○鼠肝蟲臂雖至細至賤之物亦

無往不可安之而已不必生心動子來曰父母於子

慮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彼

近速吾死而我不聽從其我則悍違戾矣彼何罪焉也

何罪焉者何罪于鼠肝蟲臂也○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毫釐係念萬劫縈纏豈可以人為善而不善鼠肝蟲臂也今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鎡鋸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偶然觸之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造

無私以人為愛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

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亦聽之成然

寐成鼠肝蟲臂也遽然覺遽然有鼠肝蟲臂之形就

命之就如睡寐一般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要見至人造道之極世

從也方外體道之至人乃為得故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無情相為於無相為無為孰能登天遊

霧或遂于大明之上撓挑戲弄無極相忘以生不知

無所終窮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道合心同

遂相與友

相與于無相與

莫然有間

不少頃

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以待

事焉

而子反子琴二人

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是歌者發聲之辭

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

是相為于無相為

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猗者嘆辭言汝

幸已返其真而我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

則已

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指子貢

惡知禮意

先王制禮

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二子以返真為樂是真知禮之意者而子貢反以為怪是惡知禮意也○此

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

法之俗見以解憤憤者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反以

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

不由禮是無修也臨尸而歌是無行

也而外其形骸

放浪不檢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殊無慘戚之容

以命之

不知命為何等人物

彼何人者邪

而曠蕩若是

孔子曰彼遊

方之外者也

方法也即世法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夫子自陋不知子貢不達方外禮意

而使往弔之○何以見其遊方之外○下復申明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

造物為人是造物也非人也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是以氣遊不以人遊也

彼

以生為附贅縣疣

如項上癭瘤也

以死為決疣

疽潰散

癰夫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知不

鼠肝託於同體火地水忘其肝膽蟲風

忘形骸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終則始始則終反覆

頭緒窮也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形

爲之業以虛無無爲之業爲逍遙也彼又惡

慶吊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在規矩繩禮法度雖然雖然

亦可以造就子貢曰敢問其方造就

人相造乎道人以道爲命

給魚得水穿池可以相造乎

無事而生定矣故曰

人相忌乎道術術不必別求道術只無事便

子貢前問夫子臨尸而歌之人
放達如此無以命之不知其爲

何如人夫子以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遊乎天地之
一氣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

言是不敢問畸人不耕于俗之人曰畸人

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之爲小人也

應帝王

正已而後行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天地之氣也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虛無無為之地以處壙垠。曠蕩之野遙

自適正已而已。汝又何帛。為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為天下之道莫

妙于此而猶不寤故。又復問無名人。知其不寤只曰汝遊心於

淡合氣於漠。虛無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不以已私與之不張

已見不與已能。而天下始可治矣。治人之道全在治身未有

此下正顯凡物之有知能。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

此如嚮。應聲疾彊梁物透徹疏明。達學道不

勸。即勇為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於聖人也

胥。刑易也技係。胥易之勞形。技易之怵心者也。為上

物微疏明知也。未免受累下。且也虎豹。以其之有文

為嚮疾強梁能也。未免招辱。招來田獵。獫狁之。所以死其捷也執殽。俚之狗來藉。繩也

縛者以其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此比明王明王豈

能執理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虎豹儼狙之為哉擬

人必于其倫以是此。陽子居蹵然曰。明王之治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不有其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弗恃以為仁也帝力也。無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于我何有哉。無已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蕩蕩乎惟天為大惟堯則立乎

虛無無為不得測識而遊於無有者也無何有者總

之地人明王之治嚮疾強梁之人又何可稱說論應帝王

而言此者言帝上之御世要當藏于九地之下行于

九天之上尸居而龍現淵默而雷聲立乎不可測而

游于無何有纔可稱明王之治若已之未能乘正御

氣欲弊弊焉以天下為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

事則人得而相之矣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棄而走畏其言列子見之而心醉醉心歸以告壺子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今季咸之至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吾但教汝盡其外

已未既其實未盡其真實不而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正如參同契云此雞不獨卵蓋言

列子未既其實也凡物之雌雄相感而後能孕育

今列子未能乘天地陰陽之氣變化不測出入窈冥

故使人得而以為道而與世相亢必使人信夫故使人

得而相汝嘗試與之來以予示之彼能測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見汝先生之面

氣也是以列子入以季咸之相若神謂泣涕沾襟以

生機也。所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得遇我也有瘳矣。幸得遇我也有瘳矣。摹寫行術的人話頭最切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止息中生機發動矣。是為幸矣。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前獨以地言而無天故無生意

此以地與天合而發網緼之氣。是以有生也。名實不

入。遊心于虛。空諸所有。而機發于踵。一段生氣。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

機也。善者機即生機也。是以言有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氣色不齊。恍惚吾無得

而相焉。不可試待其齊且再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前示以地文天壤有

相此則示之以太初冲漠之氣。天地混而為一。莫得其涯。無機可露。故不可得而相也。是殆見

吾衡也。氣機也。鯢。倪桓。鯢所之處。審為淵。以況善者

微動也。止水之審為淵。以況杜德機。全然不動。流水之審為淵。以

上面水雖流下。頭水却停滯。凡水上流下。畜皆謂之淵。以況衡氣機也。以其水半流半止。正得其平也。淵

者深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三而巳。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自失者失其生平

未定而走也。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

未始有始之根宗也

吾與之虛

虛無而隨

委威蛇

移變化也

不知其誰何

不知其為何物

因以為弟

類

靡

無有者莫

為波流

隨波逐流捉摸不定以此難測

故逃也

列子不及壺子正見有虞氏不及泰氏意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孔子讚老氏其猶龍乎吾不知其乘雲而

上天蓋言有道之士其知如神變化不測所以季咸之相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也此之玄妙要非知巧思慮之人所可能入必其雕琢復朴混然全具乃為有得故以列子之學明之

其妻饜

言其不知也

食

嗣

豕如食人

言其不識也

於事無與親

忘外彫琢

知巧能用盡去而後復歸于朴也

復朴

不識不

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

如有氣死人之向者之紛今日一以封固而無畛域混然天真也

一以

是終

終身以此為常也列子亦可謂有志于道矣此下總結歸明王之治立乎不測而遊于無何

有者何也亦虛而已以其虛已應物故物莫得而傷也

無為名尸

不居其名也

無為

謀府

不見已能也

無為事任

為而不恃也

無為知主

長而不宰也

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

萬物一體所以體盡無窮則知主事任謀府名尸無乎不在而又獨

不居不見不恃不宰而遊無朕迹也

盡其所受乎天

盡其所受乎天者有天下也

無見得

無見得者應前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而物自喜立乎不

測而遊于無

虛之一字正是知止其所不

亦虛而已

知至矣天府也注焉不滿酌

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載天下之重任物而不傷者不勞形不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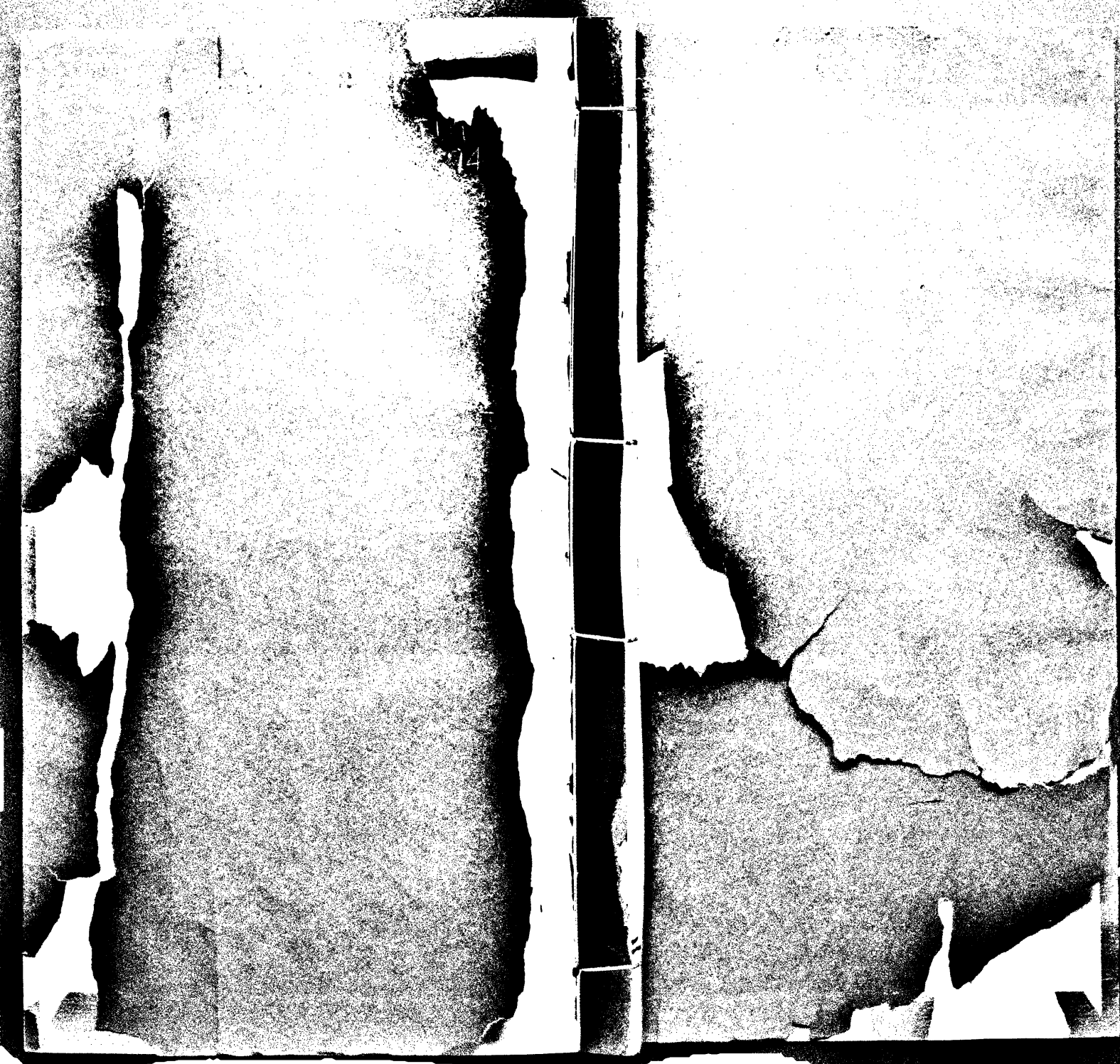
此之謂葆光之人也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

所以爲明王之治也歟。纔可應帝王也。○已前說了
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直結歸至人已下二
十二字。此老之學問工夫。效驗作用盡此而已。其餘
種種撰出。皆蔓衍之辭。內篇之意已盡乎此。學者體
認亦不必多。只此數語下手。應物忘懷。一生受
用不盡。○此下以明纔有知識。便非渾沌矣。
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也。元氣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內篇有七
抵發揮道
之一字。至此直結歸道之本體。所謂道者。何不識不
知渾然。愚沌之真物也。南喻陽儵然。而有比喻陰忽
然而無道之用也。中央不有不無之地。體用混合而
爲一。是以待之甚善。無奈儵忽謀報開鑿。以視聽食

息。此其所以死也。此結全在死之一字。旣死。則弗治
矣。活則虛無玄妙。應用無窮。死則分而爲知識用聰
用明也。歟。實爲
駢拇張本之由。

周帝王

三



南華春點卷之三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盱江何三省印尼父較

外篇駢拇第八

內外者下文云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深矣知之淺矣然混沌竅鑿分

而為識為知而後有多方聰明之用譬猶胼胝贅疣俱非道德之正必其殫殘知思使天下之民反樸還淳安于性命方為至治是以言外也外篇十五皆從此篇抽繹而出○駢枝贅疣各出于形性而非形性之正以况仁義列于五藏非道德之正亦猶駢枝贅疣均為無用物矣

駢拇

足大指連第二指

枝指

手有六指

出乎性哉

有之生而

而後於德

比於人所同德則為剝矣

附贅

餘肉

縣疣

癭瘤

出乎形哉

生于有後

而後

於性比于初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

則為剩矣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赤子初生渾然天真性也泊

乎情實日鑿分而為識為知日聰日明日禮日樂之

用情也虛偽浮想非性而道德之正也向釋成何

命之真所謂列于五藏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正之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縱僻於仁義

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何以見其多方聰是故

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白與黼黑與黼之煌

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察秋毫多於聰者調擊亂

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太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晉樂師賢大夫也善音律能枝於仁者擢已德

塞已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惑亂不知有道

以奉不及之法無仁無義非乎而曾參行史義是

已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駢於辯者累

瓦結繩聚無用之語如瓦鼠句謂邪說微隱遊心於

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分外用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此數子各師其天

各自是一非天下之至正也何以見不失性命彼正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駢枝雖是無故合者不為駢

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物各有

正不可以此正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彼而損益之

斷之則悲二句反釋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不可節外生枝妄生斷續故性長

非所斷任長則性短非所續任短則無所去憂也其性成

不消你去憂其短長而斷續之設仁義之教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如續鳧截鶴所

發明多憂之所以以見合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

枝於手者齧之則啼可見鳧脰雖短續之則憂二

或有餘於數枝于或不足於數駢于其於憂一也決

與齧同是一憂其今世之仁人仁人指離婁師蒿目

不可治也明矣而憂世之患禮樂不仁之人

指夷蹠君子小決性命之情而餐貴富者起案

性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三代以上之人織而衣耕

何知有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死名死利

然威賞弗能禁止可見非天下之至正也且夫譬木

言天下自有正正不勞你用仁義正他待繩約膠漆

是削傷其性也斷鶴脰也○譬如器用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損其德也性長非所斷二句屈折體

為禮樂之文以顏色 仁義之貌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失其常然者正如削性侵 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鈎待鈎 直者不以繩待繩 圓者不以

規待規 方者不以矩待矩 附離不以膠漆待膠漆 約

束不以纆索此約束不待纆索 故天下誘然相長 皆生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萬物羣生連屬而不

知其所以生不知生活 同焉皆得甘其食美其服安

俱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不見你該得也 故自古及今

不二未嘗 不可虧也不見有虧損也 故自古及今

折禮樂喻仁義以慰 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 如膠

漆此便失其常然矣 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甚言其不可 使天下

惑矣惑者囂囂也可見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失其

性何以知其然邪何以見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使天下不知有道 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與者正見以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上有虞氏以仁義

物易性可見天下何其多囂易性三代以下以

囂也下正發明以物易性 小人則以身殉利殺身

殉士則以身殉名死 大夫則以身殉家亡身 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

亡身于國

故此數子者

或殉名或殉利

事業不同名

聲

有汗隆

異號

謚號有褒貶

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品目雖各

不同其殉則一也○又引臧穀以明其一

臧與穀

男而婦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

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

執卷也

問

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投壘曰博不投曰塞今骰子也

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

言其死名死利所死不

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

又深一層言其無論名利就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

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但外物皆非正正之人也又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下復收斂以已意翻應前數子自非任情命

之真俱為濫

且夫屬

體也

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仁義之教莫通于

非吾所謂臧

善也

不屬其性于道德性命便是以

身殉物所以言雖通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黃帝時人善知味能別淄

渾之水所以為通也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

曠非吾所謂聰也

曠聞靡靡之樂知國之興亡所以

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千里見針

吾所謂臧非

仁義之謂

臧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這便是臧又重一重

吾所

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

非口說仁義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

情而已矣

任者要身任力行不失性命之情這便是臧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

其聞彼也

聞彼者屬其性于五聲也

自聞而已矣

自聞者無聞聞自性也遺耳目

外形骸也

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屬其性于五聲也

自見而

已矣

收視反聽不逐物喪真自見者無見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

不見自

物不自得

性命之情

而得彼

仁義之得

者是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

性情

得者也

這個

適人

物外

之適而不自

適其

道德

適者也

又反顯結

夫適人

物外

之適而不自適其

道德

適者

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名于僻利也

又奚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余愧乎道德

此莊子自謙愧道德之不足

是以上不

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

名于僻利之行也

既不居仁

不由義不淫于名不僻于利要見此老是得性情之得不得人之得適道德之適而非外物之適者也

觀莊子如此結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舞堯舜孔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外篇馬蹄第九

當湖毛湛修之甫較

此篇自上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考天下何其囂囂也翻出○通篇以馬喻言治馬者不識馬之性而使馬竊轡詭啣者伯樂之過也治天下者不順物之情而以仁義匡慰天下之民民始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者是聖人毀道德以為仁義之過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在曠野空曠之地跳躍奔突何其快便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燒

烙之剪剔之刻之刻其甲錐之其頭連之以羈機轡繫

絆前編之以阜棧槽櫪編木為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足及饑之渴之馳之驟之不時其饑飽之養整之整其

齊之齊其進退前有楸飾之患楸馬御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又引陶匠以明伯樂拂馬之

而反以陶者曰我善治埴埴土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圓有圓的性方有方的性圓畢竟要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有曲性曲者畢中鉤直者畢應繩曲直之夫埴

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不過強之耳馬之性豈

死者過半矣人之性豈欲用仁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言治天下者正如伯樂治馬陶匠治埴木為害多矣

所以言過也而人之不知反以為善正明前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一句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

衣耕而食便是是謂同德織則同織耕則同耕衣則

此便是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黨者羣也萬物羣生草

同德可窺彼此嬉遊不別同異便是故至德之世其行填

不黨便是天放也○向下發明填當是時也山無蹊

徑徑道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無其異家殊

禽獸成羣無網草木遂長無斧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以其德純物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無驚懼也○又提起總明一明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尚不別又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為何如此同乎無知則其德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所以素樸也素樸素則無

無華純素朴實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行貌蹙蹙蹙蹙

跂為義蹙蹙行立不安貌而天下始疑矣疑有彼此澶漫為

樂引也摘僻為禮摘僻多節也而天下始分矣分貴賤

也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畫犧牛象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珪璋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大道廢有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同乎無知其德不離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純樸不殘孰為

樽毀道德以為仁義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聖人之過也天下始

由聖人為仁為義致之可見治天下者夫馬陸居則

之過亦由馬之知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摩也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

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駕馬者齊之以月題額鏡而馬知

介倪獨立闔扼曲頸驚曼悍驚詭銜詐受竊轡偷轡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斷案可見伯樂之罪也總實夫赫胥氏之時炎帝也有赫然之民止有耕而食織

所以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之能已止此而矣及至聖人屈折肢體以為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匡正也使天下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慰安也使天下之形正于禮樂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
 止者此亦聖人之過也民之好知爭利不可止者聖人毀道德以為仁義之過也
 歟非

外篇胠篋第十

嘉禾金善谿子治甫較

上言治天下者之過又云此亦聖人之過此篇祇
 是翻覆詳明聖智作法善人用之少不善人用之
 多祇為决性命之情而贊富貴者為盜竊資所以
 民之好知爭歸于利勸賞刑威弗能禁者聖人之
 過也

將為胠開也篋探囊以手取物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結緘皆繩也膝也固局也鎬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世俗

之知可謂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也篋擔囊而趨走

唯恐緘膝局鎬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向之所設又豈為盜設也可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設緘滕局

苦未耨所謂聖者。聖人立法以守其國有不為大盜守者乎。獨

竊國抑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布置之法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一有盜賊彼此救援罔罟之所布耨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夫三為屋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五比

也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桓敬仲一旦殺

齊君。簡公而盜其國。割安邑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又翻一翻然則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田成子以私量貸以公量

入是借聖知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

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畏其強大國不敢誅。畏其勇十二

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這等看來則是不乃竊齊國

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可見聖知者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又深一步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上之緘滕局

俗知此為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為斗斛為權衡也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上之所謂罔罟所布耨所刺聖者

守國此為至聖者為仁義為禮樂也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

胥靡故四子之賢

可謂守聖知者矣不能保身

而身不免乎戮故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

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

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

竊聖知為盜資者適足以自養

由是觀之

為善的人

指龍不逢等

得聖人之道不

特能立

宇宙為賢人君子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

能行

具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這等看來

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聖人之法既利少害多去聖人之法是去

害故曰唇竭則齒寒

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

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盜起者由聖

人立法以招之也

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是唇竭齒寒也何以見得去

聖人就舍盜賊

夫川竭而谷虛

無聖人則彌盜賊是川竭谷虛也

丘夷而淵實

無盜賊則天下治矣故曰○下

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無故者無聖知為盜資也若

人不死

則

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

盜踞也

故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也○何以見得重利盜踞一法立一弊生

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田成子以私量貸而以公量入借聖知之法以

濟其竊國之私

為之權衡以稱之

者原為制其重輕盜之者

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

輕入

為之符

券印

璽以信之

盜之者

則并與符璽

而竊之

假珣假刻因其盜竊也

為之仁義以矯之

矯其盜竊之弊盜之者

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又叫起下文何以見得并竊仁

義彼竊鉤者誅

竊之小者易覺有司得以按法加誅

竊國者為諸侯

竊

大者人不得而覺反得國而為諸侯

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正見田成子弑君得

國而身處堯舜之安

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盜之利人如此故人皆趨

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

其不為

斧鉞之威弗能禁

其不

行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他無是乃聖人之過也

可見聖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是故曰魚不

則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則

可脫於淵

魚失淵則為人禽

人竊法總是不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天下也

明利器示人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便是此意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唇竭齒寒也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丘夷淵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實也

盡天下之聖法

仁義禮樂

而民始可與論議

下揭明絕聖棄知大

盜乃止殫殘天

擢亂六律

擢取六律之管而亂之

鑠絕竽瑟

塞瞽瞍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翻前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不聞有毀譽彼此無是非也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此無爭奪也毀絕鉤繩而棄

規矩攬折也工倕之指堯時巧人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既

有其巧則彼此不見能也故曰大巧若拙結一句再說去削曾史之行舍

其言祛鉗楊墨之口其辯攘棄仁義不見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同于玄德矣○又番上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不鑠于文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累于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惑于人含其德既玄同

則天下不僻矣不邪僻于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朱者皆外立其德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而以燭

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此輩槩棄絕之則大盜

聖棄知大盜乃止○又引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

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

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非精美其服非華飾也○

樂其俗居雖陋劣安其居鄰國相望言其雞狗之音相聞

彼此自適其適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無欲若此之時

則至之德治已如此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賢者羸也糧而趣之非不相往來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求賢之急又豈知有君父足跡接乎諸侯之境往來接足言其多也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外結言其遠也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由上行所以以下效不尚賢使民不爭也上誠好知而無道不得其道則天

下大亂矣所以日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何以知其然夫弓弩

畢兔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

竹器承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所以施羅網羅落鳥

宜兔罟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清毒不

也深頡滑堅白滑稽不解垢詭曲同異之變多則俗惑

於辯矣不知定論不能故天下每每大亂者何罪在

於好知可見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仁義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識不知皆

知非其所不善大盜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聖人也

既不知求是以大亂也○下言好知之亂不獨鳥故

上悖日月之明薄蝕下爍山川之精崩竭中墮隳四

時之施天時喘矣無足之蟲肖翹翹飛之物莫不失

其性寒燠不時傷其生也○結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天下何其囂囂也舍夫種種之民舍夫

以上謹憇淳厚而悅夫役役之佞悅夫三代以下釋有爲口給之佞
 夫虛恬淡漠無爲無私無欲之人而悅夫噶噶之意誨人不倦教人
 仁義聖知之意○正不知噶噶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樵李胡振芳來子甫較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則我得長生之
 秘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矣末言因民性有遷
 故法未嘗廢君人者宜明天道人道有爲無爲相
 去之別乃可不然而無自而不可可不察也
 在者使之安于性命之情不淫其性于視聽則無
 嗜好宥者順物之自爲而無容私不遷其德于知
 識則無憂瘁宜在之宥之而已未聞以法制整齊
 之也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
 物之自爲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于嗜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于知也天

下之不淫其性同乎無欲則天不遷其德同乎無知

德不有治天下者哉不聞治天不淫矣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樂則喜豫是不恬寂也桀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瘁瘁焉疲病人苦其性日不生是不悅愉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無此理○下正明人

大喜邪毗於陽毗并也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此

相四時之氣不至寒不成暑暑不成寒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

之形乎何以傷人之形使人喜怒失位喜不得而喜怒不得而怒居處無

常所處之地大不得而小思慮不自得者不得行已

能榮寵天下怒則中道得而上下又不得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喬者矯已而過于密卓者特立而

過于亢驚者鋤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各行已之志

擊而過于猛也而可長久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罰不故天下之

大不足以供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勾勾焉終以賞罰

為事彼又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又提起悅字講○

之喜怒失位是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文悅聰邪章

是淫於聲也律悅仁邪是亂於德也德也悅義邪是

悖於理也同乎無欲是為素樸便是理也悅義是悖理也助也悅禮邪是相

技也禮者天理之節文謂技倆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滋荒悅聖邪

多能為聖是相於藝也才能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知詐漸

厲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有亦可亡亦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不申舒之狀愴囊而亂天下也居仁由義制禮作樂之而

天下乃始反尊之以為惜之以為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一過也而就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不輕跪坐

以進之不輕鼓歌以舞媚之吾若是何哉吾末如之

性命之情前為賞罰所亂又且為入故君子不得已

而臨莅天下不得已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

命之情故人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天下

可以託之愛以身於為天下身重于則可以寄天下視天

已寄而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未嘗以仁義無擢其

聰明未嘗以聲色尸居而龍見雖居若土偶而神運

淵默而雷聲雖淵然靜默不張已見不設神動而天

隨雖然神用無方變化不測而動合從容無為而萬

物炊累焉

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也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若遊塵之自動在宥之

而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言其不消治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

治天下安減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言人心之不可撓

撓亂之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

人心好高不容人上上于下者排而下之進已于上

下于已者抑按之

上下囚殺

言下排于上上抑于下上相排如囚殺一般不肯

服淖約柔乎剛強

復以儼美之態柔媚乎剛強之人

利刻薄

其暴熱

如焦火

言其熾恐

寒

如凝冰

其心疾

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言其速也 其居也濶而靜

其動也縣而天

言其心想捉摸不定也 其居也濶而靜

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可見人心之不可撓也如此又何可治以下引黃帝以證人

可撓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

股無胈

胈胈也

脛無毛

勞其筋骨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

苦其心志

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以禮樂法度為規則堯舜雖如

此勞苦

然猶有不勝也

言猶不能盡化使之為善也

堯於是放謹

堯於崇山

堯六十

授三苗

即饗

於三峽

今屬天水郡

流共

工

即窮

於幽都

幽州 此不勝天下也

明 夫施

異 及三

王

日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

不仁

上有曾史

行義

而儒墨畢起

以至儒墨之徒亦畢起而立教

於是乎喜怒相疑

行仁

而儒墨畢起

以至儒墨之徒亦畢起而立教

於是乎喜怒相疑

同于已則喜異于已則怒彼此靳立而相疑見是以相欺愚知相欺以知欺愚之不知
 善否相非善與不善更相是非誕信此彼相譏而天下古
 衰矣大德大德者玄德也玄同之德不同而性命之真爛漫矣
 天下好之知巧而百姓求竭矣竭已之精神思慮而為廉纖瑯瑤○德自
 此衰刑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深文巧詆繩之以法椎鑿自
 决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可見人心之不可櫻也如此雖斧鉞
 之戒弗能禁也天下既已大亂故賢者伏處太山岷
 巖之下求以免禍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賢者既以退隱
 孤立無輔所以憂慄者恐不勝其任也今世殊死者更相枕藉也桡楊

者

械繫而行者

相推也刑

杖

戮

辱而行

者相望也

天下既已如此

而

儒墨乃始離跂

足底半離地

攘臂乎桎梏

械具

之間意甚矣

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法網密賢者隱而儒墨乃離跂攘臂而起可見

無耻之甚○下又明其桡楊桎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桡楊接榘也

桡楊必用接榘

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桎也

鑿桎所以製桎梏者○桎距借曾史之行為害吾又

焉知曾史之不為桎

距嚙矢也

今之響箭行劫以先聲者是以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櫻人心也○見馬之知而至盜者伯樂

之罪也民之好知爭利不可止者聖人之過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下引黃帝為問者要見三代以上貴在治身非治物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

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精者先天一炁得之則造化在手萬化生身可以佐五穀
 養民人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陰陽由我而調燮之欲使羣生各遂其性
 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至道之精也
 而所欲官者不治身而欲治人是害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族者言其雲氣未聚而雨潤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
 殺氣殺氣多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無精色也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佞貌言其識見淺短又奚足以語至道言不足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求也廣成子南首而
 臥黃帝順下風恐驚其卧膝行而進以見求道之切再拜稽首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三代之下治身之人少廣成子見其以身為問所以蹙然而起
 也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言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所以窈冥昏昏默默也○但不知如何體認
 是你只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必靜則形不勞必清則精不搖乃可以長生人之所得
 長生者以其神不守形也今既無思慮搖精視聽聽勞
 形然則形神相守便可以長生也此是延年要訣○

何以便得長目既無所見耳既無所聞心既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無思慮也閉汝外無視聽也多知

為敗纔有知便喪敗了也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既無視聽知識覺明

虛靜猶如晴空是遂至彼至陽之原也生物之本原至道之精也

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門者老子云衆妙之門也出入死生皆由于此以其

至彼至陰之本原也既至陰陽之原則天地有官官者操天地之權而

運行萬陰陽有藏陰陽之氣由我生所以為藏也但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又何須待你去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遂羣生耶○下廣成子又引已以證我守其

一本原以處其和我但守其先天真一之炁以調其陰陽氣序之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者以此而修也你問奈何治身而可以長久汝

亦以此而修便黃帝再拜稽首再拜稽首者謝其指教也曰廣成

子之謂天矣天也非人也廣成子恐人不信已身不衰下又明未嘗衰之所以

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言此身即是道體不獨衰老且無終窮而世

人知皆以為此身終彼其物無測物此身也言此身與天地陰陽同一

本原有何限量是而世人識皆以為極此身有盡極以短長不可測也

有壞而此身不壞也豈獨衰老而已哉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吾道者上見光上者視聽言動皆光也而人不知所以失也而下為土下

形骸也腐而為土矣○又把土字解一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也。○上教人入道之方下以明其所守。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

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

我緡乎遠我昏乎。正見其窈窕冥昏默也。言萬物生化無窮有當我而來者自

來吾不知其來也。有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世

界遷變而天地猶有變滅此身無變滅也。又有于衰何有于老也。雲將也。東遊過扶

搖之枝。而適遭鴻蒙。元氣也。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

遊。形容跳躍自得之貌。雲將見之儻然止。自失至貌。贊然立。拱立不動貌。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如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止。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所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吁者是已知發問之意。故視之而預發一嘆曰。吁曰。遊皆皞皞自得之意。雲將曰。

天氣不和。陰陽不和。地氣鬱結。舒不舒。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寒暑不時。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佐五穀養

民人。為之奈何。可。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兩個弗知。正所謂鴻蒙也。弗知便是真知。正所以答也。雲將不得再問。又

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喜其

之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稱鴻蒙曰天。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物。浮遊。于天。不知所求。物。

猖狂。妄行。不知所往。遊者執掌。雖紛紛汨汨之多。以觀無妄。言其

不知求不知往便是實德以其無妄朕又何知又豈容有知雲將曰朕也自

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豈我願欲朕也不得已於民謝

去今則民之放也既放我而行願聞一言以教鴻蒙曰民

而行亂天之經是天經者順物自為而無容私這逆物

之情也玄天弗成至德之世行填填視顛顛萬物羣生

此便是玄天也今既亂天解禽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也災及草木不待黃禍及昆蟲寒暑不時意斯皆治

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而鴻蒙曰噫毒哉僊

僊乎歸矣毒哉者言治人之毒害不可救藥故遣使急歸不必再問也雲將曰吾

遇天難三年一見可謂難矣既見而又失願聞一言

鴻蒙鴻蒙見其至再至三曰噫前吁此噫心養心當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者徒有也而有而無有是為

無為而物自化之所以墮爾形體忘形吐爾聰明去知倫與物

忘不別倫類大同乎湮溟大同者一而不黨也湮溟

也解心知釋神莫然無竟窈冥莫測無有朕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此便是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各復其

根靜曰復命而不知渾渾沌沌汝但守此昏終身不

相離此便是若彼知之纔有一毫知乃是離之到此

達離常道

雖萬物云無問其名各復其根而不知是無闕其情也此便是合六氣之

精以育群生也要見物固自生耳不消你雲將曰自隳爾形體至大同乎

是天降朕以德其鮮心釋神至各復示朕以默也躬

身而求之乃今也得躬屈下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上言天下不消治你只治身養心而天下治矣猶恐世俗之人以為天下未有不治而治者此攬乎三王

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正見無世俗之人皆喜人之

為者獨有之人也天地之友也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

而不欲者以其出乎眾心為心也眾人皆言治天

治所以不欲夫以出乎眾心為心者曷嘗出乎

眾見人之哉因眾人之以寧已所聞可見自無定見借

見反不如眾人之技眾多矣似此不及眾而欲為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堯禪舜舜禪而不見其患者

也股無跖脛無毛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而不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言喪者多矣此不及眾人之能之人其存人之國

也無萬分之一萬分之中無而喪人之國也一分不

成而萬分有餘喪人之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為

之所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天下為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物而不知有物故能物物以明夫物物者之

非物也

言雖物物而不物于物也不物于物之人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哉

既能忘物便是忘已既忘已則隨往無碍矣便能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正

獨往獨來

是謂獨有

言只有其人再無比對也

獨有

之人是之謂至貴

不見有二所以至貴

大人之教

大人者至貴之人也無心

應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有感斯應

有問而應之

但盡其

中

所懷為天下

相配

合而已不敢言教要見虛之至

處乎無響

也

與天下配

行乎無方

也

挈汝適復之撓

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復歸自動之性

以遊無端

或出或入無所

旁

言其空洞

與日無始

日日

頌論形軀

頌論言也言則無物也

形也形則象于

合乎大同

而已矣大同者

大同而無

有

已無已

已尚

惡乎得有

所有也

覩有者昔之君

子

指三王

覩無者

指上古

天地之友

天地以無為而

無為

任物便是天地之友也是以謂至貴

此承上

觀有

觀無之說見有無亦非截然為兩段要見天地

雖虛何嘗

不任物來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物者莫足為也

樸

不任物何

卑

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至

而不可不因

以見大

者民也

不因民何

匿

事多隱匿福兮禍所倚禍

而不

可不為者事也

以見高

不為事何

麤

法雖粗迹皆

而不可不

陳者法也

以別善惡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于大不

終于小

不遺無不蒙潤所以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草木昆

疎遠不居何以見義。禮者天理之節文

我愛不親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

何以廣仁。禮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道居乎上事處乎下德一

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易者變通之謂也居一而又要

神變化不測之謂神神則無為而無不為。而不可不

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以人成於德而

不累。功成而不居出於道而不謀。

而不恃。弗化貸萬物而民薄於義而不積。

足不應於禮而不諱。事應而不諱短接於事而不讓

行已所無事齊於法而不亂。事事齊之以法然紛雜

恃於民而不輕。托身于民上因於物而不去。

任是不物者莫足為也。然有不可不為。

之君天下無為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道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亦不可不明於道者悲

夫悲夫者悲其事事不可為。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君人者順物之自為而無容有

-1 128 59 836" data-label="Text">

為而累者人道也。指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

-51 128 111 836" data-label="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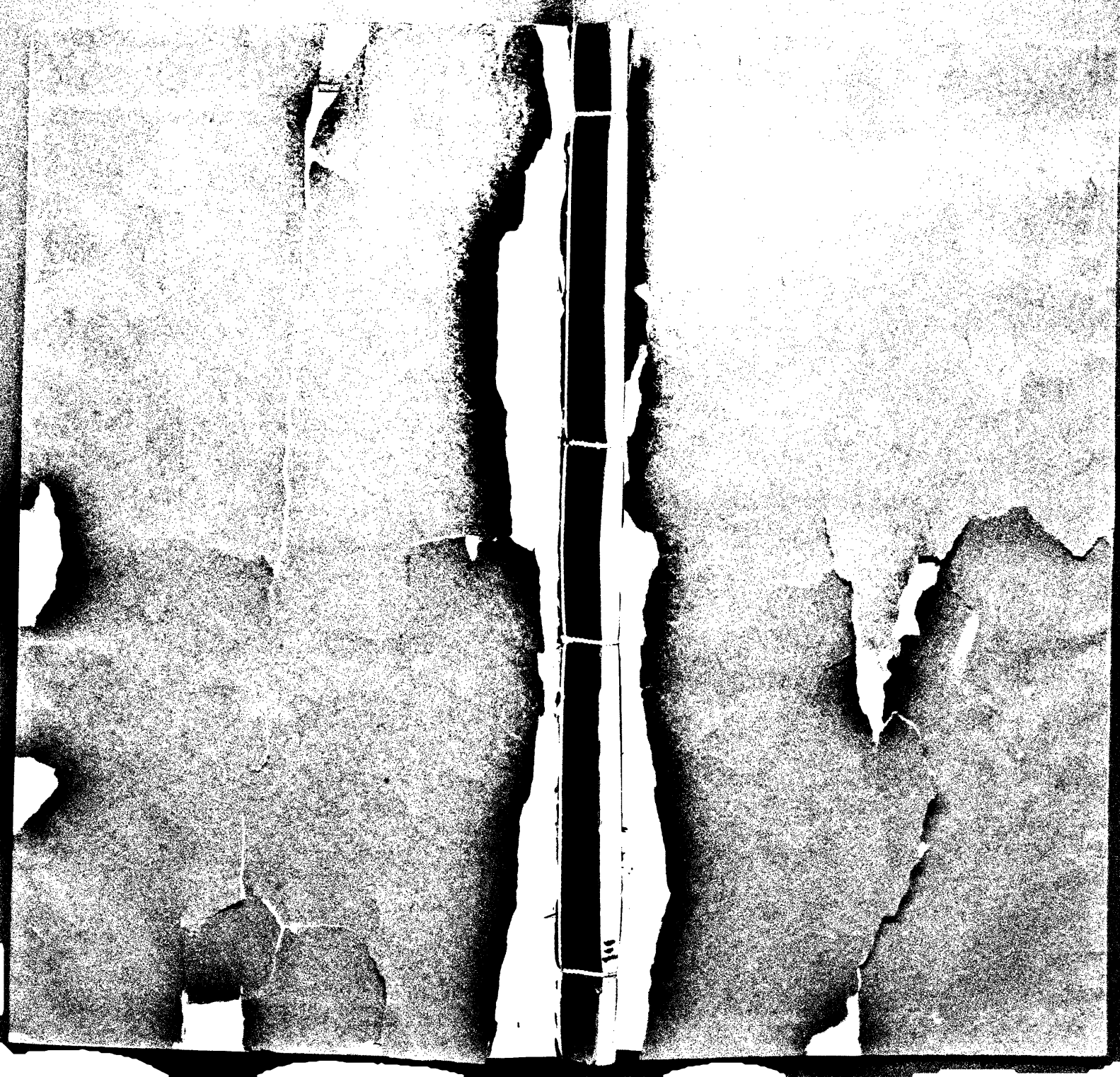
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

而尊臣道有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乎天人之道也首言不聞治天

下結以有爲無爲之治

相去甚遠不可不察

夸音誇



南華春點卷之四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天地第十二

此篇言天地者天職蓋地職載凡在蓋

以不剗心于天地之大恐其不明于天者不純乎德不明乎道者無自而可所以要察也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低下載萬物也又論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云元氣初分清輕上而為天濁重下而為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在覆載之內者細大不遺莫不化育以其均也萬物雖

多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貞

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

君也

主也

君原於

天地生

德而成於天

無為之謂天

故曰玄。同謂之玄有無莫測古之君天下無為也。亦

天德而已矣。道有天下者不明于天不純于德不明于

為至治。大人之教若聲之于響有以道觀言而天

下之君正。天尊地卑是以道觀分而君臣上之義明。程量

隨才授任是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小大稱職也。聖

棄人常善救物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物之無棄

故無棄物是故通於天地者德也。今上君原于德行於萬物者

道也。合上以道觀言上治人者事也。賞罰利害能有

所藝者技也。禮樂法度技兼於事事兼於義。君臣

聖知才能

兼於德。德化德兼於道。虛以道兼於天。無為故曰古

之畜天下者。我無欲而天下足。足則無求無為而萬

物化。上既無欲淵之靜。寂而百姓安。自然定矣。記曰

老子西昇經告關尹之言引以通於一而萬事畢。無

心得而鬼神欽服。豈獨治天下而已也。○下夫子

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剗心焉。剗空也不剗心于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為此

為自為無為言之之謂德。處乎無響如空谷荅聲虛

乃天道。愛人利物之謂仁。任其性命之情不同同之之謂大。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是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不同同之是以言大是以有萬不同之謂富藏垢匿瑕兼包故執德之謂是也執德是紀德成之謂立德成是循於道之謂備循于衆善悉有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挫志者以物經懷是不是以言備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言其事心地無不韜藏有天下者不可以沛乎其為萬物逝也不剗心也○執大象天下往故沛盛大流行貌以其德澤滂沛萬物歸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以物挫志也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執德之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不醜窮德成之謂立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

循于道之謂備也

顯則明萬物一府

同居無異產也

死生同狀

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上言道之大此言道之神

夫子

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濇乎其清也

二句形容容常清常靜寂然不動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感而遂通也

萬

物孰能定之

不可定其有無你言有不妨寂然言無不妨有感斯應也

夫王德之

人

以德王天下者

素逝而耻通於事

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寂

寞無為未嘗沉著于有為事相之中故曰耻通于事雖耻通于事不妨

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

上句明道淵乎其居下句明金石有聲也

故其德廣

致廣大而其

心之出

而應

有物採之

採取于已而後應之以見不考不鳴也

故形非

道不生

以道養生非德不明

生非德不明

以德明我之生○既是

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

豈

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勃然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

而萬物從之乎

似此纔

謂王德之

人

此下正見道淵乎其居也至不考不視乎冥冥

鳴萬物孰能定之也○體道者又

聽乎無聲

聽之不聞

冥冥之中

妨獨見曉焉

見

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和氣致祥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

視乎冥冥可謂深矣又獨見曉焉

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

變是用無方可謂神矣而其體不露故其與萬物接

也

至無而供其求

有感斯應

時騁而要其宿

雖應用不測不妨道

在

大小長短修遠

無乎不在也○言此道不可以見萬物孰能定

以識識聰明言辯俱不可以人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旋

歸遺其玄珠

道也使知

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明察也

索之而不得使喫詬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

不昧此玄珠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明睿智之人可為天下用不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堯欲讓天下

吾藉王倪

以要之

自不敢要藉王倪要者恐其不輕許也

許由曰殆

危

哉

及

天下

何

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知給數以敏

機智

其

性過人

好高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許由但論齧缺之才而不稱其德以其聰明睿智之資竅鑿混沌是以人受天也何者天賦而

明睿智之資竅鑿混沌是以人受天也何者天賦而

者上帝

彼審乎禁過

欲禁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不知

不宜

與之配天乎

言不可配也○又把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發明

彼且乘

人爲

而無天

德

方且本身而異形

只知有已

方且尊

其過

知而火馳

疾速

方且爲

事緒

使

亦能愛人利物

方且爲

物絃

爲貨利之所拘絃

方且四顧而物應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且應衆宜

亦能爲一方保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雖然

與物同流合汙終是勉強所以不恒

夫

何足以配天乎

雖然

有族有祖

有族聚者必尊于祖缺人也止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

衆父

之

父

治亂之率也

缺爲亂世之

北面

之

臣必禍

也

亦如田成子之

南面

而之

是

賊害天

也

此段引封人問荅者要見體道者不必盡然配天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隱亦可

顯亦可無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

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爭富則多事日有萬機壽則

多辱善始者未必善終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堯以壽富

多男子非政恐末路之難也故辭謝之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

養德之具以其有天下而不與故今然君子也何以見得非聖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人分之則何事之有不分則守財虜夫聖人鶉居則無

常而穀食則仰母哺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乘彼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白雲至于天帝之鄉三患莫至水火風身常無殃不及三災

之患所以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見堯不達至去之堯隨之

曰請問堯于封人言下猶封人曰退已退已者言已過去矣不必

再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天下有道與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無道修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其故者堯有何德我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有勸不怒而民畏威德之至也今

子賞罰

賞有高爵罰有嚴刑

而民且不仁

者不尚善行不義也

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以此之故辭諸侯而耕也

夫子闔

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

力貌

耕而不顧

不顧禹也

成于高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開之人也○此段正明天人合德之人或隱或顯無往不可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

一

之所起

此係太極即有名

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

之德

以其能生物

未形者有分

此係二儀

且然無間謂之

命

陰陽混合似分未分細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

留動者凝也言陰陽妙合

形體保神

手捉足奔視聽言動

各有儀則謂之性

外心知忘

性修反德

物德以

德至

同於初

初者泰

同乃虛

妙之一也衆

虛乃大

虛者致虛極

待物者也既虛則與天地萬物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為合

笑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是渾渾沌沌

是謂玄

德

天地同

同乎大順

既與天地同德則無往不順矣

自得也天亦可人亦可隱亦可顯亦可也

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若相放

不可

衆然之中更

不然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云辯明白若縣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才藝所

累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

之便自山林捕來正如物為技丘予告若而所不能

聞聽之所及也與而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知無耳骸者眾有形者與無形非長短方圓無狀非青

黃赤白無形骸而皆存者盡無其動妨不止也其死妨不

生也其廢妨不起也成之義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死生

廢起也雖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

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非人也天也忘已之人合天德

能不足以當帝王之德必使之成教易俗而民不知所由然方為至治蔣閭勉見季徹

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必欲其教既已告矣

未知中否中理不中理請嘗薦之試以所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恭則致敬儉則不奢拔出公忠之屬舉賢能以自輔而無阿私

不順承已私所好民孰敢不輯睦季徹局局然大笑曰若夫

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其任矣且若是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則其自為處危

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人人將往投迹者眾矣非為汝

來厭則去矣何益蔣閭勉覩覩貌然驚曰徹之笑而

言也勉也汙然不知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言其風也。言其帝王之德之風而已不敢求盡善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

下也。因民心偷薄習俗既久執而不悟所以要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教由此成舉滅其賊心。譏智變詐皆賊心也而皆進其獨志

滅賊心易習俗。是進其獨志也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不

自何而遷善去惡。不知上之化下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肯溟滓

然弟之哉。言勉也以此教魯君而行便與堯舜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肯溟滓然弟之哉言

不肯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欲使民心同德而心居矣又何有于治此便是帝王

之風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種菜蔬曰圃畦圃之界限也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桴桴力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憐其老而灌桴其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寡故以有械於此一日浸灌。此告之以有械於此一日浸灌也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何以曰斲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也。引數如沃湯李云疾速如湯之沸

也其名為桴。桴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不能真純粹白所以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機動則神生不定者何以載道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所以不為子貢瞞然慙

子貢之所以慙者以其言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俯而不對不敢有間也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於聖於於誇誕以蓋眾以已之知蓋眾之不知

獨弦唱而無和哀歌哀世人之不知已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博學蓋眾是喪神氣也墮墮壞汝形骸從其周游賣名

聲于天下是壞形骸也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之治圃事子貢本欲教丈人而反被丈人之譏誚所以

以卑陬愧懼失色項項然不自得悔其輕行三十

里而後愈安定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也天子何

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也吾以為天

下一人耳今日見丈人言不知復有夫人也還有這樣人吾

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執道之人不用機智所以全德

德全者形全惡傷身形全者神全神形之主形全則神全矣神全

者聖人之道也此便是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也託生與民並行

言其灌園與常人無異而不知其所之不知其有道術也忙乎淳備哉

讚丈人曰淳白之道備已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也若夫

人者以此看來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也。心志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然不受。何也天下之非譽。于無損益焉。是以不顧是

謂全德之人哉。這便是全德之人也我之謂風波之民。言者風波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通于一萬事畢者治其內。機智也而不治其

外。邊幅也夫明白入素。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是以無為復朴。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汝學不知此所以驚也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言可不必知也。○

之德有天下而不與將欲體性抱神以遊大壑者道也。混冥也。混于世俗冥然不覺。蓋亦申明上章修混

沌術之意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海也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二句狀其深遠莫測吾將

游焉。苑風曰。苑風不知道之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無乎不在故以

為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聰明睿智之謂聖淳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

能。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紆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

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若性之自為而不知所由然是以天下化。手撓顧指

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此聖人見于治而非所以為德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物得以生謂之德居無思行無慮不

藏是非美惡。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四海既共利共給也乎若

嬰兒之失其母也。嬰兒失母則無心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行而失道則不知所依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其利

之謂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共給之謂安也此謂德

人之容。德人之形容願聞神人。變化不測曰上神乘

光與形滅亡。現所以乘其光在太化之中浮遊往來

原肝虫臂任之此謂照曠也。致命盡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盡其事之天地樂。樂于天地而萬事銷亡也。萬物復情隨

情而已順物情也人哭亦哭。此之謂混冥。混于世俗冥然不覺

哭人哀亦哀門無鬼與赤張濇稽觀於武王之師。虞舜讓

世俗者武讓天。武讓天赤張濇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均治者天下共利共給財用有餘不知其所從赤張濇稽曰

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言天下既以

氏不亦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頭創也言天下創亂欲

贅乎禿而施髭。言其病後而求醫。言其遲也孝子操藥以修

天也。

慈父其色焦然喻有虞氏因亂而後聖人羞之羞之者言

虞氏不能施藥于未病之先而進至德之世其行如

藥于已然之後所以羞也。要見上如標枝此不消

治也不尚賢賢也不使能能也上如標枝標樹之枝無

心于民如野鹿在下之民如鹿然端正而不知以為

義此彼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互相役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

迹事而無傳言上世豈無忠信仁義以其行而無迹

有道德也。此段從行而無迹兩句影下意來謂行而

有迹事而有傳者道諛之人也且處道諛而不自謂

道諛斯乃愚惑之至也且夫愚惑者必不能信至德

之風天下之人惑于仁義是非而不知有道德性命

何也以其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莊子所以慨嘆孝子

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亦可悲也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之邪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反顯世俗之惑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諛然則俗故嚴於親而

-5 130 45 855" data-label="Text">

導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不肯受導謂已諛

-105 130 155 855" data-label="Text">

人則怫然作色而知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

-155 130 205 855" data-label="Text">

歸辭合譬喻令易曉聚眾也是終不敢始本不敢末

不相坐

所以不敢相坐者尊其教也然

垂衣裳

皮弁鵠冠搢笏紳修

設采色

文

也動容貌

矜莊也

以媚一世

這便是終身導人也

而不自謂導諛

與夫人之為徒

合譬通人

是非而不自

謂眾人

以為賢而欲人之尊已

愚之至也

知其愚者

曉得自

非大愚也

世俗之人

知其惑者

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

悟解則不惑于

仁義

大愚者終身不靈

靈則不為導諛之人矣

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二人惑

于是非仁義何知有道德

命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

盡惑予雖

有所嚮

我雖有求何至道之情而終

不可得也

不可得者不肯信也

不亦悲

乎

亦可悲也為

大聲不入於耳

以其至道之言俗耳不入

皇考

古歌

則嗑然而笑

言仁義忠信是非之言聚眾惑人容易得人所以嗑然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

其以道

言不出俗言勝

也

仁義是非之言勝也

以二缶鍾惑

以二瓦缶之聲而惑一鍾正至言不勝俗言之喻也○以見惑

者勝也

而所適不得

于道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

嚮其庸可得邪

言不可得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

又強明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莫若姑舍是而不推廣以明之也

不

推誰其比憂

言無人比憂也○言雖無人比憂人豈不自知

厲之人夜半生

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生子恐其

以已彼亦自知其醜耳大愚大惑之人終身不解終
 身不靈厲人之不若也○向下令辭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知已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
 失其性矣正如
 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
 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俱以身殉物然其失
 性均也又下列出失性之所以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憊刻賊不通也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惡趣舍滑亂其亂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仁義是非之中自以為得此非吾所謂得也吾所謂得

者任性命之情而已也夫若以此為得者困可以為得乎言楊墨方
 貨利束縛而自以為得然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便塞其內皮弁儒服鷩冠以鷩毛飾
 冠進搢笏紳帶修也長以約其外內支盈於聲色貨利之柴欄
 外重束縛於衣冠之纏繳皖然目視而在纏繳之中正如鳩鵲
 在籠般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囊檻之亦可以為得矣以見困可以為得也○以此而推極言楊墨曾史之流方
 耽于聲色貨利已困尚不之知又可以輪亂天下也慢音嗽

天道第十三

豫章熊士達夷庚甫較

上篇祇形容天地之大天地之神此篇言天地之道要以虛靜恬惔寂寞無爲正發明前篇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三句以見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臣道也天道之與臣道相去遠矣有天下者不可不察

天道運

運者旋轉之謂也

而無所積

言天道運行化物不留一毫作爲之迹

故

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故天下歸

如水

之趨下故曰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

玄聖素王體道而行

故海內服

也

明於天

道之無爲通於聖

人之化育六通四辟

咸

於帝王之德

者皆其自為也。若性之自為而不知所由然此昧然

昧不覺也不覺其運行化物之迹是以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順物之

然不覺是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以准則大匠取法

焉。于水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大鑒也。萬物之鏡也。過而不留見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又把靜字分開說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准而道德之至

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息於此也休則虛。惟道集虛虛則

實。實則事實者有倫序矣虛則靜。神靜則動應變無方

過而不留動則得矣。動無不宜靜則無為。莫之為無為也。則任

事者責矣。夫無為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此之無為則俞俞。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俞俞者。憂患

不能處。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是以年壽長矣。憂患既不得戕賊精神

夫。又提起靜字言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不惟應萬物之

本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豈不足萬物之本明此以南鄉。大堯之為

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汎論以

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如廣成子之流素

王。孔子之類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如巢許之倫江海山林

之類。以此退居而間游。如巢許之倫。江海山林

之士服

服其

以此進為而撫世

伊望之輩

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

為一天下也。聖之與王既同一無靜而聖

靜動而王

動則無為也。而尊者天地之本也。明此以

北回舜之為臣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樸素者

也何所不尊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只是一味虛無恬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與天地參矣。以此為和。既與天和。所以均調天下

與人和者也

均調者下明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

之類是與人和者謂之人樂。樂人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

樂天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粉萬物而不以為

暴尸澤及萬世而不

特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先

地生

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

以其無

此之謂

天樂

樂者樂其道是以為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

也天行

行而無迹

其死也

任物自

化靜而與陰同德

入窈

也動而與陽同波

遂于大明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

與

和也

無物累

虛無恬

無鬼責

鬼神合

故曰

其動也天

動而與陽

其靜也地

靜而與陰

一心定而

王天下其鬼不崇

無天怨

其鬼不疲

無物累

一

心定而萬物服又化也言以虛靜推於天地其動也

也通於萬物其鬼不崇其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

之心以畜天下也結明聖人之心畜養天下也如此

無為也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根宗以道德為主

持以無為為常經無為也則順物之自為昧然不覺

靜也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有為者有以為也股無

下為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既

事之人貴夫無為然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

則上下何以自別則非臣矣下有為也上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王代非

主矣所以貴上必無為而用天下無為也用天下下必

有為為天下用有為也則為天下此不易之道也又

證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

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誇其辭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不自

能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是以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也故曰莫神於天不產而莫富於地不長

育莫大於帝王帝王無為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便乘天地道之馳萬物中而用人羣之道也故古之

無為也。○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以其要在於其天地為宗。

主詳在於臣也。三軍上軍下軍中軍也五兵左右中前後也之運既稱

兵不祥之器，亦謂之德何也？句頑之人，堯亦不能化驩堯放一人以救天下之善人，此亦生也，故為之德

不得已而用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

末也。德不及化而後教之教亦不禮法度數刑名比

類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以土和，和

之樂，桑林之樂之末也。哭泣衰經孝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功本也。大功小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

之運非精神之運，未免行有缺失心術之動心術詳盡用然後從

之者也。若精神不鈔，心術不明，亦未可輕用也。末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不得已而用之，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言此雖是末學

從至道中來，所以聖人取象乎天君先而臣從，父先

而子從。法天也。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

夫先而婦從。順時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帝王之德以天

地為宗故聖人取象焉。何以見之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

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芽區別有形

狀，感衰之殺。陰陽變化之流也。夫又結明天地至神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而况人道可無尊卑先後正見形名

天道

賞罰人道之一事
可無先後是以宗廟尚親左昭右穆朝廷尚尊爵尊居上鄉

黨尚齒齒德高者尊之行事尚賢賢者任事大道之序也語

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道者所以別尊卑敘長幼

是非其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不謂之道矣○要

于下要在其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見本在于上末在

明天而道德次之先明天之無爲然後法天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先明天道合天德然後利濟天仁義

已明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而分守次之也也分守

已明仁義既明所守各安其分而形名次之也也形名已明而因

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能者原之不原省已

明而是非次之原省明而後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是非明而後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知者處上愚者

貴賤履位貴居其左仁賢不肖各襲其情愚智必分

其能貴賤履位必出其名以此而事上以此而畜下以此

道治物以此而修身觀其能任其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可見爲無爲事無事道纔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是無爲爲之之謂天也故書曰但有形就有名形稱各

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非所以先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上文五變其說而至形名九變而賞罰

可言也九變而至賞罰○為何要五變九變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必先言大道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九

變而至形名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言賞罰是迂道而說者

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何以不驟而語形名賞罰此

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但有治人之具非治人之道可用於天

下人之所不足以用天下安能治人此之謂辯士蔽一曲

闡于之入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末在于下詳在于臣也非上之所以畜下

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也○此段結明大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天和人者謂昔者舜問於堯曰

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雖孤陋寡聞之

亦順之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恤而哀婦人

寡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哀矜矜濟此其小者而未

大也堯曰然則何如纔見舜曰今天德而出寧者靜也

日月照明如日月無不照臨而四時行行如四時無不長養若晝夜之有

常經運行及物而無作爲之迹雲行無心而出岫而雨施矣何嘗有堯

曰所謂然則我膠膠擾擾于不寧乎子天之合也與天和者

謂之我人之合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又徵明天地樂。我人之合也。地篇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既與天地合是天地。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

而已矣。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也。此段言聖人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當放天地之常經。循道

而趨則至矣。不可強。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以仁義亂人之性也。

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老子見周未不復免。

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依託孔子曰善往。

見老聃。言藏書之事。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六經六

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嫌其大。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恒其德或承。不義則不生。多行

將自斃。是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除仁義之

也。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詩曰愷

民之父母。豈非仁義。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數

乎後言。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物之不齊。愛何無

私焉。乃私也。無私使。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則天地固有常矣。法天地。日月固有明矣。行日月。星

辰固有列矣。則星辰之象列。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天道

夫士亦放天地德而行循無為道而趨已至矣又何

偈偈乎用力貌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言仁義非真人之性以仁義為性是亂之也何言治此段正見仁義亂人之性以

不能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者仁義亂之也是謂之竊徒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合

也重趼足眠也而不敢息言其慕道之切今吾觀子非聖人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氏棄餘蔬于鼠壤責其早珍是不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生熟之物用之不盡而積歛無崖物之歸懷來者受之所以無崖老

子漠然不應言不以其言繁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譏刺之心正卻矣何故也其譏察之

心自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去不見

也何故今洗也昔者子呼我牛也不仁也而信謂之牛不仁呼

我馬也不義也而信謂之馬不義苟有其不仁不實人與

不仁之名而弗受既有不仁不義之實是再受其殃

也吾服不義也恒服吾非以不仁不義服有服知

也士成綺自愧未嘗修身而以雁行避影履行遂進

形容其躡足知巧譏詘神聖是以而問修身若何謂之竊徒何足以修身

漸行漸進意欲其忘賊智而容崖然而目衝然突出而

而後可修也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突出而

頽頽然高聳自雄之狀而口闕然口吐貌而狀義然嚴毅自矜之狀似

繫馬而止也志在奔突動而持欲行而止不舒放也發也機發若

敏疾而巧中明察而詳審知巧而覩於泰上言昔者吾心

正師也何故是觀凡吾所以為不信使邊竟有人焉于泰也泰安定貌

其名為竊見汝之貌亦知汝非學道之人必以名汝為竊也上言仁義亂人之性故此下明道

于小大不遺體是道者何獨于仁義而遺之雖廣乎無不容但仁義神之末耳要非至人未免為累所以

遺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大包無外於小不遺細入無倫故萬

物備廣備則無物不有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注焉

酌焉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既小大不遺豈有仁

義不備于道但神之末耳非至人孰能定之要非至人不能定也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故萬物備廣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起而欲以

榛之用而不與之偕逝以審乎無假萬物一原何莫非真而不與

利遷于利極物之真能守其萬化本故外天地變減

而此體遺萬物萬物有遺而此道常寂而神未嘗有所困于不若

能守本而欲行其末精神未免困于形德仁義之末矣何也以其通乎至道合乎天

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要非至人孰能定之所以

不困也前孔子欲藏書于周室所藏之書不過所詮形德仁義神之末耳不足貴也故上文結云通乎

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所詮之意既不足貴能詮之文又足貴乎故此假言能詮之

文不足貴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其語有但糟粕已夫。

貴也。語之所貴者。不意也。意有所隨也。指意之所隨者。

言不能盡。不可以言傳也。既不可傳。而世因貴言傳書者。

哉。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何也。為其所貴非其貴也。

其可貴者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白紙黑字聽而可。

聞者名與聲也。其人其書。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

得彼。著述之人。之情。得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著述

之情。則知者不言。言不能盡意。言者不知。道者何也。何也。

不可以言傳也。而世豈識之哉。所以言為其貴非其貴也。設此一段者正見意之所隨。

者不可以言傳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名也。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

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真醇已去所備者糟粕而已。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

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緩則甘滑易入而

不疾則苦而不入。疾緊則苦澁。堅硬而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得手應心之妙。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何也。言不盡意。吐不出也。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天道

卷之四

三六

臣不能心領神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篇

言天道而未結以輪扁之喻者正見道之學要非口傳耳受所得也斲輪事之粗者得手應心之妙雖父子猶不能喻况道之為物其難于斲輪甚矣學者誠不能求之于心而唯書之讀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棟同柄

天運第十四

禹杭嚴調御印持甫較

上言天道而祇明帝道聖道本末先後之序至此纔詳明天地日月運行之無為何嘗見有一毫作為之迹以其無親則無愛無愛則無積無積則無往不順矣是以長民者推天地氣化以行此便是上皇也

天其運乎陰陽無停機若書夜之有經也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

乎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而使之運轉流行孰居

無事而推行是推而行之使其往來不息意者其有機緘係屬而使之

不得已而轉動邪意者其運轉如圓物而不能自止邪重重

徵問者要人深思自得通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大空騰攘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勸其為雲為雨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多

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風息也所孰居無

事而使之披拂是敢問何故斯皆陰陽氣化之流行不

而為之哉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地日月風雲皆從

至道中出是以謂之極金木水火帝王順之則治民

物土五行合天理以行是謂之常九疇洛書之用治成德

備逆之則凶災害九洛之事九疇洛書之用治成德

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

吸風氣而常居無為之地者是也下引商太宰商

為問要見天道之無私無為而已不必求多也

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

無親上言順之則治逆之則凶莊子云至仁無親無親則無跡矣可見莊子是能順之人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

孝可乎言不莊子曰不然此說夫至仁尚矣孝固不

足以言之言何足以盡至仁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夫正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至仁在乎無親而親愛以言之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故曰以敬孝易

肅恭其外故易

以愛孝難

愉色本乎中故難

以愛孝

易而忘親難

雖日用尋常而行不知所以愛是忘親難也

忘親易使親忘

我難

亦以我日用而行不知所以愛此為難也

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

凡親之不能忘我者以有心感之也今也

迹猶以為易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兼忘天下以為難也

兼忘天下

尤以

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為難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有堯舜之德而天下遺之不以為德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這

是天下兼忘者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所以言去之遠

明也○又申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

之八

此皆

修身立行之士

自勉

勵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

美

也故曰至貴

道者

也國爵并焉

并棄也

至富

者德也

國財并焉至願

莫過乎道德名

譽何有

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道無私無愛不以至富至貴至願易其本也故

云道不渝○篇名天運而言樂者以其至樂之妙亨通萬物樂主和至人合陰陽氣敘之和順化以行使

物物達情遂命而不識不知這便是天道之運行是以言樂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惴然

復聞

之怠

神思倦怠

卒聞之而惑

二句出惑之狀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女殆其然哉

宜其不自得○以下分三節答他總然只申明女殆其然哉一句

吾奏之以人

事

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

節文儀制

建之以

太清

聲氣之元。上四句言作樂之本旨。以下承起樂旨而言感通之妙。

夫至樂者

先應之以人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順之以天理

春夏先秋冬後

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五德即五行也。金木水火土皆言德者以其有生物之德自然

者順物之自為也。下纔言感化之所以

然後調理四時

之循太和萬物

之長養

四時

更迭而起

伏使萬物循序而生

成一盛一衰

盛則長養衰則肅殺合

文武倫經

琴有文武絃也經次序也

一清一濁陰陽

調和調理四時也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

太和萬物也

吾驚之

如以雷霆

之震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發舒鼓舞如循環然無首無尾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

以變化為常則

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女故懼也

言其死生債起變化莫測不可以一待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

氣之和燭之以日月

照臨

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

剛剛柔相濟短長相禪所以齊一

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不一定是一定是短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無乎不有無乎不在

塗郤守神

塞其機竅而獨守以

神以物為量

在坑在谷任物之自量

其聲揮綽

悠揚寬綽

其名則高

明之樂二句是故鬼神守其幽

其鬼不崇也以見陰陽之和而天時

明作樂之功

日月星辰行其紀

不失其度也

吾止之於有

窮卷之則退藏于密

流之於無止

放之則彌六合指北門而言

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

然無心貌立於四虛之道無壁落無地障之地倚於槁梧琴也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不及

見不及形充空虛遂虛空其形乃至委蛇宛轉順化無迹可尋女委

蛇慮之不知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精神振刷其調

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于自然天命之流行故若萬物混逐叢集而生

林樂以其混逐叢生如而然無形雖布散揮而此不

牽曳雖幽暗昏默而若無聲動於無方所以指揮居

於窈冥所以幽昏而無聲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其節奏之妙世疑之稽

於聖人以為聖也者達於事情而遂於物之命也言至樂

以人徵之以天是達情天機雖有不弛張而五官皆

備而不用此之謂天樂此便是天運也無言而心說天樂之妙

而形容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

故惑也五目不能觀其形四辯莫能談其狀以其視

結歸愚可以入道要見天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懼則悚慄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精神倦怠卒之於

惑惑故愚惑則知識愚故道以其無知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

始得名為載道之器也。○上以至樂明順之則治下引仁義先王以陳之芻狗不可復行之于

今而夫子強行故有夢昧之患豈非逆之則句也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

金魯太師

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以篋衍

也。篋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使棄而不用

行者踐其首脊。蘇者

焦蘇

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

得夢

言其想夢也。不得

必且數昧焉

目病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

生已陳芻狗

而用之。復

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

過宋宋伐其樹

削迹於衛

去衛衛削其迹

寢於商周。是非其

邪。圍於陳蔡之間

疑孔子貌似陽虎故圍之

七日不火食。爰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

又引六喻以明古昔陳言祗可推舟于陸必不行矣。必隨時合變應物不窮乃可不

然尤取猿狙而衣周公之服雖欲效顰不可得也。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

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猶今

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

周之與魯是舟之與車也

今蘄

行周於魯

祈行古之周道于今之魯國

是猶推舟於陸也

不惟勞而

無功。且身必有殃

伐樹削迹皆殃也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無方

者圖應物而不窮者也。何以見得無方之傳便應物不窮且子獨不

見夫結棹者乎。枯棹喻無心隨人俯仰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任人之所引非枯枯引人也故人要俯就俯要仰就仰俯仰而不

得罪於人。此便是無方之傳也○下要見先王之法在于應物不在于泥古故夫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槩橘柚邪其味雖甘苦相

反而皆可於口。雖易其應變隨時皆可于口也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可見三皇五帝禮義法度亦隨人俯仰也所以不得罪于人

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

後嫌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言今人不能服古猶

猿狙不服周公也。不惟不知人要且不知時也○故又引但知效顰而不知顰之所以效故西施

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走。譏夫子不知應變隨時復取先王已陳芻狗而欲行之于今誠所謂

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也。也惜乎而顏淵夫子

其窮哉。窮其道之不行是以伐樹削迹也○下正明夫子之道之所以窮者不知道不可求不可獻尤

自以為聖挈仁義之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

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

賢者也。有道纔謂之賢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法度禮數五年而未得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靜陰陽

之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宜乎其不得也何也為其求也使道

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

者無他故也以其思慮勞神是中無主而道不止視聽勞外

無正而道不行由中出者從自己中流出不受於外以其

也聖人不出由外入者從門入者無主於中中無主而不可

聖人不隱聖人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

塵也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見也而多

責言以仁義自見者人必吹毛求疵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而道

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隨便取足無所愛慕不竊祿也不貸無出也

不以已義度人不出經式祛名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其無欲無

以富為是者以有天下者為是不能讓祿是苟以顯為是者

必以尊為聖人者為顯不能讓名是盜名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政柄

操之則慄立於人所必爭之地恐人傾陷舍之則悲欲退已讓人尤

履危機而一無所定鑒以闕其所不休者不知是天之

戮民也未免好惡傷身何暇言道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

器也正人所唯循大變如比干龍逢夷齊太伯之倫無所湮者為

能用之此器能用故曰正者正也無一毫已私已愛純其

心以為不然者此怨恩取與此便是天門弗開矣

言夫子所以求之不得者只為有已私已愛所以天門弗開弗開者不入道也○此段言天下無失其樸

當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不可加之以仁義而仁義反速失其樸也孔子見老聃而語

仁義老聃曰夫播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毒憤然乃憤發吾心亂

莫大焉

莫大乎仁義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

而不知以為仁此便是樸也

吾子亦放

淳樸之

風而動摠其純德而

立矣又奚傑然

于仁義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天下已失

其樸而救以仁義何異建鼓求亡是速其亡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烏黑鵠白自然而然何勞辯別

名譽之

觀不足以為廣

以仁義為名譽之觀不足以廣其道德

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

天下澆醇散樸已失其性而

相响以濕

仁相濡以沫也不若

相忘於江湖

道術之為大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

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言有何言句規正老聃

孔子曰

稱老氏其猶龍乎一向未曾見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也退藏而成

具體舒散化變而成文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嚼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言舌舉尚不能下又有何言規諭老

聃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神運變化若見龍之在田乎

其聲名雷聲震驚而其淵然默發揚動如天地者有若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道孔子為先容

老聃方將倨坐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謙言子

來將何以教戒我乎使我得有子貢曰夫三王五帝

之治天下雖各不同其係稱皇帝聲名則一也豈無得而然哉

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名公器也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少進進言也子何以謂之不同對曰堯

授舜舜授禹禹用力治而湯用兵放文王順紂囚于

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諸侯不期而會孟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汝所言三皇五帝之治非

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

心一無二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無私堯之

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自長及少

而民不非也有私舜之治天下尚賢使民心競競則

决裂機竅早開故使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

乎孩而始誰言其知識早則人始有天矣未免有天折之患矣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機變也人各有心而兵有順順從

以誅殺盜非殺盜自應死人各自為一種類而天下

耳耳者要見強凌弱眾寡寡寡天下舉皆如是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其作始有倫大婦人倫而今乎婦女俗之何忍言哉余

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莫甚

也三皇五帝之亂天下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月

之光益下睽荒矣山川之精氣中墮四時之施使氣序不調草

木黃其知穿鑿惜於麤蠶之尾鮮規之獸罕說龍絡

使天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吾不

何以不亦可耻乎其無耻也三皇五帝之治子貢楚

蹇然立不安不安者自愧失其所以問也此章末

也故曰我無孔子謂老聃曰丘治治者專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三皇五帝故矣

以奸求也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二公之

迹治也一君無所餉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七十二君之性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

無所用是何也

君也

若遇之必為彼所笑何也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

你如今去履踐其迹非其所以迹也何也

今予之所言猶迹也

迹之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

尤較近

而迹豈履哉

迹以此非履况迹之迹相去甚遠也

又何怪夫人之難說道之難明也。要明道在神氣運化不在陳言舊迹也。

夫白鴟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神氣相感而化

雄鳴於上風

雌類

應於下風而風化

以聲氣相感而化

自為雌雄故風

類

化

而生何況人道而不可

易命不可變

是事

能服化。要順物之性。不可

時不可止

古今異時古今

道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道在應變執則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何獨七十壅塞不通矣。二君在天

在人無所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

事事不可也。于是

孔子不出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下舉所得以告

烏鵲孺

孺而生

魚傳沫

而生

細要者化

祝子而化

有弟而兄啼

有弟則兄之愛不專有私則不能化物矣

久

矣夫丘不與化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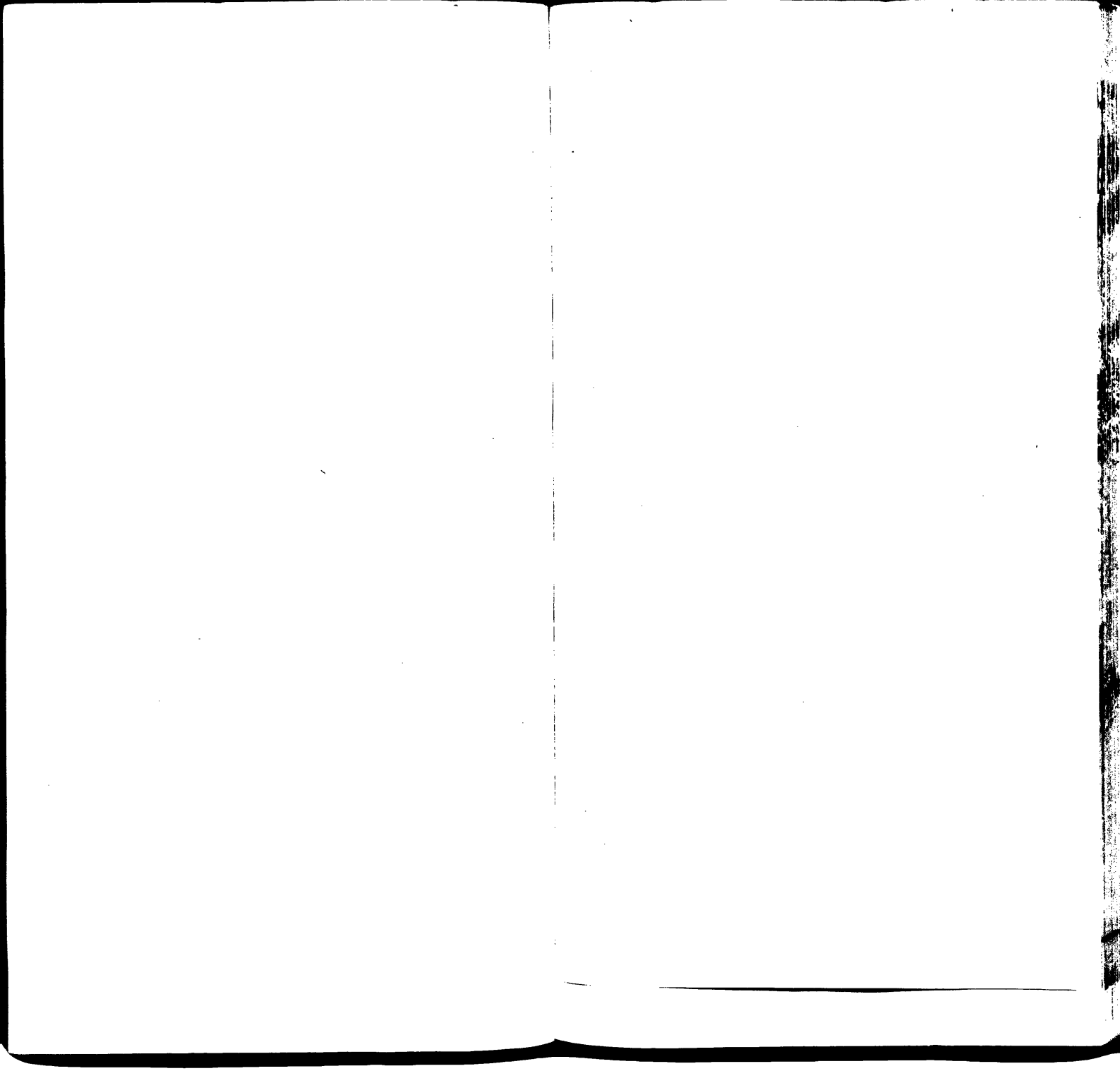
不言而飲人之意消便是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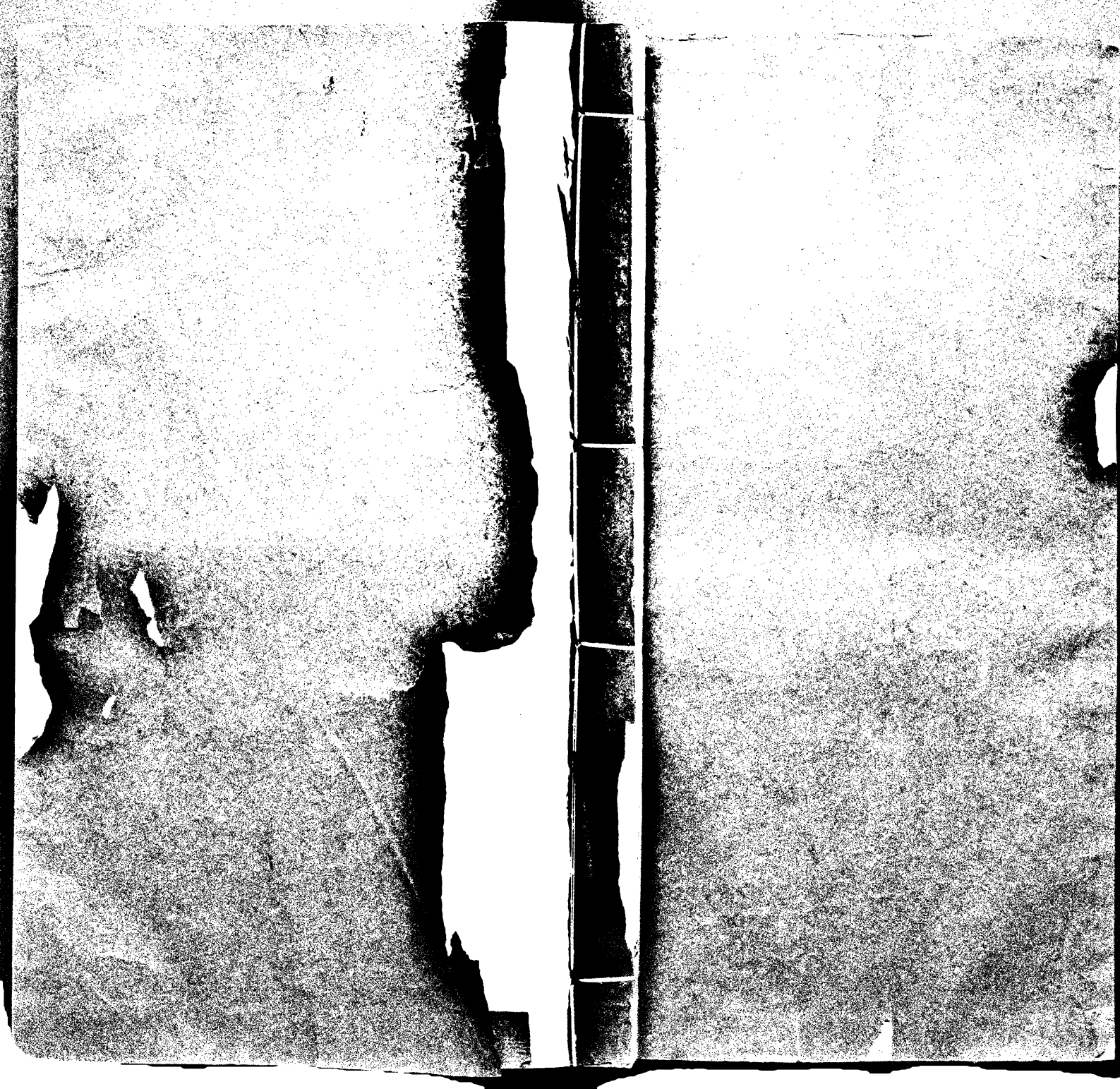
不

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化者只是無私無愛

不見已之為聖不知物之下愚以精誠氣化運行服物而物自化矣此便是天道之運行也





南華春點卷之五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刻意第十五

上三篇總明在宥篇末天道之與人道相云達矣。不可不察此篇及繕性篇又將前三篇總收上文。言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故。此篇歷敘五等有爲之人正是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有爲而累者人道也。苟明天地之道澹然無欲而衆美從之則無自而不可也。以其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刻意尚行

見世風薄惡要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

誹世無道爲怨不逢時

亢而已矣

窮高曰亢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

之所好也

如鮑焦介子推務
光申徒狄之流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為修身

而已矣此

太平

世之士

行道

教訓誨後之

人

周

遊居

為處學者之所好也

如孔子

語

天下大功

橫流投身戈戟
之林戡定禍亂

立

天下

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

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尊主

并兼

弱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

見天下多事不
踐危機隱遁

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也

梅福嚴

吹响

也呼吸也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若能之攀樹而引
氣如鳥之頻呻

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斯皆局于一己之私而不
明天德非中之士也

下引登假至道之人
以見無自而不可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

何嘗刻意

無仁義而修

雖塗粉澤及
不以為修

無功名而治

蕩蕩乎民無
無能名焉

江海而間

是深門即

不導引而壽

未嘗衰

無不

忘也

惟其不刻意
不導引所以

無不有也

不妨而高

淡然無極

也

而眾美從之

無不

是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明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

天地只是一味平平是道德
體質非世刻意便不平矣

故曰聖人休休

焉

無為雖歷險阻之變
無則一味

平易

而不破矣

則

然

平易

而不破矣

字 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成生毀譽之變不足以滑和不入于靈府是以憂患不入邪氣不能襲。不以好惡故

其德全而神不虧。損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平易恬

天運流。行也其死也物化。物物同體任其變化靜而與陰同德。入于

門動而與陽同波。遂于大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正見不福去知

與故。總不知福先循天之理。一味平故無天災。循天

無物累。禍始之故無人非。不福先不無鬼責。不慮慮不

其生若浮。是天其死若休。隨物不思慮不豫謀。堯以

行也

是光矣而不耀。諸侯不期信矣而不期。下四句止明德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以精神純粹其寃不罷虛無

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反顯前非世之士教誨之人好惡喜

故心不憂樂。坦然平易憂患德之至也。一而不變也。生

天行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靜之至也無所於迕

動而與陽同波。是一而不變。無所於澹

後起是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無物累

之至也。光矣不耀信矣不期其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精用而不已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聖人休于恬惓

則勞勞則竭已于無為則精用不竭也復以水喻聖人常應常靜是以不弊不勞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道運行

化物纔見不雜不動之清此便是虛無恬淡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

雜其神純粹靜一而不變靜之一而不變澹而無為不與物交澹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養神之道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神喻養神之方不敢用也不輕

用者恐形勞精弊也寶之至也此何况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之物而不養乎

其名為同帝以其無象可象目之為同帝純素之道只是恬惔平易唯神

是守匣而藏之不可輕用守而勿失不雜不變與神為一一之精通

上際下蟠合于天倫與天合德矣是為同帝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結前尚行尚功名尚仁義尚江海之

士以見不及聖人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

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結歸處要見抱純素之道者纔

謂之真人其餘尚行尚名之人皆非正正之流非狂即狷也

繕性第十六

嘉定龔方中仲和甫較

繕

修治也

性於俗學

以陳之芻狗六經也

以求復其初

太初滑汭之質

也

欲於俗思

尚行非世

以求致其明

明其道德

謂之蔽蒙之民

恬養知

知雖

生而無以知爲

用也

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

知與

知與

知與

知與

知與

知與

上言有天下者順天道氣運以行不當取先王以陳芻狗示人故刻意篇教以平易恬惔乃合天德以其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故此篇但言不繕性于俗學俗思只以恬知相養深根寧極而待有存身之道便是體純素之人也不然喪已于物失性于俗倒置之民也

如人蒙蔽不知所向滑汭于俗學俗思反障蔽其性命之真是蔽蒙也

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

恬交相養

正知時不妨恬正恬時不妨恬知恬交養

而和理出其性

恬養

既久其性體露然自有融和之氣出矣

夫德和也

道理也

道德只和順德無

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則事事合宜

義明而物親忠

也

盡己之中既

純實而反

乎

物之情樂也

樂主和

信

行容體而順乎文

天理之節文

禮也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

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

由于節文而無情實是虛套也由情實而無節文是無理也

彼正

而蒙

自

已之德

德則不冒

人有其德所以不濫冒則學俗思所

以物必失其性也

下正明其不蒙已德濫及之所由

古之人在混

然

芒

昧之中即竅穴未鑿之本體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恬知

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鬼神

守其幽以見陰陽和靜四時順序災害不生而

羣生不夭

折人雖有知彼此

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以其彼正而蒙已德也

逮德下衰

要見冒則物必失其性皆不以恬養知者

及燧人

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雖順而有以知為者所以不一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

仁義禮樂

師是安而不順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

禮樂

之流濠醇散朴

釋

離道以善

大道廢有仁義

險德以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然後去

淳樸

性而從於心

為忠臣為義

孝子。○既心與心識知。而後有不仁不義之行機知且漸生而不足以定

天下。矣天下既不可定然後附之以文。禮樂益之以博。載籍文滅

質。樸博溺心。知然後民始惑亂。務文務博冒濫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正見繕性于俗學欲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是

蔽蒙之由是觀之。世道愈趨愈下不惟世喪道矣。道亦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喪世矣是世無道也道知人何由興乎世。

世喪道矣。是亂世也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是無道也

世無以興乎道。是無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聖人知道不隱故不自隱聖人未嘗自隱世不能

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謂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與命大謬

也。可見世不能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也。一于滄漠不見有一毫作為之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深根寧極而待。以待此存身之道也處亂世不為苟

身非藏知也。以其古之存身者不以才辯節知。

不以知窮天下。繕性于俗學是知窮天下也不以知窮德。滑欲于俗思是

以知窮德也。危然。獨正處其所。處此深根寧極而反其性已。聖人

出處俱有着落不似今時猖狂妄行此便是以活養知也。又何為哉。言無可為道也何也

固不小行

離道以善

德固不小識

險德以行

小識傷

德

是以知窮德也

小行傷道

是以知窮天下也

故曰正已而已矣

處其所是正已也

樂全之謂得志

不傷道不傷德是謂樂全樂其道德之全是謂得志

○又講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以益其

全德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樂性命之樂始為得志軒冕之樂非得志也何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

樂

其去不可止

性命

之真何有來去

故不為軒冕肆志

喪其平日所守之志

不為窮約趨

于

俗

學俗思○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深恨寧極而待其樂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深恨寧極而待其樂

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

樂未嘗不荒

于外物

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

已喪

之道德而荒于外物失性命之真而滑欲于俗學俗思是不知所本而趨其末謂之倒置之

民

也正結繕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是蔽蒙之民也

秋水第十七

鵲李徐肇森質可甫較

自辨擷至繕性總明應帝王之餘意此秋水一篇
 直發道之大由前天道篇云明白于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者謂之天
 樂與人者謂之人樂以此而觀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者非也便是太宗師遊乎天地之一氣者之
 人也以其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齊物也逍遙也
 天道也人道也無自而不可也世俗但知軒冕之
 樂而不知道之樂之大也故有至樂

秋水時至故以秋水命篇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渚涯之間故以秋水命篇
 不辨牛馬達望不明水之廣大不能辨別牛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盡為已有莫我若也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見水天一色不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

也海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世間道理萬般只聞得百件以

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申明上義何且夫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伯夷之義為輕者始

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道德淵玄汪洋無際實難窮詰其遠近小大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則幾局于仲尼之聞伯夷之義以為莫已若也吾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河北既自量知醜今之局北海于井底者亦可以少愧矣

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局于小見之人不可告以大者拘於

之虛也夏蟲蟪蛄之類不可以語於冰者言逐世之人不可隄于往古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鄉曲之士被名教束縛不可誨于道

者束於教也今爾既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知平日爾將可與語大理矣若不知自己之醜而據以道語之其秦韶武于聾耳

俗矣今爾既知醜不妨語于大理矣汝要知天下之水莫大於海道也萬川

歸之喻仁義禮樂百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注焉尾間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酌焉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七年八滂不增十年九旱不減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何自以比海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以成此形○以吾形在天地之間以天地之大吾之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尋不着也方存乎見少眇小之又

奚敢以自多以天下之美為書在已○下又解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四海尚

況北海之在大澤此其小之小者計中國之在海內中國海中一洲耳不似

稊米之在太倉乎中國在海中如太倉中一稊米耳

中國號物之數謂之萬凡物之有名相人處一焉處

萬物之中止充一數此合太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養舟車之所通載人處一焉其在九州之內人只處一件此合鳥獸草

木論此其比太虛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之也人在萬物中如馬五帝之所連揖讓三王之所爭奪

仁人之所憂患任士之所勞悴盡此矣言所爭所讓

毫末耳伯夷辭此馬之末以為名仲尼語此馬之末

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何也以其脂干大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正似向之自多乎水以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豪末可乎以其上言天地之大毫北海若

曰否不可何夫物量無窮不可局時無止時之遷

分無常盈虛之數終始無故生死循環往復無迹○

之小乎所是故大知觀於遠近觀遠于近故小而不
 以不可也為寡大而不多也何知量之無窮也證曷今故以
 證今以今明古猶後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而不
 之視今猶今視昔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而不
 跂之視難接昔之視今亦猶今知時之無止也察乎地天
 盈虛消長之數故得而不喜消則有失而不憂以是
 知一定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坦塗坦干故生而不悅
 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終則有始始則有終
 之陳述也以此觀之計人之所知知量無窮知時不若其所
 不知不知之知其生之時天地毫末有不若未生之

時無形之形大以其至馬體毫末之小求窮其天至大之
 域是故迷惑亂而不能自得其細大也由此觀之既
 尚迷亂不得小窮至大之域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言不知定其小也倪者緒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之兩頭取以為分別之義窮至大之域其所不知也此一轉又將大小二字
 窮至大之域換作精麓重重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
 細說向道理上去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直
 不盡而止非大自大視細者至不明而止非細夫精
 小之微也精者細埤大之殷也埤者大之盛小大

故異便

大有大伊小有小伊

此勢之

所有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

形者也

以其有形謂之精麤○若其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能

分至細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不能窮至大之域要見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所不知也

可以言論者

尤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是

物之精也

于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何言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也○便見物量無窮也○前云有小有小大到此言所不能

論意所不能察粗麤

是故大人之行

以其不同同

出乎害人

亦不多仁恩動不為利

不以物性志之謂完也

不賤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

亦不因

不多

食乎力

不竭人之力○有萬不同之謂富也

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

行之謂寬也

世之爵祿不足

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

德成之謂立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

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執德之謂紀也

聞曰道人不聞

可道非常道也

至德不得

無智亦無得也○這纔是

大人無已

歛

約

守

分之至也

何也以其知道之大不敢自多也○承上又一轉

河伯曰若物之外

爵祿既不足

勸若物之內

戮耻既不足

惡至而倪貴賤

貴賤從何而倪

至而倪小大

自而分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何有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尊君抑臣自貴而相賤也

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已。趙孟之所貴以賤差等觀之因其

所大而大之。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

小之。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

因其所小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因其所大則差等數

觀矣。以貴賤用觀之因其所有貴賤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貴賤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何也有無就如東西相反一彼彼看此東此看彼西然有西必有東有東必有西不可相無也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無功之用分定矣。不可定

定無以趣操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趣仁非桀趨暴則是非趣操無觀矣。又引証以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燕王讓而絕。同為退讓湯武

爭而王白公勝爭而滅。有與有滅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各有其時。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未可以為常也。一定常賤一定常貴也。見人之器

梁麗棟屋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器用騏

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技

也鵲鵲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也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稟性殊也。○若以貴賤為常。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堯之是。

而無師治而無亂乎。

師堯舜之治而無湯武之爭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

逆順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

有上無師。

陰而無陽。

有順而無逆。

其不可行明矣。

天下未有治而不亂是而無非者。

然且語而不舍。

畢竟師堯之是而非桀師堯之讓而薄湯武之爭是。

非愚則

誣也。

殊不

帝王殊禪。

相傳謂

三代殊繼。

子受于父謂之繼。○各有

其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白公爭而滅也。

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

湯武爭而王也可見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默默乎河

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實難定也何也知是

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河。但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

為乎。

既無是非貴賤然則我何適從。

吾何辭。

何受何趣何

舍吾終奈

何。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而賤賤而貴性復相尋是反衍也。

無拘。

定而

志與道大。

垂蹇何

少何多。

無少無多

是謂謝施。

施而不受也。

無一而行。

為乎不為乎是執一

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何趣

汎汎乎其若四方

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無為也無不為也。雖則

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

其孰承翼者不承私福私德而行也。

是謂無方。

無方者不執一而行也所以不

執一而行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者為何辭受不可恃乎其成一虛一滿不定位乎其形知分

取舍年不可舉時不可止知時之不可止也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正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年不可舉時不可止無動而不變未有始而不亂

無時而不移未有貴而不移賤者可見何為乎又何

不為乎夫固將其順自化而已化則不執一而行也河

伯曰既貴賤小大聽其自化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趨吉避凶之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必明夫坐作進退之

機權權者天地之大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以物害已者

經惟聖者能用之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富貴利達皆水火也寒暑弗能害窮通得喪時禽獸弗能賊

強食靡角是禽獸也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與物相薄而言察

乎靜動安危之機寧於禍福倚伏之變謹於去就趨避之莫之

能害也非薄之也故曰天在內恬漠人在外修為德在乎

天天德而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以虛無恬淡

明權為位躋躋高下宛轉屈伸反乎道要妙而語言不盡

極也是則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纔有安排造作之私便是人為也。故曰無以

人滅天。凡鑿竅于人為者是滅天也。滑欲俗思也。無以故滅命。凡不知趨避而竄身

于水火之中者無以所得。喪實此便是達理明權不以物害

已者所以戒謹守言而勿失是謂及其真。矣此其所貴乎道

也。此下正明無以人滅天言。人生世間不消管為

為也行不為也行一足也行多足也行無足也行皆

天機自動何可易邪。鼯鼠五技而窮。螭蛇無翼而飛

知巧何為風則無為而為聖人所以大勝也大勝者

勝于無。夔一憐。蛇足。蛇憐。風形。無風。憐目

目形綴于此。目憐心。遊心則神。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蹕。明流于彼。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蛇曰不然。非吾使之然邪。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者。蛇謂蛇曰。吾以衆

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耶。吾安用足哉。不用足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風貌。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躋我則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伏天下行道。蜚大屋者。能化蓋庇天。唯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不勝于知巧人爲而勝于達理明權

不以物害已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此爲大勝也。○下引孔子明大勝之聖人

無以故滅命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此何時也而孔子曰。來吾

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患禍命也。求通久矣而道不

得。行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欣欣然人樂其性非知得

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瘁瘁焉人苦其性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時有利不利也不在知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

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烈士尚然。况知道之士而悅生惡死也知窮之有命

諱窮久已而不免命也知通之有時。求通久已而不得時也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正是我勇於安命之時。豈有所懼也由處矣。處於聖人之勇

矣。吾命有所制矣。制于命而已無幾何。將甲者進。辭子曰。

以爲陽虎也。故誤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設爲問答者

正見莊子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公孫龍能困百家窮衆口勝于小而不勝其大也公孫龍趙

士問於魏公。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能合人同異。能離人堅白。然不然者。可不

可。不可者困百家之知。我能困之。窮衆口之辯。衆口之辯

我能窮之。吾自以為至達已。所謂聞道百以今吾聞莊子

之言汙焉。猶望洋也異之。莫辨使我驚異不知論之不及

與。若能以為論不及我知之弗若與。若能以為知弗若我

今吾無所開吾喙。使我口不能開何也敢問其方。不知夫子何

是若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

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何以吾跳梁乎井幹

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甃井缺而前成崖起水則接腋。兩腋

持頤。其口蹶泥則沒足滅跗。前小足還軒蟹。井中與

科斗。蝦蟇莫吾能若也。汝之困百家窮眾口以且夫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言他之樂

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

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不能各足却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

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失其所以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不知

之不可為分細大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

之不可為倪也

負山商蛇

馬蛇

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麗焉此便是極妙之言也

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

衆口自以爲至達

是非埴井之鼃與

以爲莫已若也

且彼

指莊子

方趾

履也

黃泉而登大皇

無北

空曠無涯

奭然四解

儻然立于四虛之道

淪於不測

移不以多少進退

無東無西始

於玄

妙莫測

反於大通

無礙無適不可也。○你言至達莊子反於大子乃規通之道方爲至達你言何方之依此其方也

是直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猶以爲論之弗及與知之弗若與

是直

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

正如埴井之鼃跨峙一壑之水自以爲至也

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

邑名

餘子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邯鄲國中所能之步

又失其改行矣。

以管窺之

見前欲得莊子是非之境極妙之言不惟不能學吾恐將失其故行也

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舊日所習謂之故言不要學行還去

守汝本等學問不然連自已舊業一失便無着落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

龍辯士也生平全靠這張口嘴窮人困人今日被魏牟賤淺一番不能復辯乃逸而走也。○此段要見莊子不以得

殉名者爵祿不足以爲勸不爲軒冕肆志者也莊子

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歟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

貴乎。言其骨雖貴無益于已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生雖賤亦有足

樂以賤易貴可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此下正見莊子不為窮約趨俗戮耻不足以為辱也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鳥鵩不棲者我能止之非練實不食。竹實人所能食者

我之非醴泉不飲。泉甘如醴者我能飲之於是鵩得腐鼠鵩鵩

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正如此鳥不知鵩之飲今子欲

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今之嗜富貴利達惡不吝腐鼠也觀惠子之知可發一笑結以濠上觀魚便見

莊子自適其適非外物之適也得性命之得非軒冕

之得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

循其本。向之所答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既已知我不知魚之樂而問我我以知之濠上

也。子既知我，我所以知魚也。○魚之樂，而人不知，魚之樂于水也。有道之樂，而世俗不知，要見至樂無也。
樂也 埴埴

至樂第十八

當湖孫弘祖令弘甫較

此篇言人有活身之道。纔謂之至樂，而非世俗以苦為樂者也。世人只因生關，看不破，故多累。達生之內，何為乎？何不為乎？物固將自化。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先將至樂虛設有可以活身者，無

有哉。今奚為。為至樂奚據。纔活身奚。苦焉避奚。樂焉處奚。

當從就奚。不當去奚。當樂奚。當惡然。後次第詳明。夫

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美服音聲所以

養形不得而憂反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積財以養形積財而不盡用疾作何為反傷其形所以外

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貴者

本欲尊崇其形患得患失謨謀日夜安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

達矣人之所以求富貴者本為延壽益命今惛惛久憂反累其形所以達也烈士為天

下見善矣見善于人求顯榮其身也未足以活身不能活身吾未知

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千古而下名稱達聞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

爭君臣義也三諫不聽當遂巡却去而勿與之爭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足活身不爭名亦不成不足活人誠有善無有哉還是活身的為

善活人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總前四段苦身疾作思慮善否烈士見善

不過圖身安厚味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

美服好色音聲耳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果樂耶苦身疾作果不樂耶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有言

樂吾以無為誠樂矣。無為便是真樂又俗之所大苦也。世俗不知

真樂以無為之故曰至樂無樂。樂之真所以無樂至譽無譽

譽反以為苦。故曰至樂無樂。樂之真所以無樂天下是非

非以世俗所樂之非為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

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叫明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能存身便可

以定是非。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下出化之所以芒乎芴乎而無從

出乎。二氣混芒恍惚而不知所從出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又且恍惚

而不見其所。萬物職職。各職其職皆從無為。而殞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徂無為哉。人能無為

天地混而為一。入出大化之中。任其銛鑄。彼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往返遊戲出入

死生。是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也。能活身方為至樂

可以定是非矣。○上言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段明

莊子達情通命之人。故不以死為悲。正見其能得無為之人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正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同于衆人而哀察其始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形氣轉變順四時循序而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以天地為室而我歟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死生去來元無形影順時序運行聽其自化而已人且偃然而寢為何而哭是以止而不

哭也上明氣變而有生所以不哭下支離叔忘心與

滑介叔忘心觀於冥伯之丘墓也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黃帝亦嘗休息乎此俄而柳癯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貌動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假借也四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地水火風如塵之聚集耳死生

為晝夜死生猶夜旦之常且吾與子至與觀人之化而化及

于我我又何惡焉化者有生之常豈有人之化哉

之氣變化假之而生以富貴壽善為樂而不知謂體

深曠蹙額以此為苦正見吾又未之樂之果樂邪果

不樂也莊子之楚見空髑髏貌有有形撒以馬捶

馬鞭也將前富貴壽善貧賤天惡撰出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妄

富貴敗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據要

名喪儉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不仁不義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貧賤凍餒之

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高邁年齒衰敗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何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此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何有亡國之事

無臣於下，何有不善之行亦無四時之事，何有東餒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何有年壽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恐其言之

謬妄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

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髑髏以死為樂，而以富貴壽善為勞累

所以蹙頰也。此下言聖人處世當順時應機為宜。此至樂無為之道，不可輕易妄操。匪人彼必相與異。

故惑未免有人惑則死之患也。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布

也，不可以懷大。』世俗以富貴壽善為樂，不可告以至樂無樂。綆短者繩井

不可以汲深，言知量淺短之夫不能窮至道之深玄。夫若是者，以為命

有所生，成而形有所稱，適也。夫不可損益，增減不得，一定不易

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仁義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治至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黃帝神農至治之道不得

則惑。未免心惑則死矣。吾是以焦勞煩憊發病而死。則惑，神惑亂矣。吾是以憂之。又引喻以

明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以其魯侯御

而觴之於廟御迓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言此至樂之道自養可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

食之鰭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

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此其世俗所養也語以至樂無為之說不惟惡聞且驚懼眩惑而逃遁之矣

又奚以夫誆誆為乎吾恐其驚而至于惑也○下言

適以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樂一也而有死生至彼必相

與異其好惡適其形者好之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能有短長緒小者不同其事名止於實循名責實義設

於適適當其才具而已不可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有

謂持福之道○未結以形形相禪化無窮要見萬

物職皆從無為殖一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形氣順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若果以我養生而乎予果以汝為歡乎不

順其

種類之種有幾得水則為水山塵垢初生得水土

之際水附岸處則為即青苔生於陵屯青苔生于田中高處

則為陵鳥車前草得鬱棲糞壤也則為鳥足名草鳥足

之根為蟲其葉為胡蝶胡蝶乃胥化之別名

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軟無皮殼其名為鵲掇鵲掇

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中來最强健乾餘骨之

沫又化而為蟲名為斯彌斯彌為食蟻也願輅生乎食蟻蟻生願輅願輅生

黃輓生乎九猷九猷九猷生黃輓黃輓生

况生腐蠶腐蠶生脊羊奚比乎不簞久竹生青寧羊奚比乎不簞久竹生青寧

草名根如蕪青其根若比連青寧生程越人呼程生

馬馬生人秦孝公時有馬生人人又反入於天地化機萬物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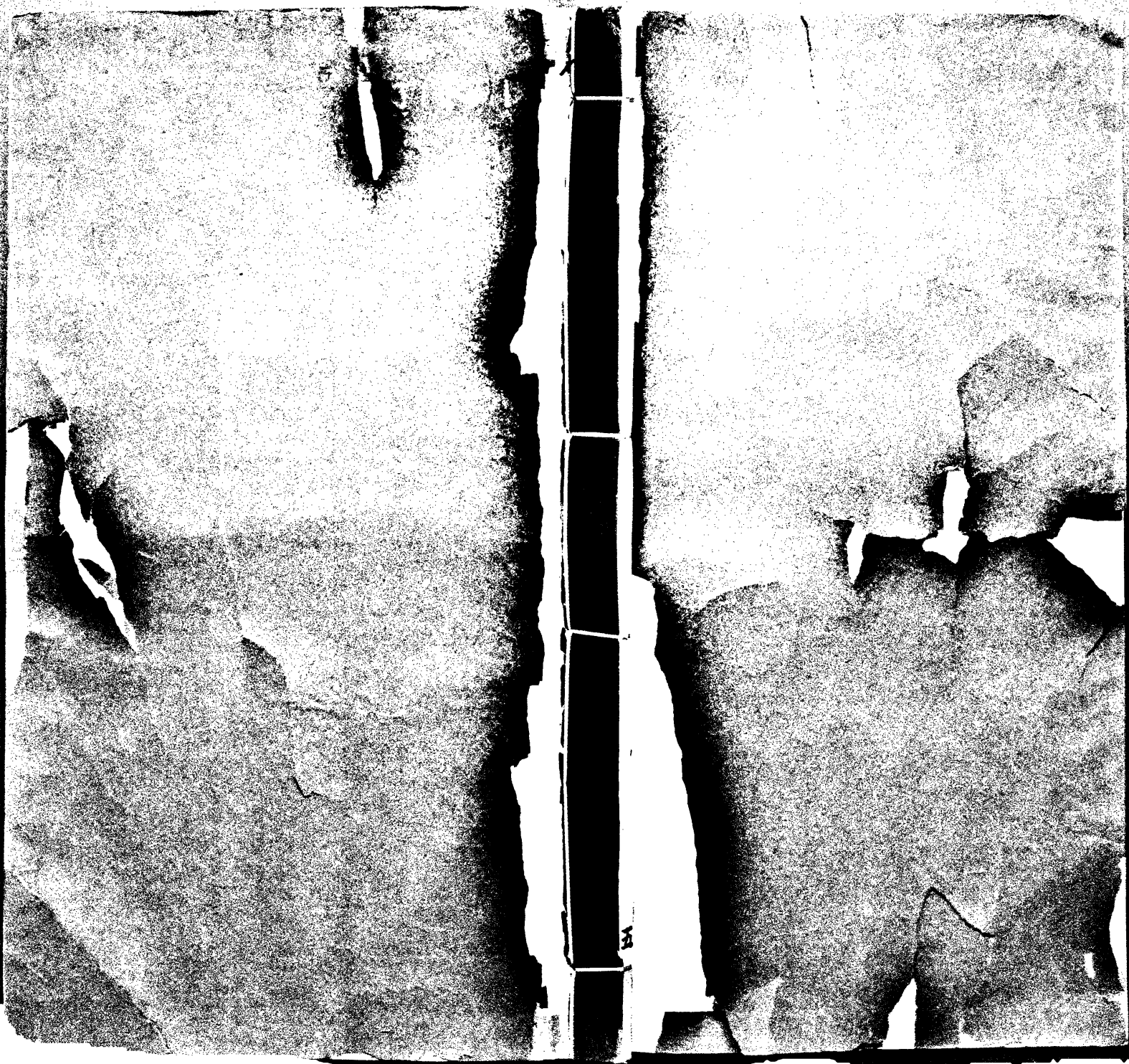
出於機皆入於機也無形無象之中而莫知所從

為哉有則足以活身出入遊戲大化之中而不嬰物累此是真樂也故名至樂

三
卷

卷
五

五



南華春點卷之六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達生第十九

此篇全章發揮至樂言修身者達此生原是虛假不爲形軀所累棄世遺生形全精復后火潛行不室不焚而物不傷也此其所以爲至樂

達生之情者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雖有而不有也養之何爲所以

不務生之

所無

美服好色

以爲

苦身疾作思慮善否

達命之情者

命有所成一毫不能增損

不務知之所無

富貴壽善

柰何

而安之若命

養形必先之物

聲色

貨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

有生必先

無離形形生本不相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者我也

是生亡也○形者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

正如生之傳舍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悲夫者悲世俗多聚財貨養此身形以為足以

存此主而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則世奚足為哉

則世間之人何足以備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物而養此身形為哉世間衣食之際所不其為不免矣既不能免則夫欲

免為形者莫如棄世莫如恬淡無為棄絕世事棄

世則無累不務知之無累則正平無累則不知形之

所以存遺形忘生使與天地正平則與彼更生天地

萬物合而為一是正平也

更相生化矣更生則幾矣幾於無為之道矣人也孰能事

奚足棄事何為而生奚足遺生何為棄事則形不勞

無勞爾遺生則精不虧無播爾精也形不勞是全夫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正平也正平則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天職蓋地職載凡在蓋載之內合則成體

頭圓足方散則成始歸于未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成其形體有始之先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以我之

形精不虧之人乃能與造化推移而更生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合天

地萬物之精天地萬物之精即我之精是則不獨與天為一而反足以贊助天人之化育矣○此下言形

全精復之人不惟相天入金石蹈火火而不窒不熱者神全故也以見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也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室不礙也蹈火不熱不熱也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戰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真純之氣之守也非血氣之言非知巧果敢之列居

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何以便能夫奚足以至乎先物出不得是色而已既

不室不熱夫奚足以至乎先物出不得是色而已既

是形色之物則物之造乎不形形之而止乎無所化守

純一夫得是而窮之者得是不形之形而物焉得而

止焉物不得而障礙之矣所以相彼將處乎真

無不淫之度而藏乎窈冥無端倪之紀立之本原而

何以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萬物之入于機出壹其性

遊乎物之終始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合其

德處不淫之度藏無端以通夫物之所造得是而窮

乎物之造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執道者德全

形全者神全物奚自入焉物無隙而人所以不室不

聖人之道也熱不慄也下又申明不

室不熱之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醉與不醉之人墜其神全也乘車亦不

知也墜車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以言

之人總不知有死生驚懼是故選物而不惜也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物不傷害而況得全於天之人而可傷乎聖人藏於天藏

無端倪之紀故莫之能傷也是以不室不熱○下又明不傷者以其無情于物而物不

傷也之紀復讐者不折鎔干以其無情也雖有忮害心者不怨

飄瓦飄瓦中人而人不是以其無忮也是以天下平均以見全天之人物不傷者

無情故也天下之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人既已平均此不忮不道也不開人之天鑿竅人為入而開天之

天無識無知如飄瓦之無情是天之天也開天者德生無為而為是

開人者賊生有心而為是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天在

在外內天行而外人為如此而行民幾近乎以其真人之道也○此下正見不

厭不忽人承蜩人也用志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

矰矰者曲背之承蜩猶掇之也猶手拾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以五

精神停審累二九則失者鎔銖所失者鎔銖之間耳累三九而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不過十之一耳累五而不

墜乃無復失猶掇之也雖然吾技至此亦不易得吾處身也若橛株拘

身若橛株之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如枯樹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唯一意專志蜩翼而不吾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若此何為而不得

是以猶擬之也。○又引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吾以此道見之病僂，丈人矣。○斯皆一其

性養其氣，合其陰陽五行之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顏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溺不失也。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渡乎觴深之淵，淵名津人操舟若

神，便利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游

之人不獨于水，無目而不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不待見舟，以其尋常行動出入有水。吾問焉而

不吾告。言傳也。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以其習以成性，不見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習熟之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

之覆淵猶車却，覆車却雖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以見乘亦不知也，陸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胷次者，是以忤物而不懼也。惡往而不

暇。此便是善游者數能也，瓦注之喻，以見津人之以巧不矜生也。若重外者，必不能沒水，恐其溺也。

瓦注者巧，注擊物也。以帶鉤注者，以黃金注者，婚也。其

巧一也。瓦鉤金所注，之巧則一。而有所矜，惜則重外也。金也，重鉤凡

外重者，必內拙。為重者必喪已，于物也，所以為內拙。

○下引單豹張毅以見重外之人矜生故也，是以傷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

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既遊其門，必有聞于

夫亦何聞焉

有何所聞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

亦何聞於夫子

謙言已不過糞掃門庭之人有何所聞

威公曰田子無讓

不必謙讓

寡人願聞之

願有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鞭其後則前者自行能達生便是養生也

達生之人不重外也不重外者物不得而傷也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

務生之所無以為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

務知之所無奈何者

高門

大家

縣薄

縣惟薄于門小戶也

無不

走也行年四十而有肉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也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也

外重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

皆不鞭其後者也

二子雖養生而不知生之所以養是重外也重外者內拙是不鞭其

後者也斯皆不能察安危寧禍福去就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者也又引孔子之言為律

仲尼

曰雖

無入妨

而藏

雖無出妨

而陽

采立其中央

枝立乎不入不出之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極其養生之至也○畏生之前以明

世人但知戒遠而不知戒近知富貴壽善養生而不知美服好色音聲之所以殺生也夫畏塗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

此為知也

人之所取畏者

知畏盜之殺八而不知

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

能殺

而不知為之

戒者過也

這便是不

善衛生之過也。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之。牢筴說彘曰：汝

奚惡哉？吾將三月。獐也。患養。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

以白茅為薦藉。加汝肩尻乎彫刻。俎器之上。言尊貴則汝為

之乎？汝肯為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寧處貧賤而生，不願富貴而死也。自為謀則何生有？富貴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楯之上。有文縷之上。聚僂筐之中則為之。

世俗之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為之。為彘謀則去之。不如食以

牢策自為謀則取之。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所異彘者

何也？自比其身不如彘者何也？物欲蔽之也。○引桓公為問者正見今之富貴傷生者自傷之也。物

何嘗傷人以其外重所以內拙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

病。倦怠失魂之貌。數日不出。齊賢國士有姓皇子名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桓公欲霸而未得忿怒滴積鬱

抑之氣精散而不反，則為不足。鬱抑之氣上而不下。陽散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陰發則使人善怒，不上不下

上下不和。中身當心則為病。此其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

鬼乎？曰：有沈水汚。有履。神竈有髻。竈神戶內之煩壤。戶內

糞掃之餘積之。雷霆處之。鬼名。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蠃。鬼名。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洺陽鬼處之。水有罔象神。丘有

翠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神。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桓公所見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

其長如轅車上之橫木。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

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成疾。皇子以一霸字微言挑動。是以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闕雞之喻要見物與物何以相遠。兩物相斬所以闕也。今養生之人造至乎不

形正如望之似木雞矣。物焉得而止焉。所紀潛子以不闕也。渾然大樸之德全矣。無隙可乘。

王荈問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言其堅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嚮而應。見影而動。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雖不闕而欲闕之氣未消。十日又問

曰：幾矣。幾于可闕矣。又釋上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不應影嚮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樸實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德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蹈金石入水火而不變不窒。是謂無敢應者反走矣。○此段言德全之人安

于性命之真。順物之自爲而無容私。是以入水不溺也。孔子觀於呂梁。水中有石絕處

曰：縣水三十仞。七尺曰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傷流而拯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夫子見其水中出沒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後見其行歌自若所以

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

水與汨偕出汨湧從水之道從水行之道以出沒而不為私焉

不以已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陸而安於陵不知其為陵此為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不知其為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不知所以入不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此其所以為命也○此下言無已私之人

不惟蹈水火至于百工梓慶梓人名慶魯之巧匠也削木為鐻

器一云鐻樂器似夾鐘鐻成見之者莫不驚其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言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其氣也氣聚則神凝必齊以

靜心靜心便是齋不敢懷慶賞非譽是靜心也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不動忘

吾有四技形體也七日後輒然忘四肢形體是忘我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不知慶賞爵祿也其巧專而外滑消不知非譽然後入山

林觀木天之性不待彫削形軀至似矣然後成見鐻然後順其

現成之錄形而咸之然後加手焉加手刻不然則已若不得美材寧

止而不則以我然合物天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此便是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通乎物之所造

與與者不敢自是其削之善欲以質之魯侯也○馬

可輕試過求過東野姓稷名以善御馬見莊公進退

中繩若繩之直左右旋中規若規之圓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織

是也使之鉤百而反百反而驅之如鉤顏闔過之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信稷之技精以聞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知馬之敗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以此故曰敗此下總明上之削錄累在

不以心稽者以其靈臺虛靜不窒工倕堯工旋而盖規

矩以手旋物而盖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故其靈臺之地常靜一而不忘足屨之適

也屨忘于足以忘要帶之適也帶忘于要以其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內無不內變外無是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言形與物

水適水在火適火至于削錄弄丸無往非適以其忘

此道術之人要樂天知命安于貧賤為無為事無事

不可飾智驚愚修身明汗此便是保身全生之道若

如不善藏護眩惑于人抑亦非有孫休者踵門而驚

託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不見德于人也謂不脩也臨難

不見謂不勇謂不見義于衆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無爲而爲所不恃長而不宰爲而無爲所以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

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

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爰居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莊子自謂指與物化而不

以心稽無往非適之旨是已養之物不可以

今休歟

養人何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恐其惑也

啓歟

小孔竅也啓開也

寡聞學識之民也吾告以至

人之德譬之若載鼪

鼠

以車馬樂鳩

鳥

以鐘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

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要見造是道者必須學問廣傳知識高明之人

乃可趁承管窺之見以蠡測海之聞之正如載震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惡能無驚乎哉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第二十

宣城詹應鳳曰至甫較

此篇以山木命名者極言世俗薄惡材與不材俱是招災惹禍之端未免有中道夭折之患惟乘道德而浮遊能虛已以應物其孰能害之也係休不知出此反以餘知驚愚修身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無中道夭于輦盲跛蹇亦幸矣又何暇天之怨正見係休露才揚已不能深藏若虛也處世之道當如是乎更與人間世參看○山產也產生萬物也又宣也能宣散氣生萬物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歟？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既不得以無材棄之，亦不得以有材忌之。
處世亦可，遁世亦可。然而非道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乎
 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不見有材譽之，亦不以無材毀之。一龍一蛇，或
 或與時俱化。隨世污隆遷變。而無肯專為。不執一而行，也不可得而比，不可得
而聖圓轉活。一上一下，或在田或在淵，無非。以和為量，浮游乎
 濔莫可端倪。

萬物之祖。眾父也。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
有天下而則胡可得而累邪？以此行遊，既不節智，驚愚又不修身，明汚
何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處世之法則也。汝不知處下尤可處上之道，最
 難。若夫萬物之所貴，重人倫之所傳，則不然。交合
 則而離，功成則而毀，方圓廉潔則而挫，尊顯則而
 擬議之，有所為則虧之，賢則謀之，謀則忌而，不肖則欺
 不肖則欺侮之。然胡可得而必乎哉？不可悲夫，悲
則材與不材之患。弟子志之。欲免乎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言非道
情之險。惡如此。材與不材俱不能免也。市南宜僚教魯侯剗形去
皮酒心去欲便是乘道德而浮遊之人，也是以免乎。

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

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尚神以邀福尚賢以輔政親而行之無須更離

可謂盡矣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然也言不應有患而居然不免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魯侯不知致患之由以其敬鬼尊賢而欲

除之則淺矣又說箇譬喻夫豐狐大狐也文豹豹有文也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安其固陋可謂靜也夜行晝居慎其出也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謹其邀求無害于人可謂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原無

罪于人而居然不免者其皮為之災也患之所由生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剝其形棄去其皮濯其心去其私欲而

遊於無人之野遊于無何有之鄉這纔是除患之術敬鬼尊賢不亦迂子此下明無人

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釋上建德其民愚而朴少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無已私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也

不知義之所適無分別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往來也猖狂妄行

率性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生若浮隨寓而安其死可葬其死

若休無適不可吾願君去國捐俗棄去世俗事為與道相輔而行輔

而行則可以免乎累矣下又為羸弱君曰彼其道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

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江無舟難渡。山無車難行。奈何。而市可也。

南子曰。君無形倨。是剗其形也。無留居。是去其皮也。以爲君車。

則可以行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是酒心去欲也。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空曠無涯莫測。其際轉行轉遠。

而無所終極。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私愛情欲。知識祇爲僞。送之具皆自崖而返矣。

正如太末。重處處能緣。不能緣于火焰之上。君自此遠矣。便與道相輔而入于無人之野。

矣。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已也。有已則有累。見有於人者憂。此不獨國

凡見一技一能于人者。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皆招患之端。是爲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力于我。吾願去君之累。無人也。

除君之憂。不見有也。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是建德之國也。上

語意已足。又將虛已遊。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

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呼其擇開迴避。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矣。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也。向也虛。無人也。

而今也實。有人也。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之所以

有患累者。只是不能虛已。能虛已之人。便是秉道德而浮遊者也。患何從生。○下引北宮奢抱樸守一虛

已遊世免患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衛靈公

賦歛以為鐘歛民財以鑄鐘為壇乎郭門之外郭門之外為壇以鑄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鐘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縣此編鐘也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慶忌之所以問者見其成之疾速恐其藏仁要人故日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更一其心志無敢奢聞之下

一之間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奢嘗聞此一侗乎其

無識侗乎無識貌儻乎其怠疑亦無心于萃乎芒乎任物

乎集芒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侗乎

從其彊梁彊梁者我亦從之隨其曲傳曲傳者我亦隨之儻乎其怠疑也

因其自窮因其力之自窮不強其所不堪也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

挫不以物挫吾之志而況有大塗者乎何況有大塗之人而

自然不物于物也下引太公任弔孔子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汝知東海

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玄鳥也其為鳥也紛紛猥猥奮飛

之貌不露才也而似無能不見能也引援而飛彼此援引而迫脅

而棲安也進不敢為前不敢為後落後

恐取食不敢先能獲善也嘗必取其緒人棄我取也是故其行

列不斥

不惟同列不斥逐

而外人卒不得害

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得而害之

是以免於患

也

直木先伐

也

甘井先竭

也

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

于患也

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自

其能者人必從而毀之矣

功成者

歸功于人名成者

虧而抑損之

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便是以德分人也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

而不名處

道之行也而不可以有道自居得行其志也而不可以功自任

純純常常

其心平

乃比於狂

乃比于猖狂而不知所往者同

削迹捐勢不為功

亦不為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若伐已之能顯人之所不能是

責人也既無責人亦無責也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者也

何以有聞為喜哉

孔子曰善哉

孔子禮法之士犯患見逐何也以其見有

于人也太公任一言而悟遂稱之

辭其交遊去其弟

日善哉善哉者喜其言之善也

子弟之所以接交遊集

獸不亂羣

不驚羣也

人鳥不亂行

其行列不斥也

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

人之所以有患累者以其驚群動眾矜張其有是以不免能虛己以遊鳥獸不惡而况人乎便

是外人幸不得害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

後

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也何或曰為其

布與布貨財也赤子之布寡矣寡少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累多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璧以利合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利交者遇有患害則掉臂不顧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父子一體也遇有患難如救然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

者則無故以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絕想當時從遊之士亦有逐名奔利借交于門牆者有是

以迫窮禍患之後孔子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教矣徐行

翔佯不自得之狀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不為揖讓之禮

于前交淡其弟子愛敬益比尋常更加進也淡以親也異日桑

雥又曰舜之將歿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緣虛

而情莫若率真率簡便緣則于道不離真率則自適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弟子無挹于前也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此便是假人之亡也又可以聞為喜哉

便不可強行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帶也係履履軟以索結之而

過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病困莊子曰貧

也非憊也。何以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

也非憊也。君子得其時則駕不此所謂非遭時也。設

明以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之良也。攬蔓

其枝。攬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然。而王長其間雖羿善射逢蒙羿弟子

不能睥睨也。遭時之士雖有百發百中。變手段而莫

因多而弱。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

悼慄此筋骨。與攬蔓其枝。非有加急而不柔也。為何振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惟其所處之地不善故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不可此比于

之見剖心徵也夫。比于之見剖心者以直道而行昏

今日苟安性命于亂世以爲幸矣。而欲無憊其可得

乎所以憊也。下引孔子歌焱氏之風者以見士有

道德不能行只宜安命順化正已。孔子窮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也。右擊槁枝也。而歌焱氏

之風。歌古無爲帝王有有其具。有枝策而無其數。而無

有其聲而無宮角。不調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如泥犁分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立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推廣已之心而造大也。至于無所愛已而造哀也

遂及其過哀于愛已之聖而曰回無受天損易。生定貧

損無受人益難外來富貴無始而非卒也未有始而

人與天一也天損人益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天乎人乎

總未可定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

恆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天道運行萬物以

天定也吾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流行坎止與之偕

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天乎所以待天者或饑或渴順天地氣化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利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是物

之所利乃非已也利于物不私吾命有在外者也貴

外來之物于已性命分上無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非其有而取之吾若取之何哉所以不取故曰鳥

莫知於鵲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不宜所處之

肯居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走而不取者惟其畏人也

而反襲諸人間巢于堂皇之上此社稷存焉爾以泥

爵祿之人天下樂推而不厭以爵祿寄之者何謂無

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言其

之多形相禪而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人益天

不知其誰禪之者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益天之益也有天損亦天損也人之不能有天樂富貴而不知

安窮性然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見今日不受天損者順天道

氣化以行正已而待之晏然體逝而終其身矣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此下正見人益之難受言世之見

得忘形見利忘真者誰肯剝形去皮洒心莊周遊乎

去欲而入于無人之野是以不免于患也莊周遊乎

雕陵之樊樊籬也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可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大不逝目大又不覩褰裳躍步何鳥執彈而

留之未觀一蟬方得美蔭樂其樹蔭之美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螳螂執草翳蔽而欲搏之見所得而忘其形也異鵲從

旁而利之利其所有見利而忘其真見螳螂之利而廢其

其真也莊周怵然驚曰噫物固相累螳螂累雀而二類

相召也蟬召螳螂螳螂召雀彼捐彈而反走虞人逐

而辭之以周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辭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庭

弟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

吾守形而忘身吾為守形之學以逐鵲之故而忘之是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未免見利而忘真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人俗必開禁從其俗則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

辱吾所以三不庭也。蓋悔也。此篇起以山木未結以才。能之人不當見有于人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美惡與人無預。所以不當見有于人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功成者。隳名成者。虧便是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安往而不愛哉。天下之所樂推也。孰能害之。

田子方第二十一

鹽官陳昌懋仲修甫較

篇首田子方稱谿工而不稱順子者。以順子不見有于人也。知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惟虛緣葆真正容悟物。使入之意消耳。子方莫可名狀。無可稱謂。所以不稱也。此便是不教不議。虛往實歸之至人也。當與德充符互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子方文侯之師。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

故無擇。以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文侯意謂子必有所師不

稱師而稱谿工何也。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既有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何以見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真則不變

物而體清而容物清者患于太潔今清物無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滑欲于俗學俗思之人見其

利之念不覺渙然惟其悟物之妙有難以語言形容

所以不稱說也○要見說道之人與行道之真亦人

相逕庭可謂知者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

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達矣全德之君子

言順子履踐懸遠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今吾聞子方吾聞子方不言而化吾形解而不欲動向

於其血氣以爲仁義今順子不口鉗而不欲言陳于

往古以明聖知今順子不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所

學膚淺如土梗然爲棄物耳無益于已吾夫魏真爲

我累耳此下正明不假言說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務虛文而

陋於知人心日用事爲之際無吾所以不欲見也至於

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

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有以教益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何也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威儀詳序于折旋俯仰之間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機知變化言笑風生其

規規諫我也似子語言其訓道我也似父教戒深至是以歎

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

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口不言而目

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豈容更有言說此下發明夫子存乎道

而玄感之妙非言意可及要見道由心悟不立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蓋以馬喻夫子神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直瞠

貌視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者夫子言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

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回可謂得夫及乎

子奔逸絕塵去速而不見塵也言其妙處不可知不可及而回瞠若乎後

者何也下發夫子不言而人信從不黨比而人周至

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君人之器而民自歸往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不知夫子神用之所以然故瞠若乎後矣此吾之所以問也仲尼曰惡可不察

與言此而日用不知夫哀莫大於心死言人哀莫大

此心下落是心死矣而人死亦次之也○蓋人有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以日比方也有目有趾者待

是是日也而後成功目成見功是出則存日出是入則

亡日入而息萬物亦然萬物莫不以心為法則有目有

待也而死則生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有待也而

不化以待盡有待也而死效物而動日夜無隙效者順成

亦喜人言亦言日成見足成行而不知其所終此心

動作紆為日之與夜無有間隙死生窮達饑渴寒知

之所終窮也薰蒸然以其成形暑日夜相代而

命不能規乎其前也丘以是日往以此心日出日入

而已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日用事為之而失之

若乎可不哀與此所謂哀莫大於心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言此日用事為之際更當深思自得向汝言不得說不

無彼已盡矣除日用之外而汝求之以為有有所未

為汝是求馬於唐肆也言其不自省察而于我求是

發明馬求我安得入道汝不知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你上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是

吾服汝也甚忘汝之亦言服吾之也亦甚忘更須盡

無一毫舊染是甚忘也設有毫毛知解未盡未免以

有道自居而心不虛便為障道根本矣是以要忘

雖然汝奚患焉

無患莫把捉也

雖忘乎故吾

雖忘乎服吾步趨之故吾

吾有

不忘者存

言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正見雖忘乎故

吾吾有不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也似非人

形若槁木一般

孔子便

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

眩惑

其信然與

信夫子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

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獨者專志也

老聃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

太初也窈冥之門也

孔子曰何謂邪曰

困焉而不能知

蕩蕩

口辟焉而不能言

物之初言所不能言知所

不能知也

嘗為女議乎其將

畧議乎其形似

至陰肅肅

嚴凝所以

肅至陽赫赫

舒散所以赫赫

肅肅出乎天

肅殺之氣出乎天陰根陽也

赫發乎地

陽剛之氣發乎地是陽根陰也

兩者交通

致中

和而

萬物

物生焉

此亦是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義

其形

萬物于是乎出是物之母也宜其幹旋萬化而為之紀矣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有形便屬物

矣物與物何足以相先惟其無形乃能紀持眾形也

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似有一物主持之者

而莫見其功

功生有所乎萌

芒乎隱乎而無從出乎萌乎恍惚

歿有所乎歸

而無有象乎歸于窅冥

始終相反乎無有

端倪

而莫知乎其

所窮非是也

非此為之紀

且孰為之宗

誰為之宗主而紀持萬化者乎此便

是物之初也孔子曰物之初已言之矣請問游是老聃曰

夫得是而行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纔可

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其遊曰得物之初

生萬變草食之獸不疾易藪。猶草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猶水也。鼠肝蟲臂易水也。均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易水易藪雖小有變其本然之大常不失也。○是

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萬物以天下為所得其所一而同焉。得

下之大常而同乎萬物則萬物則四肢自體將為虛

垢而處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死生尚不能滑而况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得喪禍福死生去來無介意也

隸是棄隸者若棄泥塗。至貴國爵并焉何也知身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失其所貴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且萬物之化何有終極其變可勝計也夫孰足以患心。既貴在於

于小變所以此心無患已為道者解乎此。言為道之人無所別

也何為不樂真樂也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言夫子之德既配天地夫子天地而猶

假至言以脩心。猶假言說古之君子孰能脫焉。古之

中孰有脫于語言文字而為道者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汔也酌取也決

諸東方則東源決諸西方則西流以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

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至人雖不修而不妨順機應物豈為物而修而為者哉以

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既不脩而物不能離者何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

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雖不修不妨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天豈為物而高而

厚而明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如醯雞中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被仁義聖知蓋覆此心空過一生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不知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無言說無修為是天地大全而無遺

剝之全道也此下言儒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

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士之服物具有表則非漫然者

○服之不乘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觀天之道執天

身之災也天履方屨者知地形知天下山川之險阨地形緩佩

珎者事至而斷能隨機斷決○有君子有其道者未

必為其服也道豈在服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為不然何不號令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歟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

一丈夫孔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

曰千方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吾所以言少也。○取譬近事以況無心。百里干富貴利達而不知富貴利達隨之矣。

奚爵祿不入於心？

奚之飯牛自適未嘗有干祿之心。

故飯牛而牛肥。

牛亦得自適其性而肥。

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歿

生不入於心。

完廩浚井而不以歿生動心。

故足以動人。

成邑成都受禪皆動

人也。○言世俗之人爵祿不入於生，不動尚且動人，況得至美遊乎？至樂之道而不動物也，所以至人之

于德也不修而物不離者何也？以其真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

畫史也。

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

然不趨。

儻儻舒閒貌。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衣槃礴贏。

解衣露形。

君曰：可矣。

神閑氣定意在筆先。

是真畫者也。

道只是一味真無修飾無作為任真率意而已。無別有也。○此下要見有道之士用行含藏有道則現無

道則隱調而應偶而會曾無縛着之心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

望也。

而其釣莫釣。

無曲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有釣之也。

常釣

也。

日如是。

文王

察其賢知其意于釣。

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

臣父兄之弗安也。

恐以政授匪人所以不安。

欲終而釋之，用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

民之所以生者天也。今夫丈人者天也，何忍釋之。

於是旦

而屬諸大夫曰：

屬告也。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先王也。黑色

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

一蹄偏赤。

號曰寓。

寄也。

而政於臧。

丈人。釣人也。庶幾乎民有瘳乎。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無天也。臧丈人天也。寄

而治之疾有瘳矣。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而欲之當行其言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又恐諸大臣父兄疑而不信故曰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有他疑。又何卜焉。不須卜也。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施新異民便也。偏令無出。不顯已能

無專為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壤散其羣聚之衆無私福也。

長官者不成德。無私德也。醵斛不敢入於四境。守四夷也。

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不可得而親疎也。長官者不成

德則同務也。效力者衆不知所務也。醵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不二三其德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言善政雖行之于一國而尚未廣施之于天下以見文王

有天下之心是以臧丈人昧然而不應。若不聞也。泛然而辭。泛泛

不甚堅確。朝令而夜遁。而臧丈人終身無聞言其隱遁之妙

○文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文王之德終其身不敢有聞于世也。

又何以夢為乎。又何假于夢。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國柄非細事也。以一鈞徒赫然師尹于士民之上未免羣下致疑以夢為者聖人之

大權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不過直循人情于一

時耳無可識議。此段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

盈滿也

措杯水其肘上

肘平可措杯水于上言定也

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

發矢適去而後矢又寓于弦上言其精而方來之矢又寓于弦上言其精

也當是時猶象人也

形似木偶

伯昏無人曰是有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也

下驗明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面向高山背臨深淵其足大半

垂于綦御寇而進之

自非氣專神王惡能若是

御寇伏地汗流

至踵

吾人盡生平所學所造臨處生患難纔見尋常意帖不穩帖世之自瞞自昧以有道自居者至此假不得也不免汗流至踵也彼至人者德充于內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背適所以臨金匱而神

氣不變也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

以其志在眩悅人目是

爾於中也

殆矣夫

足以占爾等中矜持之念惕然危矣夫。此段見百里奚爵祿不入

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

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

疑其得失不介于心

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而但子之用心獨柰何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

有過人

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

得失之非我也

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來是其來去是其去我原無去來有何憂于得失

言無過人也豈獨

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其可貴者其責在彼邪則亡

乎我言令尹之貴若在于令尹則我原無貴○若其可貴在我邪亡乎彼則無

令尹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還想于天地之間誰貴誰

之矣又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所以憂喜仲尼聞之曰

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貧賤不能移足美人不得濫

富貴不能滿是盜人不得刳威武不能屈是伏戲黃

帝不能遊心於不得友也黃帝問道於廣成死生亦

大矣而尚無變乎已况爵祿乎不憂三為不直也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不室入乎淵空而不

濡入水處卑細而不憊處貧賤危厄之充滿天地道

塞乎天地之大為而不恃既以與人已愈有而無所

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也○未結

以無論貴之與賤要在存乎道道之所在無適不可

存亦可亡亦可得亦可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凡有亡國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凡之所存者不在凡而在道凡亡而存道夫

凡之亡既不足以喪吾存則知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也○所存者楚也非道也存楚由是觀之則知凡未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言外物去來無有定在然則世

惟虛緣葆真靜已待之而已無可爲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秀水徐世淳中明甫較

此篇總發揮此個道體知不得言不得見不得聞不得爭裸裸赤灑灑無絲毫染汙方爲了當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塵也○前以混沌竅鑿分而爲識爲知今死生不變爵祿不入之至人既返樸還純無以知爲用也此知之所以北遊也北沉冥之地北遊者遊于幽暗不明之地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玄是道

登隱弁之丘

弁起立貌

而適遭

無爲謂焉

已是相見了也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以其

有知所以發問

何思何慮則

纔

知道何處何服則

纔

安道何

從而何道

而則

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

以其無爲

口忙

三

三

謂所以非不荅不知荅也。不知處最親切一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白道之似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復以前三問問乎狂屈。狂屈曰：唉。若應聲予知之。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四辯莫能談其狀吐露不出雖忘其言猶

知有道便知不得問。反於帝宮。以黃帝無為而為見

黃帝而問焉。復以前三問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只為

分明語齟令所得遲。道無名從何而知無處無服始安道。道無形從何處安無

從無道始得道。道無方從何處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無為與彼狂。無為不知也。其孰是耶。三人者孰是耶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以其不知荅也狂屈似之。中欲言而忘其言似乎近道而

非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不知荅也夫知者不言。開口成雙句揚眉落

二三凝意不得。思索不得也言者不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陳睦州見人入門便問是甚麼臨濟見人便棒

教也。以其不言而化不道不可致。道無形無相何從慮而為使人之意消也

言言者德不可至。上德不德至則未免著迹仁可為也。仁者心之德就有可

為也有為便義可虧也。義于道有疎親禮相偽也虛

飾貌于道不實。故曰失道而後德。以生生之德而輔相之失德

而後仁。以愛仁利物而贊襄之失仁而後義。以事為得且而相成之失義

而後禮

禮文節目而補助之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美觀而不實是

謂道之華以其相偽也是亂之首也

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者去華而務實也

又損之

絕仁棄義

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為之地未到無

甘露瓊漿皆毒也泊至無為牛溲馬勃無非藥也一莖草可以作丈六金身用所以言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今已為物也

為器矣

欲復歸根

復命至于無為之地

不亦難

乎

是為難也

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今欲反其道德之易者其唯行不言之教之大

人乎在大人分上

生也死之徒

方生就死也

死也生之

始

方死就生方生孰知其紀

孰知其紀

孰知陰陽之氣二者和而物生焉是為之紀也

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

之生氣之聚也

生者塵垢也

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

死生氣之聚散

耳若死生為徒

知死生為一氣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

吾又何患故萬

物一也

萬物死生有亡同一體也又是何分別是生非生是物非物

是其所美者也

為神奇其所惡者

死也

為臭腐

知而不

臭腐復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一氣之所鎔鑄耳何貴何

賤何死何生是以

聖人故貴一

得其一萬事畢一者無為也與天地合德與萬物同體是

得至美而遊至樂者其唯大人乎所以知不得知謂言不得也此下直遺其知知之所以北遊也

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我與汝終不近也。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不知之知是直

也。此其似之也。似者想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低頭纔擬意，鵠子過新羅，何況知所以不近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為知言。知道之言也。此下明道之所以不知，不言者何也？觀天地之謂也。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言所以利天，何言哉？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節候氣序曉然有定，制而不犯，商量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君上臣

子從織而衣，耕而食，聖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達萬

物之成理。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萬物既有成理，又何有作為？觀於天地之謂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

不足所以不作不為也。今彼神明至精，之妙與彼物百化物已

死生萬變，方圓異象，莫知其根也。然是根也，扁然而與萬

物遷轉變化，自古以固存。者是也，言此道之大六合為巨。可謂大也，未離

其內。何嘗出于絕園之內，秋毫為小。可謂小矣，未嘗離乎矩矱之外，畢竟待之以

成形，體天下莫不以此沉或浮，而終身不故。臭腐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既陰陽運

序此便是神明至精，與彼惛然恍惚忽，若亡而存。不若

百化物以死生者是也，不油然流行，不形而神。不妨太呼則大應，小呼則萬

物畜之養，而不知。可見道之在天下，日用常行而不

如當面錯過也，正見無為謂真是

也以其不知也。此之謂本根。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不知是真知。

物之可以觀於天矣。便知大美不言明法不議也。○

明日用常行如。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何體任是以。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形既正明將自正是正汝形也。

天地萬物為一。是一汝視也。攝汝知。無思慮則一汝既一汝視則天和將至也。

度。出入以度。形神將來舍。既精不搖形不勞不勞也。德將為

汝美。油然不道將為汝居。亡而存。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破衣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

說。這便是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行歌而去之。○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有道故自持。媒媒晦

晦。形容其晦晦昧昧無識無知。無心而不可與謀。無道之彼何人

哉。故復贊之曰彼何人哉而于道之親切乃能若是

沒處著。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畜有也。孰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地水火風四大聚合而成非實有也。不獨身形不有。生

亦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交通成和而後有氣氣變

而有。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有性則有命死生

得喪禍福之變。天地之行也。順成而已矣。誰是汝身。○下莊子又為戀戀子孫者頂門一針不惟身非汝

有至孫子亦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

於一般誰是汝故所以空然行不知有。所往處不知有。

所持食不知有。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非吾之身也以此觀之

又胡可得而有耶。身尚不有又何得有夫道也。此下又把道之一字泛論一論

言此身與天地萬物俱是彊陽之氣又何必貴乎道所

言道者生物之根也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貴在

虛緣葆真隨機應物不執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

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必齋以淨心心有室塞不

通而疏淪之澡雪而精神。精神未澡者漂雪而滌滌之培擊而知。知識

固者培擊而碎之纔可達道夫道宵然難言哉。宵者與妙深玄不可言語極其高深

是以難言哉言將為汝言其崖。際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天地日月之昭昭而能為有倫生於無形。萬物職

倫類者皆從無精神生於道。天非精神無以載日月非精

神無以照臨萬物非精神無以生植精神形本生於

精。陰陽媾精而萬物雖以形相禪而倫類故九竅

者胎生。胎生之八竅者卵生。卵生之竅有八言雖是

各有成理以明神其來無迹。無從出乎其往無崖。

忽乎芒乎而無門無房。無出入限礙四達之皇皇也。

無何有之鄉廣莫邀於此者四枝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思慮

惴達不思而知耳目聰明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其用心不勞調而應其應物無方不執一而行大扣則

大應小扣天不得道此不高地不得道此不廣日月不得

道此不行萬物不得道此不昌此其道與道與者言此道

略而已不且夫博之不必知求道者欲以博而辯之

不必慧欲以辯而言道可不必知知道者欲以博而辯之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有知有慧而不為加益損之而

不加損者無知無慧而不加損入聖人之所保也聖人

知道之不可損益所淵淵乎其若海深之又深魏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

宿是運量萬物而不置任萬物之長短修遠則君子

之道是君子開物成務體運行生殖而不置則君子

皆往資焉而不置萬物資始乎此而不置此其道與

行乎萬物中國有人焉此莊子自謂也中非陰非陽

首道也詭公有云人皆被十二時辰轉我處於天地之間

於天地直且為人耳而不知將反於宗將反於未始

也自其本觀之生者暗醞物也暗醞氣聚聚氣聚雖

有彭祖壽殤子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如白駒之

過隙耳

又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而不知此身如聚沫如空花是非於空花聚沫之中

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者也又何有于人貴人賤哉所以知與不知言與不言俱用不着也○又一轉既是

壽夭相去須臾之說而又有君果肅有理草木無知臣父子尊卑先後之序之謂何

有條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之中等列高下雖難于辯別所以相齒而

而不紊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遭遇于君則爲君道遭遇於臣則執臣道而不違抑亦

過之而不守不守一定貴一定賤也何也以其調而應之德也如吟

此唱彼和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空空然如木偶而應

此便是運量萬物而不置也此便是帝之所以興王之所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此起也又明須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

而已無有幾多光景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倏焉而出油然漭然莫

不入焉倏焉而入言其運行之速頃間不停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哀之免死則孤悲是生物哀也人類悲之入則族類悲惜是人類悲也解其天

殒墮其天袞袞弓囊袞衣囊言人有軀殼如天以殒袞拘之今去而之死是解之縻之也

紛乎宛乎四大分張之時手脚忙亂鬼鬼將往清輕升天重濁歸地萬般將不去惟

有業隨身也乃身從之身亦隨而從之乃大歸乎大歸乎者非弱喪而不知者明

乎坦途知終始之不可故者不形之形也既不形形之形之

不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形之形要人皆知此不非將至道之

人所務也至道之人纔知此身是不形之形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以

論道而非其彼至則不論彼至道之人昏昏默默者

道也何也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

是以不論則不至繞有言說明見無值道不可見見

論也見可求見便不辯不若默也道不可聞

相值矣所以其無聲無臭

一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邀于此者依是而行則

言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者何也以其非將至之所務

之人不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離此別求是離波

求水也所以言汝惟莫必無乎逃物道之于物于言

名異而旨同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而已至道之士至

則不論者知此不形之形便是道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定其

莊子曰在螻蟴舉螻蟴而言者以明有情無情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舉標質而言無所不在而正獲司市之

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稀大豕也監市之履稀

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于

下賤者以明道之不逃乎物也明矣是以言屎溺也

瓦甕汝唯莫必一定在無乎逃物

也器器皆金也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道既不逃物則知言道者之言

亦不能離物而言之矣請看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名雖有異其實則同以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觀之道同合而論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

之於物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聞乎。寥已。寂寥虛吾志無往焉。無可而不知其所

至。不知所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任去任來而不知其所止止于無止也吾

已往來焉。遊于無何而不知其此身所終。窮彷徨乎

馮閎。惟彷徨乎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虛廓之天蕩蕩然無絲毫掛礙也到此田地亦不易得須要有

大知。人之入焉而不知其道與所窮也。物物者與物

俱無際。既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有死有生有終有始者何也所謂物

際者也。所謂際者不際之際。際是不際之際不際者。不

天地疆陽之氣聚散而生來已何嘗實有死生來謂盈虛謂衰。謂衰

者彼為盈虛。是際非盈虛。其實無盈虛彼也。為衰殺

其非衰殺彼也。為本末為本末。本為始末非本末。彼也為積

散。積為生散非積散也。可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屎溺者誰與道之不迺乎物也明矣既道與物不

異然則言道者之言又豈異乎所以見不得聞不得

言不得也達道者遊于無何有之官而何荷甘與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甘日

中參戶而入。參開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喑然。喑放杖放杖而笑曰天。日天知予僻陋慢訑

得無所。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言夫子狂言無所復發。今則已矣。莫吾發也。夫弇垺弔。老龍聞神之言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為一方眼目以其有。所宗稟而不教壞人。

家兒女今農神於道秋毫之端萬分中未得處一焉而猶

知老龍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而可不知藏其言于無言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冥冥猶默默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所以至則不論矣。此段總明道之所。以言不得知不得聞不得者何也。言此道體離心緣

相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有無。本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知不得言不得聞不得也。於是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天可以賤萬物可

以約。藏密可以散。彌漫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

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非道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是色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是聲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所以為祖三問黃蘗三度

雖問道者亦未聞道聞道者即道無問大愚所以

望問無應可名非名丹無問問之是問窮也問窮則

尊宿之所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無知也以無

內待問窮待以無知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而見內不

必知乎大初知而是以不必過乎崑崙求而不遊乎大虛

而會如此則頭頭是道物物全真也這便是怎麼也一雖是無

問無應可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矣尚有光曜無之一字在故撰出光曜問乎無有以遣之也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似有

問象無形所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無聲空然無形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言體道者其誰至此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道至乎光曜是無矣未免有無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今既為無有矣但不知何從至于

言道造之于無用為用尚有用在大馬之捶鉤者年

至不用也無始得謂之無無也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

守也即純氣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不分他視是用之者是不失毫假不用者

也。以無用為用也。此為有無矣。尚未至於無無是。以長得其用也。而况乎無

不用者乎。謂之無無也。物孰不資焉。萬物所以資始乎此也。運量萬

物而不置此其道與至此繚為之至道。下復問明有無與無無何以相別言無無者先天也有無者後

天也有是德無是道聖人之愛人也亦乃取法乎後天生物之德也便是長得其用也。冉求問

於仲尼曰未有天地之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今之天地日用猶古之天地日月何可不知。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似知。今日吾昧然。似無知以此觀之。取問

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最初無心而問不生

知解神者先受所以昭然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起

意見便是知識用事障蔽靈明是昧然也。無害。則無今

矣。且又于知識上求神宜其不明也。無始。則無終。以有終。未有子孫而有子

孫可乎。畢竟先有子孫而後纔有。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止矣。不消應矣。承上。不以生。生死

不以死。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待也。而

而生死生雖各有待皆有所一體而不相涉豈是以生去生死以死去死生也。有先天。地生

者物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物也太極也。物物者非物。物了生天地萬物者非可

以物名之也。無極也。無無也。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不得

先猶其有物也無已。言死生變化俱屬後天是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體物而不亦乃取於是者也。取

法于後天生物之德也。此下又問顏淵問乎仲尼

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

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古之人任緣葆真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今之人失性于俗是內與物

化者俱一不化者也。既俱有一安所謂化安所謂不

化。然則日安與之相靡之俱化乎必與之莫多者不

求多于人也不求長于人者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狶韋氏有狶韋氏之圃黃

適其適而已不可守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非比世

定內外執一而不化故以是非相肇也。彼此

說執一已之是而心不化而况今之人乎。古之君子尚然而况今之人而

也聖人處物不傷物。聖人善處物情不求多于人

非也不傷物者。各適其適而順物應緣渾融

無迹與人將迎以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

傷者。然為能與人相將迎。若此而遊則可以將迎矣

物不傷未免有哀有樂哀樂相尋逆旅萬物山林與

皇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樂極哀又繼

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

物逆旅耳

言世人非樂卽哀非哀卽樂除去

夫人知

求利達之

遇而不知所不

求

遇

祗知誇謂

能而

不能所

不能

人豈有終生有知有能久久畢竟要到無知無能地位要見

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

今既不能免就不若安于無知無能之爲得也

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

畢竟要有知有能始爲得意而不知爲物逆旅耳

豈不亦悲哉

所以悲也

至言

要

去言至爲

要

去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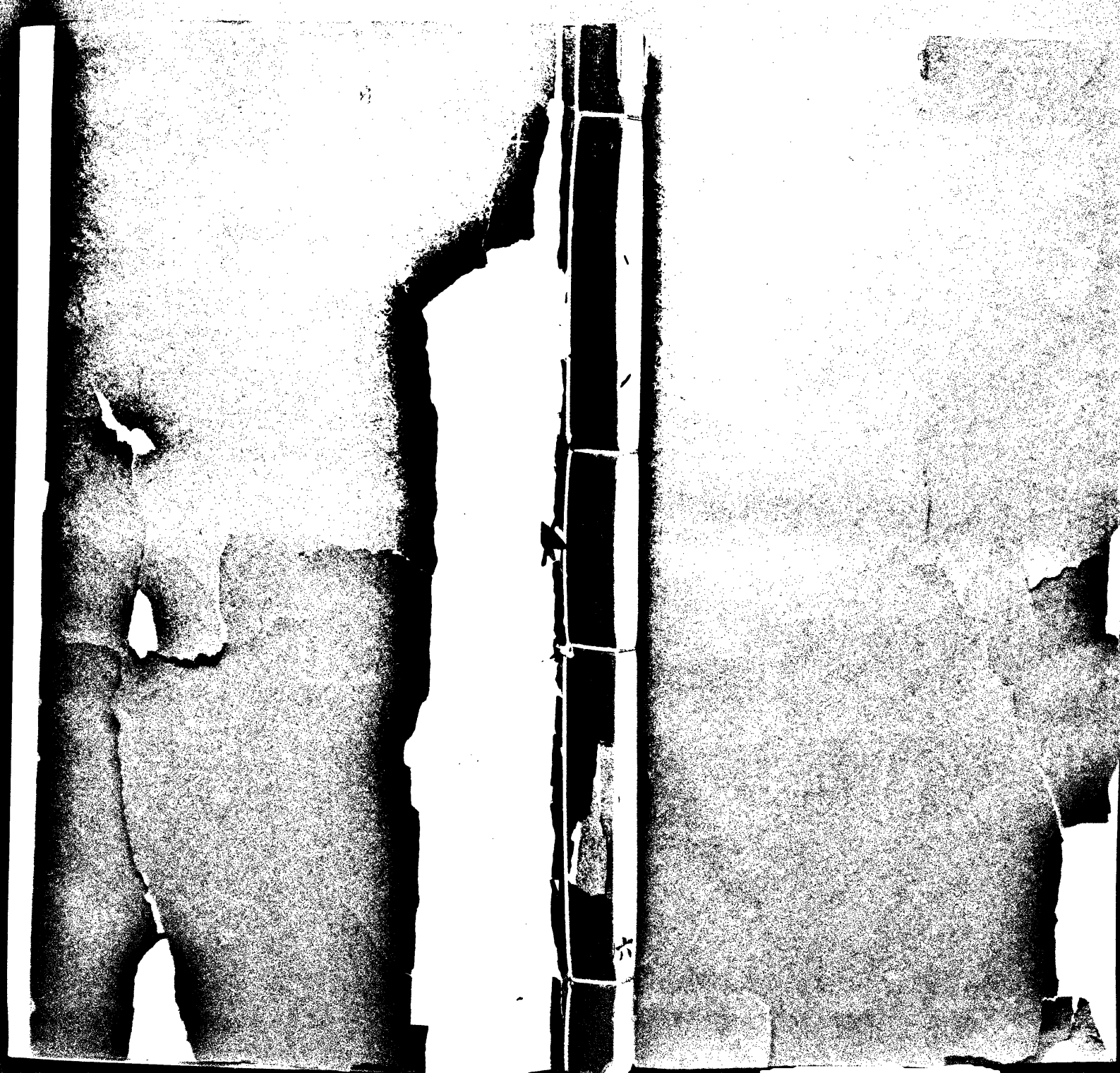
何也安于無能也

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

必欲齊世人之知要有知有能則淺矣故曰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深矣知

之淺矣又曰弗知乃知乎知乃弗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南華春點卷之七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古吳馮雲起紫芝父較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內外二篇道德之要詳且盡矣明
斯道者直須守一處和敬修可願

或休止山樊或陸沉干俗藏垢匿瑕混迹勞侶人不得而知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若如畏壘之祝庚桑無鬼之欲于酒
肉彭陽之妄求苟進以其有以自見故人得而嚮之也此皆
不急于自治而急治物者俱非道德之正此其所以謂之雜
也○此以庚桑楚命篇者言守真之士自宜退隱無以
世爲也

老聃之役

執弟子之役

有庚桑楚者

庚桑姓楚其名也

偏得老

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畏壘山名卽禹貢之羽山

其臣之畫然

則陽第二十五

武塘錢旃彥林甫

全較

嘉定汪羽際無際甫

此篇以則陽名者。言人要當求道。不可于求妄進。役役於名利事爲。觀道之人。無天無人。胥次蕩蕩。不存毫忽。藏光歛耀。晦影迹。各在山澤。則事畚築。在田野。則務草萊。樂物之通。而與之娛。陸沉於世。混俗和光。不可得而名。莫可得而狀。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此之謂大得也。惜乎彭陽不知此。而邀求不已。何不自許邪。非臧不共事也。則令智昏也。讀者警之。

則陽

姓彭名陽字

遊於楚夷節

楚臣

言之於王。王未之

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

楚之賢人

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知者去之。其臣之畫然有知識。分明者去而不用。其妾之絜然仁者遠

之。其妾之絜然以仁愛。擁腫之與居。擁腫無知。鞅掌

之為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穰。治也。又畏壘之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以日計。歲計之而有餘。以歲計則。庶幾其

聖人乎。聖人在上。使百姓衣食有餘而不知。所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蓋欲尊楚為君也。至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釋然於弟子異之。尊

為君當喜而反不。釋然足以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予不肯

為君天下以有道自治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豈無得而春。大道已行

矣。人祇知萬物發於春而成於秋。而不知道之運行。化育以成歲功也。此下方出不釋之意。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一丈曰堵。環周廻止。而百

姓猖狂。率性而行。不知所如往。不知禮之所適。今以畏壘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人邪。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吾聞

之民知我而欲俎豆之。必以我為有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吾是以不釋於

老聃之言。有負師教是。以不釋然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

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制折也小魚得以曲折也正如大聖大賢

處非其地未足以逞其能者反受制于小知小見之徒也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

隱其軀而嬖狐爲之祥地方褊小不足以容有道之君子而狐媚小人得以肆其

毒害而爲之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堯舜之祥也而况畏壘之民乎今日畏壘之民讓善者非已私也法堯舜也夫子

亦聽矣亦當聽其所請庚桑子曰小子來見鑿頭方也不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猛虎在山百獸

震恐者憑負固也吞舟之魚鰐而失水則螳能苦之白龍魚服見困

豫且者鴈而失水也故鳥獸之所不厭高魚鼈之所不厭深惟

恐患害及身亦如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不求安靜而已且夫二子者

二子之善又何足以稱揚哉言不足稱說也是於其辯也你說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以此爲善是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

是簡髮而櫛沐也數米而炊授能是數米而炊飯也竊竊乎方計較於瑣屑微細

之不暇又何足以濟世哉言不可也舉賢則民相軋

名者相軋也任知則民相盜竊聖知爲盜資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民之好知爭歸于利是甚勤也子有殺父臣

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罔挖洞也無所畏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

舉賢授能先善與利

之間其未存乎千

世之後

不惟毒害一時要且流毒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

何也民之于利甚勤也極言亂天下之本者言擬人必於其倫怪其匹我於二子之間

是不倫也

南榮趺

楚之弟子聞之

蹇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

矣

待人不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以及于聖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所如往之言也

庚桑子曰全汝形

無勞爾形也

抱女生

無搖汝精

無使汝思慮營營

不慕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是無思慮營營也

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三年便可企及於不識不知之道也

南榮趺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不見其有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

所以為盲者以其不能自見是以謂之盲也

耳之與形吾不知其

有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

所以為聾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

有異

也而狂者

以不能自得

是以謂之狂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目之

形與身之形亦開辟矣未嘗間隔

而物或間之邪

而有盲有聾有狂者是聲色知識間

今也

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以目求見而無見以心求知而無知

今謂

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又何形之可全又何生之

可抱又何思慮營營之可知

趺勉問道達耳矣

若以此為道趺以

夫子之教是以言

庚桑子曰辭盡矣

若子之言入道之要此為至矣

吾無以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

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虫也

越雞不能

伏鵠卵

越雞小雞也

魯雞固能矣

螺贏能祝螟蛉而化之以其才力相當也奔蜂

不化藿蠋越雞不伏鵠卵者以其才智不如是以不伏不化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

要見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二俱不能服物也

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才有巨小道有淺深所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桑楚之所以推尊老子者

換手接人也一如馬祖在黃蘗而黃蘗指見大愚而後透脫也

南榮趺羸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

曰唯

唯老應之速而無疑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

明眼宗師

如寶鑑當臺胡來見胡漢來現漢趺既胷中挾問而來已形于眉睫矣老子一見未免為渠抽釘拔楔所

謂闔閭中物不能放舍拋家失業馳求恁麼是以言何與人偕來之眾也

南榮趺

不悟其意懼

然顧其後

越被老子覲面一機不覺回頭轉腦要見平日造道不深未免瞻前顧後而失其所

也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不知吾言中有禡句裡藏鋒之意乎○若伶利

漢不妨于此透脫更不消如何若何矣爭奈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問也

南榮趺俯

而慙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

不知答也

因失吾問

道無問也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而不知知乎反愁吾軀

有知思而不得人道是反愁我軀也

不仁則害人

則不能救焚拯溺

仁則反愁我身

仁則愛人利物而愛莫不能兼是以反愁我身也

義則傷彼

損物利己是傷彼也

義則反愁我已

義則舍己從人未免以身為累

是反愁我安逃此事而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深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迷自謙言不曾入門牆之久不敢

老子曰向吾見若肩聵之間吾因以得汝情之矣明眼

與人敲枷打鎖不待承言接響見便知遂與解粘釋縛矣今汝又言而信之得汝

審若規規然汝以規規于小知小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生我者父母以其積刳孤露是喪失也今

諸海也何汝喪亡之人哉惘惘乎茫然而不知所歸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無門戶可憐哉可憐哉死生不知歸宿是可

南榮越請人就舍就其舍召其所好求其虛靜去其所惡

去其知思十日自愁以其好惡經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

灑濯汝不自灑濯其身心孰哉鬱鬱乎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

津津乎津津惡貌猶有惡也以其有惡是夫外韞者不可

繁而足以皮束物為之韞○外韞者欲以耳目將內

捷捷牢關之義將內內韞者不可繆而捉以內韞者欲

於內以其虛將外捷將耳目外捷而外內韞者欲以

繆而不把捉使外境不入而況放道而行

者乎而可外內交韞為進道南榮越曰之里人有病

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其

知病也。若越之聞大道愈聞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轉見

矣。○今且不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

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

靜人乘此而有思慮妄想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魄與魂交雖靜而常動

不異寤寐一如則能下筮而知吉凶乎？危寧禍福

無思慮營營矣能止乎？止其所能已乎？已其所

不為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人有不善於我能儵

然乎？無物能侗然乎？無所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

先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啼極無聲和之至也。氣和之終日

握拳而手不捉。規其德也。德純一而終日視而目

不瞋。動偏不在外也。常人之所以不能保精全真者

瞬動行不知之。所之居不知之。所為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不忤於物隨順世緣彼與之為無町畦亦是衛

生之經已。衛生之人含德之厚比南榮越曰：然則是

至人之德已乎？止於此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

釋者。至此纔消融人間世之是非夫至人者相與交

食乎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而交樂乎天。一而不

德共給之之謂安也黨命曰

天放共利之
之謂悅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
不撓於利
不相與

為怪
明汗
不相與為謀
不飾智
不相與為事
而後

應
條然而往
倜然而來
無一絲毫掛碍
無識無知條

然自
是謂衛生之經已
曰然則是至乎
以此為
曰未

也
尚未得到
吾固告汝曰
能兒子乎
兒子動不知所

為
與物委蛇而同行
不知所之
條然而來
倜然而往

身若槁木之枝
忘形骸
而心若死灰
無知
若是者禍亦

不至福亦不來
忘形骸
無人也
無知
識無是禍福

無有惡有人災也
既無災害
心宇泰然
安
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
心宇安定
定久生慧
則凡應機
發乎天光

者人見其人
人貌
人有脩
此者乃今
有恒
恒者常

曰明
不知常
妄作
而有恒
者人舍之
雖舍于天助

之
天成
人之所舍
以其人貌
謂之天民
其天之所助

動而以
謂之天子
天之所子
上言里人有病
里人

說曉得是病
是學
要學其所不能學也
人祇知要

能不病也
庶不知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人祇知要

知為無為
為行無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人祇知強辯

而不知不言
之為至也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知學所不學
行

辯而止乎其所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不知此謂學知行知辯是不知休乎天道而自敗其天德也。是知

備物以將我之形是藏不虞以生心。藏其心于不學雖有而非實有也。敬中以達彼。內以不學不知敬乎中以敬以生心也。敬中以達彼。已之敬敬外物是敬中以達

彼若是而萬惡至者。若此而貧賤天惡喪失皆天也。也。若非人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不足以滑和之。吾天德不可內於

靈臺。靈臺靈明之府也。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也。有持者天

而不知其所持。不安之于天未免喪失。而不可持者也。是天鈞

不見其誠已而發。不能備物將形藏不虞生心敬每

發而不當。事事不當於理。業入而不舍。業已入于不誠不敬

張遮掩而所失愈多。失是以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

得而誅之。天奪其鑒而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閻室

之中欲掩而使之不見不聞。鬼得而誅之。言至人遊

不知起心動念天地皆知也。鬼得而誅之。言至人遊

味要虛要誠方爲修真之要。若不虛不誠顯爲不善

人得而誅陰爲不善鬼得而戮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也。爲道者可不戒慎乎其所明乎人。不敢陽明乎鬼

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明乎人。爲不善明乎鬼

者。不敢陰行毒。然後能獨行。然後獨修於人所不見

害明斯二者。然後能獨行。之地隱德隱行幽顯無

愧于心則獨。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于內者

行而不思也。券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于外者要有知

費行乎無名者以其不唯庸有光愈謙虛而德志乎

期費者期於費用要唯賈人也欲彰已所有人見其

跂立猶之魁然以其才智與物窮者物入焉窮于知

者入于知識才能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苟且于知識才

形雖有而非有也有既不能容人又何容人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則無親者盡人而無親之人始盡於人

謂之明兵莫憐于志志之明鎮鄒為下世之所憐莫甚于兵

其志之憐又過于鎮鄒矣寇莫大於陰陽寇志也以其志乎期費

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自寇自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心使氣曰強志道通其內外分也其成

也毀也內亦外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將形也

是以有券內券外之分所以惡乎備者以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出而遊魂為變而不知返其本不能歸根見其鬼

出而得是是知其謂得死其滅而有實鬼之一

也明乎鬼以其有形者象乎無形者而定矣無心氣

宇泰之心定矣明乎人明乎出無本出則無入無竅人

鬼者然後能獨行也故有長有本而無乎

本剽標指有所出而人無竅者有實也有實而無乎

處者宇也。

上下四方一如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往古來今不異。○實

之與長者道也是物也。雖則為人。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或

入。

或出而無見其入之

形是謂天門。

以其出入無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老子云天地萬物有生于有。有生于無。

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

有不自有。而無有一無。

有。

這纔是無無也。道體也。

聖人藏乎是。

聖人之善藏其用者藏于虛也。

知此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猶未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道至乎此。莫以加矣。

其次者。

以為

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

以此生為喪亡。

以死為反也。

以死為返真。

是以分已。

道造至乎此。內外之分纔已。

其次者。

曰始無有。既而

有生。生俄而歿。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歿為尻。孰

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遊乎天地之一氣。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者。

吾與

之為友。

矣。有無死生。

是三者雖異。

同出於無。

公族也。昭景

也。

昭氏著戴也。

以人之推戴而顯著者。

甲氏也。著封也。

甲氏則以封而

顯著者。

非一也。

其實木之則一。

有生黜也。

人生如鍋底黑灰。披

然曰移是。

移是者。死生有無。披然彼此相移。雖移而其本則一。是為移是。

嘗言移是

非所言也。

移是之言。言乎人之死生有無。彼此相移。聚散不常。非所謂一定之言也。雖然。

不可知者也。

死生有無。變幻不常。由于氣之臘者之聚散。人不可得而知也。○譬如臘者之

有脰脰可散而不可散也

脰脰可散則性之本體薦神則不可散也○可散則

有生一死有無不可散生死有無原觀室者周於寢廟

寢廟又適其偃焉又適其屏廁則為是舉移是為

無往不適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根本以有知

以言移是也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根本以有知

為師因以乘是非乘之以非果有之非名實因以已為

質莫不以已為質正使人以為已節為已立節因以死

償節至有殺身以明節成若然者以用為知用為知

以不用為愚用為愚以徹為名徹為榮以窮為辱人

之窮室不為辱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以小知自足之人也

猶蜩與鸞鳩自足之同同於眾人也同也非古之人也○

極絲毫情偽俱無蹶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鰲

也稱已脫兄附而己無庸謝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父母

誤以謝之兄附而己無庸謝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父母

附而忘之故曰至禮有不人君尊臣卑父慈子孝

之禮不待至義不物春氣發而百草生至知不謀惠

人教也至仁無親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至信辟金苟

古從至仁無親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至信辟金苟

明信濶豁沼泚之毛蘋蘩藟藻之菜可薦於王公可

羞於鬼神不待金也○此下言必要克去己私纔到

至禮不人徹志之勃心則使之也解心之謬有持而

不可持去德之累道通其分也以有形達道之塞無

者也去德之累道通其分也以有形達道之塞無

本人無窮聖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能恬憺

志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致思于動容周旋之間不能閑逸是謬心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好惡傷身是累德也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障蔽于虛無無是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

中則正所以言思無邪邪則不正既無私無愛忌已忘物胸中目正矣正則靜既無

櫻擾自然靜則明靜極光通是明也明則虛守靜篤致虛極也虛則

無為而無不為也虛無恬惔寂寞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

道無為德無不為品彙咸亨則德為而為是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品彙咸亨則德

性者生之質也體也循性之動而為謂之為不循性而

為之偽謂之失失者何也非性之動失其實也知其

接也知者謨也知者彼此交接而起謨謀于知者之

所不知猶睨也德性之知如赤子之睨物不別妍媸好惡這便是知止其所不知便是性

之動謂之為也若循性而動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不得已動無非

我之謂治天地橫流非我不能戡定禍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不得已

動與無非我之動名雖相反其治天下化天下難也羿工乎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美羿之善射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聖人工于治天下化天下之神而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不能使天下之人有治化之譽惟全人能之惟

良幾幾

德之人唯蟲能蟲善趨避人也唯蟲能天能率性天也人只名其蟲未嘗

以天日之也工乎天而良乎人者蟲能之也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譽之尚

自而有况吾天乎人乎而不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必

也恐其逃也何惡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

庖人籠伊尹相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治是

故湯之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接

畫畫所以飾容其足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刑

之人歷遺死生也言似此全德之人外不用知巧才

險不畏能內無得喪禍福之失遺死生外非譽是以天下為之夫復謂不餽而忘人禮義仁知

籠者為其無有也

信今皆不餽遺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尊敬之而不喜

無私侮德也之而不怒者無私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其

專氣致柔如嬰兒之德和之至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動無非我

之謂治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動以不欲

靜則平氣怒出于欲神則順心為出于有為也欲當

事則緣於不得已是感而後應不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不得已類聖人之道者結以畏壘之民欲社稷

自非不得已而倡率為之是盜也非道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當塗關佳胤元履甫

全較

黃岡樊維師尚父甫

前以東桑楚命篇此以徐無鬼言者大都有道之士多

於山林隱逸以恬退自養今日之所以出見武侯者欲以已之不惑解武侯之惑也

徐無鬼

緡山人魏之隱士

因女商見魏武侯

名擊文侯之子

武侯勞

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

居山林者刀耕火種鋤雲耕月自食其力

無求於世未免勞累先生既爾養高外今日願乃肯見於我者想先生病於山林之勞也

故乃肯見

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

我之所以出者非苦於山林之勞欲有勞於君

也君有何勞於我下出勞君將盈嗜欲行則聲伎滿前

長好惡好則通幣執帛惡則殺人之士民無人則性命之

情病矣君將黜嗜欲絕貪求去靡麗猶未免往好惡來清寂而無艷冶之樂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不對者不樂無鬼言無鬼見武侯不悅其言未可告以至少焉道復以投其所好通之是以大笑也徐無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求食執飽而止是狸德

也狗之貪德如狸中之質若視日專其目于視而不上之質若亡其

一其志在搏執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知馬之直者

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以喻士之折旋是國馬也國

所推動合槩樂治國之器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才馬自

有生成命世材具若郵若失若忘若逸若喪其一其志在奔

身也若是者超軼絕塵所就不知其所莫知其鄉也○

國之器大小作用雖有達大不知其所言何馬以喻治

不同在人用之耳是以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

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金匱六爻太公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而今

先生將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若此乎者意

說何足以發吾君之笑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無他

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以喻武侯

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舊知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僅識及期年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

乎是以見似人夫逝虛空者即空藜藿柱乎鼃鼃之

逕跟欲行位其空位置也行聞人足音蹵然行入而

喜矣以其久不聞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乎其喜可知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設有至人之言謦欬君側魏君焉得而不笑以腐儒之空談國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宜乎其不啓齒

今狗馬之喻乃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真人之言謦欬君側也焉得不蹵然

而喜大悅而笑乎是以笑也○此段終上徐無鬼見

章勞君之意正以真人言謦欬君之側也

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資寡人

久矣顧乃肯見夫今老邪不能苦於其欲干酒肉之

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忠言嘉謀有裨於政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非食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此吾之所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慰勞

勞君之神與形耳我之神形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養物登高不可以為長無

也居下不可以為短

無賤也

君獨為萬乘之主

以高貴自居重

形罰厚稅歛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許也

神者不與不寧也又出不許之所以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和氣致祥

苦一國之民以奉一身民不和矣

夫姦亂病也

吾故

勞之

欲君黜嗜欲擊好惡省刑罰薄稅

唯君所病之

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無所得聞至教今幸先生不棄而身教之敢問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

曉民於死地

其可乎徐無鬼曰不

可愛民

有心於愛

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

以固隣國倘事有不宣隣敵以兵壓境將若之何可無應也

君自此為之自此愛民而為

仁則始不成

不成其愛

凡成美惡器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君

雖為仁義

欲以借端於愛民而成已之美是不真也

幾且偽哉形固造形

形仁義之美固有造仁義之美者

成固有伐

成仁義之名固有伐仁義之名者

變固

外戰

因內變固有外戰而不知防戰於近也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

鶴列謂兵如鶴列之行言不知天地之養物而苦一國之民以自養舟中之人盡敵國也麗譙

譙之間皆兵陣也

無徒

步

驥

騎

於鎬壇之宮

鎬壇之宮皆騎射也

無藏

逆於得

藏於九地之下行于九之上包藏禍心以圖之是藏逆于得

無以巧勝人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是以巧勝人

無以謀勝人

以虞待不虞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是以誅勝人

無以戰勝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

養吾耳目口私與吾神者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多矣其戰不

知孰善果孰為善不知勝之惡乎在在彼乎在我乎君若勿已矣若

勿已而欲脩胸中之誠無藏逆于得無以巧勝人無以戰勝人以應天地

之情以養物而無苦一國之民而勿撓而不為姦夫民死已脫矣

民已脫於死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若不修胃中

即此是愛民也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之人也但去其害馬者而已又

偃兵是造兵之本也此下牧馬童子便是修胃中

焉笑事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大方明為御

昌寓驂乘車右張若謂朋前馬前導昆閭滑稽後車

從也後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以其有聖迷迷無所

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無聖知是以曰若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順馬之性

嚙草飲水而已又奚事焉無別事也又出為予少而自遊

於六合之內遊心於物之初予適有脊病目漸覺脊有長者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以日為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即廣漠之野無

物可見障翳可除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心遊

於未始有物之先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
亦乘口之車遊於無何有之鄉而已

子又奚事焉無別有事也故曰黃帝曰夫為天下者

則誠非吾子之事非童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但不去燒之剔之略之刻之而已為天下者亦如是

而已又奚事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稱童子曰天是我所師也

而退此下言人不能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

有一技一能之善者不能深藏若虛必欲以自見不

然終是不樂何也以其囿於物也而不知此知士無

皆害馬之具而樂之此非吏之所以悲也思慮之變有知之士無機智變換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博

之士好騁其才辯無有議論接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明察之士好求

人短長無有凌亂諍責之事則不樂此皆囿於物者也皆囿於物者也以知以辯

圖而樂之無此則不樂此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招搖於世之士

中民之士榮官得民之士以榮官為至筋力之士矜難如孟賁

徒以犯難為任勇敢之士奮患如刑刺聶政之倫以奮患為心兵革之士樂

戰甲冑之士以得戰為樂枯槁之士宿名嚴穴之士以宿名為高法律之

士廣治法家者流以廣治為務禮教之士敬容縫掖章甫之輩

仁義之士貴際貴際時而得行其道言人立身雖各不同至於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亦

自相朋比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能同其事所以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商賈不能離市井市井庶人不能離商賈是以比

有旦暮之業則勸有旦暮之常業則勸而樂業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有器械之精則氣壯而不應錢財不積則貪者憂貪者重積財不積則

憂恐其憂恐其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甚也夸者貴甚權勢不尤則悲悲失勢也

物之徒樂變權勢財物之徒樂於更變而自遭時有

所用與朝榮官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

易者也此皆順比於歲時之氣序而有榮官奮患之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溺於事為終身不知反悲夫悲夫

者悲其罔於外物而不知反其本也○此下言上莊之不物于易而不知反本者以其人各私其是也

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非前期準的而中誤中他處若皆謂之善射

是也是是非非無的也而各是其所是是則天下之人皆可堯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四與夫子

為五相與論辯而無公是以準之不知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魯遽者何魯遽周時人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陽生故人喜熱而當爨不煩夏至陰生故人喜冷而履水不慄非吾所謂道也吾之道不

然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室。廢置也。置一瑟于堂中。使一人調之。又置一瑟於室。使一人調之。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吾從外命之鼓。角兩處之宮。絃皆動。命之鼓。角兩處絃皆動。音律同矣。是兩處之

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無當於宮商角徵羽也。鼓

之二十五弦皆動。又以兩處鼓之二十五弦皆動。以其無當於五音。是以皆動。未

始異於聲。改調之弦與常調之弦音聲無異。而音之君已。君柱也。此

之移柱同故。兩處之音不約而同已無。甚奇處。遽乃自以爲是。吾示子乎。道。且若是者邪。

指患子且若亦。以此爲是者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

辯。以言語相拂。以辭義相鎮。以聲名相鎮。以聲名相鎮。以聲名相鎮。相拂以辭。相鎮以聲。

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則奚若而。莊子曰。齊人躡

子於宋者。齊人有躡其子之。其命。守。闢之也。闢其不

以完其求。鈇鐘也。鈇鐘似小鐘而長。以束縛。惟恐其

全而束縛之。此譏惠子。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

遺類矣。唐子亡子也。子既以亡。不求之于壙。垠之野

類矣。譏惠子終必。夫楚人寄而躡閭者。夜半於無人

失之不善求也。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此

惠子忘其自己之守。而守他人之門戶。與人辯。是辯

非是。鬪舟人於夜半。無人之時也。鬪于夜半。無人之

織其無執證也。不惟無濟恐亦不免造怨于人也。此下莊子之所以慨惠子者。不惟解道之人難解。至

尤難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

漫其鼻端

聖白泥也

若蠅翼

之薄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

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面不失色

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野人者匠石之質也

自夫子之

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雖有運斤成風之手而無立不

失容之人也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言之何益吾無與言之矣○此下言有管仲纔知隰朋非莊子不知

惠子也惟其以德分人以賢下人乃可以為國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

父之病病矣

是病矣

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猶云設有則不諱死也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以國政屬於何人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

潔廉之人多無有容之度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不相周比

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

無容人度量

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

過以諫爭

下且

逆乎民

惟其自用不便於民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何可屬國

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已不得

則隰朋

差可

其

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居上不驕處下而無畔岸

愧不若

黃帝

之澤

而哀不已若者

見不若已者而哀矜之

以德分人謂之聖

惻不若

以財分人謂之賢

哀不若已者

以賢臨人

叔牙上且鉤乎

君下且

未有得人者也

以賢下人

上忘而下畔

未有不得

餘無見

卷之七

三

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除隰朋外再不聞有第二人也

其於家有

不見也

不見此輩人也

勿已則隰朋可

隰朋可以為國此外無有也此下言才

能知巧雖是養身之物亦乃害身之具要當以賢下人狙之所以執死者見有于人也戒之哉慎無以色

人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

遠然棄

而走迯於深

林莽中

有一狙焉

捷便

委蛇攫拏見

巧乎王王躬之敏

敏速也王惡其有以自見故射之

給搏捷矢

狙之能搏

捷其矢亦甚疾速

王命相者

左右趨射之

狙執死

狙見執而死

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

是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色字亦包

甚廣貴富則有驕倨之色貧賤則有餽慢之色施則有德澤之色才能則有誇詡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有以自見也取禍速怨正在於此

道德鋤去其平日自有之色也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稱美其能遷善

也此章要見槁骸心灰之人纔得葆光不露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

尤物美物也言夫子於入倫中

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

尤物美物也言夫子於入倫中

最美之物也

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顏成子

綦之弟子朝夕給事而尚不知師之槁骸心死可見

功夫到此雖親昵不可得而知况其遠者乎設有一

毫末盡亦未免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

自賣自賤也

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賀之者賀田禾也賀其得賢也

田禾之所以知我者必以我白賢也。我必先之。有以自見于外彼故而知之。我必先賣之。彼故來鬻之。也若我而不自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彼之所以知我者必以我胃中自有之也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以其自眩自售人得而鬻之也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名之所出

著實之所由喪人之術名而喪實者良可悲也吾又悲夫悲人之自喪而不自知其喪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既知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自此日遠日忘害馬之具胃中不見有也物

人所以不狗名者何也道無名以其道昭而不道言

此也蕩蕩乎仲尼之楚楚王觴之。酒器之櫛名也孫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古者飲酒必挂一尊者發酒祭

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射率多以言

陳善納誨雖古人亦然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有言

豈於此乎。而道不在言之。言也市南宜僚弄丸。鈴於前而宋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於廟堂之上秉羽。秉羽扇於前而

郢人投兵。豈在言也丘願有喙三尺。三尺之長而後言人何得有三尺之喙是

終不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之為是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夫子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故德有不歸乎道之所一者。其

德不能同也。德有不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不能舉所

名若儒墨而凶矣

儒之與墨聘其才辯欲以誇張其有不免徇名

喪實是謂之凶也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

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辯不能舉也

是故生無爵死無

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大人者以其德總乎道之所一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也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

大乎

大亦不可得而論之矣

夫為大

尚

不足以為大而況

又可

為德乎

德亦不可為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

無所不備

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自足則無求

無失

自得則無失

無棄

自全則無棄無棄人無棄物

不以物易已也

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反已

而不窮

若我而不先之彼惡得而知之是久求諸已而不循名喪實所以不窮也

循古而

不摩

不道之道不言之辯古之人於此言之已足是循古也以其生無爵死無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是大人之誠

此便是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此下言修習中之誠不

有怪行而有怪徵者皆天也非人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

即

方舉善相馬者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悃也為祥

子綦子名悃

子綦瞿然

喜貌

喜曰奚若

何以知其為祥

曰悃也將與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是為祥也

子綦索然

涕下貌

出涕曰吾

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極苦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

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

而不蒙其澤

今夫子聞之而泣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不祥之兆。子綦曰：歎汝何

足以識之。何足以知之者明九方汝以相知之不若我以道揆之也。我與吾子遊於天地者，皆

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而梱為祥邪？國君同食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祥邪？是不祥也。盡

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是不祥也。吾

未嘗為畜牧，而牂牂牁生於輿。室西未嘗好田，獵而

鶉生於矣。室西北隅。若勿怪，吾不以何邪？殆吾所與

吾子遊者，不遊於世俗遊於天地。是以勿怪。○下吾

與之邀樂於天。一而不黨。命曰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得。是邀食乎地也。吾不與之為事。不招世與，朝不

與為事也。不與之為謀。無思慮之變，無談說之序，是不與之為謀也。不與之為

怪。不見巧不施，能是不與之為怪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虛無恬淡，寂寞無為。

而不以物與之相櫻。不櫻櫻於物。吾與之一委蛇。順也。順物之為。

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不見其有宜人之事，是虛而不可謂至矣。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償世俗之債而與國君同食，是何修而得此。凡有怪

徵者，必有怪行。吾與吾子今無怪行而有世俗之償。殆乎非我與吾子

之罪。非人為之。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歎汝何足以知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為盜所得。全而鬻之

則難。恐其走失。不若用之則易。易鬻。於是乎用而鬻之於齊。

適當渠公之街

齊富室為街正又云屠者

終身食肉而終

食肉之相果驗

而怪徵之說似亦不誣○此下言不修胃中之誠齧而欲以仁義利天下譬猶一覘也傷之者衆矣

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

畜畜然仁

畜畜卹愛勤勞之貌

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

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上言易聚下言易散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

義者寡

致其所惡則散

利仁義者衆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

夫仁義之行

唯且無誠

君鮮為仁義幾且偽哉仁義者國之利器也不可以示人

且假夫禽貪

者器

禽之貪者致害無極禽貪之人假之以為盜竊資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

以一人之仁義獨行獨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覘也

覘割也一割而生意絕矣

其害物也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

以仁義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

仁

賊天下也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也

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是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若之人知之也○

此下明上賢人

有暖姝者

暖姝文弱貌以仁義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是暖姝

者有三種不同

有濡需者

濡安也偷安須臾也言以仁義偷安于富貴之門而不知富貴生患一旦與之

同禍是濡需者也

有卷婁者

卷收也婁攬也攬天下者是卷婁者也所謂

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

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

守師說而不知大道

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蠶是也。擇之疏鬣自以為廣宮大

固。奎蹄曲隈蹄之曲處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旦瞽臂布草操燵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域者闔域也。固其身於富貴之門以富貴而生亦以富貴招禍而死也。今

之托身於富貴權勢之門者能無思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行仁義也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冀望也。望

其方來之澤以保我子孫。燕氏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

矣而不得休歸言其至老不休。揭所謂卷婁者也。言

神人即前若我而不有之是以神人惡眾至。為眾所歸眾

至則不比。則難周比。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不比則不利也。不

比未免生患害致其所惡則散也。神人不知為仁不知行義故無所甚親無所甚

疎。抱德煬和抱其虛無恬漠之氣以順天下之自此之

謂真人真則不變無暖姝濡需卷婁之為行也。下

復申明真人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意於蟻棄知棄其慕羶之知於魚得計得相忘于江湖之計於羊棄意

棄其羶行以目視目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以耳聽耳

致人之意以心復心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狂者不能自得無思慮營

抱神以靜也

營若然者其平也繩如繩之直以其變也循其應變

循順而也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一以無為不以人入天

也是不異古之真人後之所在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以死生為藥也均之其實董也鳥

桔梗也雞壅也英豕零也猪是時為帝者也言得矣

者無有先後以時為帝者也何得何失何死何生是以真人應變也循順而不二何可勝言

言死生得失俱不可知也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

姓文名種越大夫能知亡之所以存知越雖亡猶可以存也

功是得之也死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故侍勾踐而成興復之

自殺其身不知其身之所以故曰鴟目有所適

愁是失之也死得之也生也于夜而不適於鶴脰有所節鶴之脰節於長而不解

畫有所適也鶴脰雖長不可解也言死生得失不可分也

之也悲時為帝者也風日之喻以明真人何以自

適於死生得失一而不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分以其恃道源而往也之過河也有損焉吹晒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風日

也河道體也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未始有風恃源而

往者也以水之有源本故也一如真人不知有死生

櫻故水之守土也審審定也水得土影之守人也審

影之長短反側一審物之守物也審有先天地生者物

失彼此相守一定不易未始其攫也。○真人之所以
 特源而往者以其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不
 狗外物故得應變。故目之於明也。殆。察士無凌諄之
 無方死生不異也。故目之於明也。殆。事則不樂是以
 殆耳之於聰也。殆。辯士無談說之序。心之於殉也。殆。

知士無思慮之變。凡能其於府也。殆。與朝榮官矜難
 則不樂是以殆。奮患此皆能于

其府也。殆之成也不給改。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禍
 是以殆。身不反是不及改也。禍

之長也。茲萃。斯皆萃集聚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

久。欲其反也。屬其漸進之功以目視目以心。而人以爲
 復心必須剛果自克亦必待久而後能。

已寶。世人溺於聲色知思之。不亦悲乎。良可悲也。悲
 欲如寶然而不知反。其不及悔悟

而反其循。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目視目
 序之功也。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便是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也不修習中之誠而欲爲義偃兵故有亡國戮民
 無已不知問是也。○上雖知恃源而往人之故足之
 知能知幾何要以不知之知纔可以知其大。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過少許。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

之也。見得千。人之知也。少雖少。所知。恃其所不知。之
 里萬里。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天地雖大。知大陰。陰主
 其化均也。知大陰。靜萬

物無足以撓。知大目。人無棄人。知大均。小大雖殊。知
 心者故靜也。物無棄物。其致一也。知

大方。大方無。知大信。四時行焉。知大定。死生大矣。而
 隅也。百物生焉。不得與之變

天地覆隆亦將不與之遺是大定也。○至矣大一通
 君子明於此七者則知所以修身故曰。

之。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大陰解之。寂然
 短無貴賤無小大是一通之也。

之。短無貴賤無小大是一通之也。大陰解之。寂然
 不動。

感而遂通也。大目視之。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大均緣之。以不同同

大方體之。行不崖異之謂寬也。大信稽之。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也。大

定持之。動靜一如死生不變而持守之也。盡有天。知大一知大陰是盡有天也。循

有照。大一通之大陰解之是循有照也。冥有樞。冥冥之中則有樞紐。始有彼。有始

則有未始。則其解之也。雖是大大一通之。似不解之者。其

知之也。雖是知大。似不知之也。何以也。不知而後知之。

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故。其問之也。天之所。不可以

有崖。大一通之也似不解之者。而不可以無崖。雖是圓轉頡滑莫

知大一知大定無崖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頡滑有實。可執捉然而有真

存。實者。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自古及今初無代謝而用之不盡無有一毫虧

者。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則此不虧損之理觀之可

顯之。也。闔不亦問是已。何不問古今不代不可虧損之理而問解與不解知與不知

奚惑然為。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以頡滑有實不

理解人之惑使人復於不惑之地。是尚大不惑也。不惑於知大一知

大陰知大定也。

御製

卷之二

三

王果曰

王果惡其不守分自養何至鑽求倖進故引山澤隱逸有道之士以悟之曰

我不

若公閱休

惟公閱休可以言之於王

彭陽曰公閱休

奚為者邪

言有何能為

曰公閱休守道安

冬則擲鼈

于江

嗜好可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

也

指山樊為安宅休歇可知矣則其恬退自守冒昧嗜進又何如也

夫夷節

既

已言

而不能

用

而况我乎

也况

吾

又不若夷節

而可薦士

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

無恬養之德而有求之知

不自

許

不以正人君子自許

以之神其交

神交於勢利之徒

固顛

險

冥行乎

富貴之地

無正人之德而有嗜欲之知行於富貴之地是以火救火名之曰益多

非相

助以德相助消也

不惟不能勸成其德而反助其為不善也又引喻以明

夫凍

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凍者得衣則暖是相助以德也假衣于春

非助以德也喝者得風則解其炎熱反冬乎冷風冬得風則益冷矣是相助以消也

為人也形尊而嚴

加以嚴刑峻削

其於罪也

其罪于人

無赦如虎

如虎之噬人無赦宥也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下之便佞之小人上之正大之君子非有二者之士孰能撓動而使之信從我無之人之德何敢薦

士此下正見則陽非相助以德者要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有聖人之德纔可以化誨及人

聖人其窮也

不患其道之不行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

也得行其志也不見有勢位之尊兼善天下而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

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與之娛樂而羣聚嬉遊也。

其於人也樂道之

通而保已焉。

樂其道之通達而保已之得其所。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心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至於

父子之宜。

父子相忘之義宜。

彼其乎歸居也。

居止。

而一間其所施。

不見有一善施。

於其於

聖人去。

人心者若是其高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公閱休去人高遠可以化君可以及物我之德曾不若何可薦人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綱

繆與之為樂與之為娛。

周盡一體矣。

周知詳盡與萬物為一體。

而不知其然性也。

不知其綱繆周盡出乎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

天為師。

凡所動作莫不歸復命而以天為師法言聖人者。

人則從而命之也。

在聖人分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聖人周盡萬物而尚不知其然何況

上無有也。世人憂乎知之所為不遂且事

時其有止也。

爭奈時命尼之

也若之何。

而不悔悟憂其知之不行也明譏則陽不安分守約干求苟進也。下又明人則從

而命之要見聖人是不知之知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言聖人之美性分生成不

自知其為美人美之也設若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

成若不知之。

不自知其美於人也。

若聞之。

似若

若不聞之。

不聞

其可喜也終無已。

若有以自見自美聖人則有已。時以其不自見不自美故。

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不自知其為愛愛之一字。

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是以

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又明人之所以喜聖人無已者以其性也聖人復性命之情動

作紘為無非性舊國舊都。所以一般望之暢然。而喜雖使

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其九猶之暢然況見

見聞聞者也。况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者也。十仞之高臺縣衆樂而間作之則其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暢可知所以喜也

此明聖人之所以愛物冉相氏。古聖得其環中。

無已者以其虛也譬之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莫可無幾

無時也。無幾日與物化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一

不化者也。一不化者道之樞紐也闔嘗舍之。舍止也何不止于

人而可尋求矣進之途乎言不可也○此言聖人既以環中之道應物而又以天為師者何也言聖人雖

法天其實無天可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與

法其天性然也其以為事之可也。將若之何

夫而已無可為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胸次豁然與世偕行而不替。雖與之娛與之

所行之備而不洩。雖周盡一體而其合之也。此皆不

其有以合若之何。上既言未始有天未始有人則是

湯得其司御。湯得位門尹。官登恒人為之傳之。伊尹

升為師傳從師而不囿任其所師而不以已之得其隨物

自成以為之司其名已之名也空名嬴法嬴法嬴餘也餘得

其兩見名之與法兩皆空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未盡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

成氏曰除去則無歲名無內無外無法則無天之名也下言無

天無法之人是大人魏瑩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約田

侯牟背之背其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

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刺之

大事萬乘之君當明討其罪不當行刺也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

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焦勞內熱發於背然後

其國忌也出走畏忌然後扶扶擊其背折其脊以除

且師出有名季子聞而耻之耻其邀無實之虛功而

而可行刺也季子聞而耻之耻其邀無實之虛功而

城為日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

靡之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築城之所役也城今兵

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不勞民不動眾福國愛民

與師動眾衍亂人不可聽也聽之則華子聞而醜之醜

欲善日善言伐齊者亂人也以其欲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以其欲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以其見君曰然則

若何。田侯背盟之約將若之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者虛無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無事於戰爭也惠

子聞之。聞衍受甲之事而見戴晉人。於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知之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

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非實有此事實有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

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

意。意在通達之國。此國在無窮之中若存若亡乎。反通達之國於無窮之中

則若有君曰然曰。若無有通達之中。而有魏於魏

中。又有梁於梁中有王之所爭王與蠻氏有辨乎。無辨

乎君曰無辨。知與蠻氏無辨然則王之所爭亦細矣何以爭為修其道而已矣客出

而君悄然。惘惘也惘惘也若有亡也。亡其所爭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言其所見之大也聖人不足以當之。不足以比其大

何以。知之惠子曰夫吹管也。比衆人也猶有嗃也。猶有管聲也吹劔

首者。以劔首之環吹之呶而已矣。則呶然如風之過而已不得有聲也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言聖人者

在衆人之中名曰聖在大大人前無聲也一呶而已下言大人者以其道之大也無相無名陸沉于世

不得而器之此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賣漿家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登升也極屋棟也乘之以觀孔子也亦云極者平頭屋

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稷髮亂不整貌何為者異其人而問之也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懷聖德而隱於臣僕者是自埋於民伏其知巧

而與民同事自藏於畔修農田之業隱藏于隴畔其聲銷不求聞于人其志

無窮聞聖人之名猶一呌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王與蠻氏有辯乎無

辯乎然則王之所爭亦細矣何以爭為是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也方且道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不屑與之同事自埋自藏陸沉于世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宜僚隱于弄丸不慕人爵之榮故夫子引而律之子路請

往召而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晦迹逃名之人

已而用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佞口才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必

妻予而去之走矣何以存為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不存任也此下言山野

隱逸之人無外慕者以治形養心為本不分于聰明嗜欲好惡也長梧封人亦有道而隱于

封疆者問子牢曰子牢孔子弟子君為政焉勿鹵莽當細密而不可多施

政令猶草盛則荳苗稀也治民焉勿滅裂勿賊滅其性命之情割裂其純朴之真昔

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司馬云鹵莽猶麓也謂淺耕稀種也則其所結實

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滅裂斷其草也李云不熟也其實亦

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易其法深其耕而熟稷之其

禾繁以滋予

是以

終年厭飡

飽食也

○人之報施亦猶是也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不可不知也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其背也違背其本然之

天離其性

板擢其自得之性為聰為明擊嗜欲長好惡

滅其情

滅其性命之情

其神

思慮倥偬以銷錄已之精神

以眾為

以眾為以事為也

故鹵莽其性

者貪欲

好

惡之孽為性

在

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性於

為聰為明為知為識眾惡萌生欲以扶吾之形而不知

尋

擢

擢吾性

而病惡

並

潰漏發

以其精氣散泄上潰下漏

不擇所出

不定

漂疽疥癰內熱

洩膏是也

要見至人自治為急不治物也○上之鹵莽以報之此下治民滅裂亦以滅裂報之

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欲廣其道也

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

古今無二路聖人無兩心天下亦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

汝將何為

為國

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

罪人也

推而強

之行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太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

無乃為盜乎

莫為殺人

無乃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上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誘人於榮辱之境

是立人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上以難得之貨為貴則驅人於利欲之途是聚人之

爭也

今立人之所病

而次人不求榮不去辱

聚人之所爭

而欲人不盜不

今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欲其不盜不殺不可

則陽

卷之七

四

得也。古之君人者，不立人所病，以得為在民。善則歸以

失為在已。過則歸之於已，以正為在民。直則歸以往

為在已。曲則歸之於已，是以聖人故一形有失。喪

其形者，若已納退而自責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

不識。昏夜乞哀，暮夜受金，是大為難而罪不敢。顯為

而罪穴，重為任而罰不勝。力小任重，遠其塗而誅不

至。道塗恍惚，民知殫力竭，猶不足以巧偽繼

之。上之人政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偽生于不足

也。夫力不足則偽，任則以偽為之。知不足則欺，以供其

求則以財不足則盜。財不足應上之需，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由上之人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之

矣。言人不可自是，今立人所遽。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化者不見，未嘗不始於是之。後思之而卒詘

之以非也。未知今之六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不以為是有德者終其身不

敢自以為是，虛之至也。人不可自是者，恃其知所

是以謂是之非也。萬物有乎生，從無為殖。而莫見

其根。芒乎忽乎，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忽乎芒乎，無從

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知所物也。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則陽

卷之六

不知而後知

知所不知者物物者也根也門也

可不謂大疑乎

以其

之所知而後為真

已乎已乎

且無所逃

無所逃于無知而後為真

知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吾所謂不知之知還是然與不然乎此章言靈公之所

以為靈者由知昔之石柳預銘故曰靈今人但知靈公之靈而不知所以為靈者正見上文人皆尊其知

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之意也仲尼問於太史

常騫狝韋

皆人名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

湛酒淫逸是色荒也

不

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

是禽荒也

不應諸侯之際

是玩人喪德也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何以為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政不聽

應會雖亂不損所以謠之曰靈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

惟恐賢人見之

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以自蔽

其慢

若彼之甚也

同濫而洛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搏幣扶翼

是其所

以為靈公也

德之精明曰靈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子孫不

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靈公之得為靈也不待身歿之後而已預定于地下之銘矣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大弢伯常騫尊其知之所知正見靈公恃其所不知而後為知

也○上言不知之知而後為知下文言知與不知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道不屬有無同異不屬知不屬

將得比乎道哉言知言不知俱不可立也

少知問

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古者

隣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

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

土風

俗各有不同

也合異以爲

同

合十姓百名而為丘里

散同以爲異

散丘里而為十姓百名

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

散同為異也

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

合異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

太山不遺土壤以成

高

江河合水而為大

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

大人合并而為

公

合併天下七風方俗民情衆論而後為之是以自

是以自

外聞而

入者有主而不執

各有民情衆論而不執已之是

由

出者有正而不距

自有一定之正見而不距逆他人之意自然投合

四時殊

氣天不賜

天不以為恩賜

故歲成

五官殊職

各任其事君不私故

國治文武大人不賜

文以經邦武以戡亂不自以為功

故德備萬物

殊理

萬物俱載

道不私

合井而為公也

故無名

無可得而名也

故

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也所以不可執

時有終

始

四時氣世有變化

遷移不定

禍福淳淳

流行反覆然

至有所拂

者

如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而有所宜

世有變化

自殉殊面

若狗已之私執而距

之者如殊面然安可謂子面如吾面

有所正者

必

有所差

時有終始比于大

澤百材皆度

百材雖異皆以大澤之度量而比之異卒歸同也

觀乎大山木

石同壇

同中有異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木石雖異而同萃乎大山之上則同

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於同矣此謂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既同矣此謂丘里之言

太公調曰不然

道不可以同異名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

是以謂之萬其實不止於萬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以其能覆載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以其能化育

道者為之公

陰陽形氣之大者以道合併而為之公則其道之大可知矣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

謂之

則可也

其實道無名

已有之矣

已有丘里之名矣

乃將

得比哉

比於道不可得而比也

則若以斯辯

若以丘里之大而欲比于道

譬猶

狗與馬

其大小不相

及遠矣

乃將得比于道哉比不得也上言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為之公因其大而號之可也其實道無名相下言道既無名相萬物之所生自何而起少知

之所以問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太公調從起處說來太極既判陰陽

乃分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四時之氣迭相代謝

循環不窮相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

因相殺相生而有欲惡去就因欲惡

去就而有相殺相生實恃虛

雌雄片合

雌雄飛聲應氣求各分

合判於是庸有安危相易

以安易危

禍福相生

福移禍倚轉變

合判於是庸有安危相易

彼此相易

禍福相生

福移禍倚轉變

相緩急相摩非寬緩則急促寬則安聚散以成聚則成得
 散則此有名有名實之可紀精鑒之可數志也隨時序
 成失或聚或散之相理而或安或危橋運之相使順陰陽之氣運而
 使是窮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此物理之所有不可言
 之所盡知之所至是以論道者言到盡極盡物而已
 非道之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邀物不原其所起
 極也若此議之所止此之論辯止息而無有也不然
 之始不原物此議之所止轉求轉遠而無盡極矣又一轉
 言既不隨廢又不原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
 而莫為也莫為也接子之或使接子曰道或使或二家
 莫為季子曰道接子之或使有使物之功也

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誰得而正太公調曰雞鳴
 狗吠是人之所知也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不能以言論窮其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不能
 其雞鳴狗吠之自化以將為自化精細至於無倫比
 吠之將為斯而析之分而析之或之使莫之為皆未
 大至於不可圍禦終物之極而或之使莫之為皆未
 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終有失言之過或使則實有或
 乎近莫為則虛有莫為似乎有名有實是物之居也
 于實近于虛何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也
 使則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莫為則虛可言有可意
 實大抵有可言有可意
 道矣言而愈疏也終以未生不可忌不可禁忌已死
 愈為過未生不可忌而不生已死

不可阻

不可阻退而不死

死生

之非遠也

只在目前

理不可觀

既不可觀未免致疑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世俗之疑情假之而起

吾

觀言之本

也

其往無窮

大至於不可圖

吾求

言之末也

其來

無止

精至於無倫

無窮無止

是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

始得與物

合為一

或使莫為

是言之本也

與物終始

與物相終始而已未

理矣

道不可有

既有之矣

不可

無

道之為名

言也

也何也

道不可有

既有之矣

不可

無

道之為名

言也

在物一曲

局于物之一曲耳

道之

為名假之以行其道也

夫胡為

比於大方

之道比不得也

○下又一轉

言物之言與言

言而足

道之言雖同一言也不妨中間有差別

言而足

以不言言之雖言而未嘗有言也

則終日言而盡道

不妨言也

言而不足

言也

言而不足

言也

以言言之

則終日言而盡物

不妨言也

道物之極

不可求之

道物之極

不可求之

是有言也

則終日言而盡物

不妨言也

道物之極

不可求之

道物之極

不可求之

於語默有無之間當尋

言默不足以載

言之與默是

有之與無也

言默不足以載

言之與默是

有之與無也

道不可有無不足以載道也

○若然者語又不

非言

是默又不是然則何為而自比於道

要是

非言

非言

非默

則議有所極也

誠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云我為法王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者說亦是不說亦是若未至乎

道說得是也不是何也彼以性海流出此以知識分

別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矣

天地懸隔矣

天地懸隔矣

天地懸隔矣

外物第二十六

新安凌世詔署舒甫

全較

秣陵陳丹重旻昭甫

此篇義意由上之庚桑之欲用尸祝無鬼之出見
武侯則陽之于求苟進斯皆造道之未至有以自
見於外而欲人之尊已而不知外物之來善惡俱
不可必也何也有其善喪厥善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

剖心

箕子狂

被髮佯狂

惡來

死

紂佞臣

桀紂亡

君之與臣善之與惡二俱不免國喪
身亡者蓋由期驕期侈不徇性命而

龍逢比干

徇外物怨叢厥身
不可必也悲夫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

龍逢比干
豈不忠者

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

累鴟夷而
浮于江

萇弘死于蜀

被放歸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下三年而化

為碧玉○忠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

之不可必也

孝已憂殷高宗子見而曾參悲曾參至親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孝之不可必也君之于臣忠諫父之于子木與木相

勸善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譬之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性堅火性烈二物相守則流

陰陽之氣錯行則天地大絃冬雪夏霜於是乎有雷有

霆君之陰陽之氣錯行是以有雷霆之震怒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言言木火不相

射不意水中出火至焚大槐以況至忠至孝之中變生禍患而喪身亡國此皆出其不意可見外物不可

必有其憂兩陷而無所逃有甚憂者憂其事之不可為也君臣兩陷而無所逃

遁何也以其木與木相摩意不得成者

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也蠶蟬不得成

以其忠不得而成忠孝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不得而成孝所在為難臣則忠為子則孝而又不慰腎沉屯沉鬱屯聚慰勞

可必以斯二者胷中交戰利害相摩

利之與害自相摩盪心思焦勞肺金生火而尅木木能生火而尅土土燥而腎水不生

是以天和日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就焚燦何也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水不降水火於色曰周昨來有

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魚以水為命。水是其常也。今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失水而處於陸。是失其常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耳可活君乃言此。邀西江之水而活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言志道之士要當操存遠大。不可就小。以近速效。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言求大物者。要非朝施而

夕及者畢竟多歷年所久而後得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分析而腊之。乾肉曰腊。自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足。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小才也。

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言得志於天下。夫小知傳名於後世也。夫小知揭竿累。趨灌瀆。田中灌。水之瀆。守鯢。鯢。鯢。鯢。鯢。其於得大魚難矣。

飾小。言淺。說以干縣令。之賞格。其於大達。之道。亦遠矣。是以

未嘗聞任氏之風俗。者。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曲士

不可語於道者。拘於虛也。以其見小。不可與論經世之大道。○發冢之喻。言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外物

曲士

後之人不能以禮制心但竊其口中儒以詩禮發人之唾餘以自潤宜乎其不能大達也

冢墓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口臚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傳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引詩以證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此逸詩刺死人之詩也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為下計其取珠之法接其鬢接撮也摩其顙顙顙下以

手按壓之儒以金椎控其顙口旁也徐別其顙徐徐而別其顙恐傷其珠

也無傷口中珠無使其破損缺失不可用也此下言人當順時而行不可自恃其已之有知而

強人所不能逆則相傷也是以君子動而不括者時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

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上長而趨下下促末僂肯微

曲而後耳耳帖視若管四海萬目而憂不知其誰氏當世之患

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衿與汝容知去汝衿莊之態與汝修容飾知之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

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學道業可得更進乎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一世之患而驚萬世之患驚然放

世之患萬抑固貧窶而為耶亡其知略而慮弗及此邪

惠以歡為驚欲以恩惠固結人之歡心而終身之醜

中民之行進焉於此耳相汲引以為名高相固

結以為隱忍○此不過欲是古而非今也而不知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欲反

斯世于唐虞之化不可得也動無非邪也。民心安于習俗之久

一旦搖蕩其心使之成教易俗聖人躊躇以興事。聖人不惟不為恐其轉見邪僻也

凡所興為必從容躊躇不得已而後應是以每成功。而不替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豈有負荷天下之重任而不自量其為吾見其終當矜持費力而難行耳○引神龜之知

者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免剝腸之患以其知于人而不知于己以見忠之與孝知于謀國而不

也所以要去汝容知也宋元君。元公也名佐平公之子也夜半而

夢人被髮闕阿門。曲側之門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予為清

江使。神名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

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卜辭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以其能現夢所以招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策。不能避剝腸之患。以其知多所以剝腸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困者困于知也無知則腸不剝矣不雖

有至知。千慮必有一失及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一

也鵜鵲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去一已之

萬人之大知是無已之善而自然有善也又明白善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

匠名也謂無人為師匠教之而能言者以其與能言者處也能言者無知

大知明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知無知始可與言知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墊下也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既下之至黃泉無用地為也莊子曰然則無

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無知之為知也亦明矣莊子

曰人有能遊人有能以無知且得不遊乎始可人而

不能遊且得遊乎不可夫無知之知衆知也有知之

有流通之志桀紂也荒決絕之行龍逢比干也天之

也死爭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至知則不決絕覆墜

而不反覆墜者雖顛越火馳而不顧火馳者雖斷命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此則君臣相與際會一時遭時

易世而無以相賤此若更其時易其世彼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無可無不可不流夫尊古而卑今尊古之至

卑今之流通決絕此亦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于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世道之降如水之趨下孰能不

波也古可以尊今可以卑乎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唯至人乃能以無知之

順人而不失已。也何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循俗之

學然亦順承其意而不以為彼也此便是至人遊世之法則也○此下言人心本乎虛微但人自以物欲

故塞其實耳至人之所以遊於世而不僻者以其耳目心知之通微也目徹為明。徹者虛

也目徹于色不住於色所以為明耳徹為聰。耳徹于聲不住于聲所以為聰鼻徹

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心徹于思慮不住思慮也所以為知知徹為

德。知徹于物不住于物也所以為德○凡道不欲壅。

壅則哽。哽則咽其氣而不行哽而不止則跖。跖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既塞

則陷于物欲而眾欲攻之跖則眾害生。非陷于流道則溺于決物絕眾害是以生也惟

之有知者恃息。止息心機不使怠動其氣不盛。盛非天之罪人之

虛靈之竅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如川流不息人則顧塞其

實。人則自己心知不徹物欲固塞其實耳非天之罪也○人之所以不徹而顧塞其實者惟其不能虛

也胞有重閤。胞膜中有空曠無物之自得心有天游。心地上有天然遊樂之閑

逸此便是虛也室無空虛。居室無空虛之地婦姑相則婦姑

勃溪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心不能遊于無欲無為之天則六鑿捨攘而顧

塞其實矣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人之所以見山亦神者

不勝。不勝其煩擾耳德溢乎名。知徹為德德之所名溢乎暴

者因表暴也謀稽乎謚。謚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爭而後見

其知柴出乎守因執守不化而後官事果乎衆宜得衆所宜而後

皆壅道之物○正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也鑄於

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矣而不知其然其然

者不知所生之由也德之所以溢者名也名之所以

溢者暴也謀之所以稽者諒也知之所以出者爭也

柴之所以塞者守也官事之所以果者宜也斯皆衆

害生之由也而不知其然草木之倒植者過半矣惟

物之有知者靜然可以補病靜寂恬養可以補病皆戚

可以休老剪滅其果宜柴守寧可以止遽止其匆遽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後求息之說勞者而非佚者

之所佚者未嘗動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知有

過而不問也言聖人之所以馘天下治禮樂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神人之所不問賢人所以馘世以財分

人分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虛已遊世君子所以馘

國布德行惠彰善癉惡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所以不問者小人

所以合時迎合趨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

已也此段正見人之所以徇名喪實演門宋城有

親死者以善毀上之人以哀爵為官師爵之而其黨

人黨人毀而死者半不惟無爵堯與許由天下許由

述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聞許由居潁水而堯讓之亦

帥弟子而跋於窾水意欲諸侯讓國諸侯弔之但弔問而已不見讓也

三年申徒狄聞務光赴淵因以踣河因之以自沉莊子引之以證者戒後之人

無務名而失莖者莖香草也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莖

實也而不知莖者莖香草也所以在兔得兔

得而名忘可也蹄者兔腎也係其脚故云蹄也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實者所以起各名起而實亦忘也是各實兩忘也此個道理不惟各之與實可忘言各言實

之言亦要忘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

之人而與之言哉聖人之言如標月指見月忘指可也今之學者認指為月是執莖求魚守置待兔失之遠矣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人是謂大得之人也

寓言第二十七

武塘 孫茂芝若英甫 全較

卜燎伏生甫

此篇莊子以寓言名者直自敘其作書之本旨雖有言而未嘗言也前篇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言便是至言也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不妨言也

寓言十九寓寓意也寓意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借重之言十居其七卮言

日出不生意見之言如漏卮然過而不留日日而出和以天倪天倪者天均也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父之譽子人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籍外論也親父

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恐生非擬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其父者

之人足以取信于人。是以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
 譽于他人也。然則寓言之意。信我者之罪也。何
 也。人多喜同惡異。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
 已。以為是之異於已。便為非之。是以藉外物之是非
 同異。以直証已之同異。言之所以有寓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重借重
 古人之言。欲以此其是為耆艾之言也。以其年雖先
 是非同異之言也。是為耆艾之言也。以其年雖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漫無所知。以期年耆者。是徒以年
 非先也。渾然太僕無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私
 無愛無欲。無求無有。是非好惡。同人而無人道。是之
 異之。知凡人道所為盡無有也。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陳久之人。是古之人也。借重
 古人之言。以證今之不然也。

天倪。厄言者。言如漏卮也。中空外圓。應變隨人。過而
 倪。因以曼衍。曼衍者。如藤之散蔓。流衍即橫說。所以
 也。窮年。也不言則齊。然天地萬物。無有彼此。同異無物。不
 齊與言不齊。欲以言齊之便。言與齊。是不齊也。故曰
 無言。如漏卮之言。雖日言無言。無言之終身言未嘗
 言也。終身不言。未嘗緘口不言。也。何其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不可。其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
 何以為有。然於然。然于物。惡乎不然。何乎不然。於不
 然。自也。而然。然於然。然于物。惡乎不然。何乎不然。於不
 然。之所不然。惡乎可。何以為有。可於可。可于物。惡乎
 然。之所不然。惡乎可。何以為有。可於可。可于物。惡乎

不可何乎不可於不可不可于物之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既物固有然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也明矣然

則吾之可也自有自也而可吾之然也自有自也非厄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而蔓衍窮年也○上明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言天地萬物種分形類形相禪始

卒若環無端莫得其倫莫得其種分別之倫理要

是謂天均也天均者天倪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謂兩行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世變俗移棄物以遊者豈有所是而卒黜之以非也

但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以此而化終

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言孔子以此而行充勤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盡之矣盡去服知之事而其未

之嘗言雖有言而未之嘗言也始時所孔子云夫天

降才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生最靈之性鳴而當

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法者言之所出法律者

利義直陳乎前而中間好或惡或是非或非直欲服人

之口而已矣敢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逆立也

定天下之自定而已吾何敢非已乎已乎此莊子自言

萬言是于其間哉

之言亦如孔子止于此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吾故曰孔子謝之矣以其終身言未嘗言也○下引曾子者以

明化之人好惡不驚爵祿不入無所縣係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是親仕三

釜而心樂金六斗後仕三千鍾不洎忘心悲弟子問于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參為親而仕無日係祿之罪乎

既已縣矣既已悲樂便是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若無所縣係之人不惟利祿經懷哀樂不入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

虻相過乎前也豈有哀樂于其間哉○下引顏成顏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吾喪我汝一

年而野放曠自得二年而從左右逢原三年而通耳目四年而

物槁骸五年而來絕後六年而鬼入鬼神七年而天

成道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死生一條九年而大妙從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生有為

命也。豈可謂以其死也有自也。○下承上死。有以相

應也。微以之顯。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賜義姦究

不汝。若之何其有鬼邪。下引罔兩為問者以明死之與生有之與無皆由造物而

動不可得。衆罔兩一也。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

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今也言不。向也坐而今也起。

何也。向也行而今也止。今也言無。何也。何其起。景曰。叟叟

也。以其衆罔兩。奚稍問也。動運自爾。予之俯仰

不知其所以然。予罔甲也。蛇之蛻也。似之而非也。

雖似蛻之甲蛇之蛻其實非也。蛻甲影也。影外之影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聚

有影。與夜吾代也。替也。衰。彼吾所以有待邪。待形而

也。而況乎形之。以有待者乎。形所待者。彼來則我與

之來。彼造物也。彼來則我與。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往

與形之俱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不去不來或

是以有死。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既是造物強

與形不去不來。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之氣自然

或行或止矣。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之氣自然

也休之乎天均而已矣。○此篇寓言而引陽子居為

結者此莊子自謙言已往之言非我之言也。一皆寓

意于老子之教耳。敢謂自誇其有而使人避龜避席

也。陽子居。姓陽名戎。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也。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言。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

下人不真不得其精也。脫屣戶外。膝行而前。誠也敬之至也。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

請問其故。不可教之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仰目盱張

狀人之存乎人者莫良于睢盱蓋神之所託也。有道

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之眉睫故陽子

睢睢盱盱老子以為而誰與居。人將畏難而疏遠不

不可教也是以言。而誰與居。可近也而不知觀道

之人深藏若虛。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汝者以其不自有也

者自有之也。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至也。舍

者避。其席煬者避。其竈。見老子其反也。舍者。不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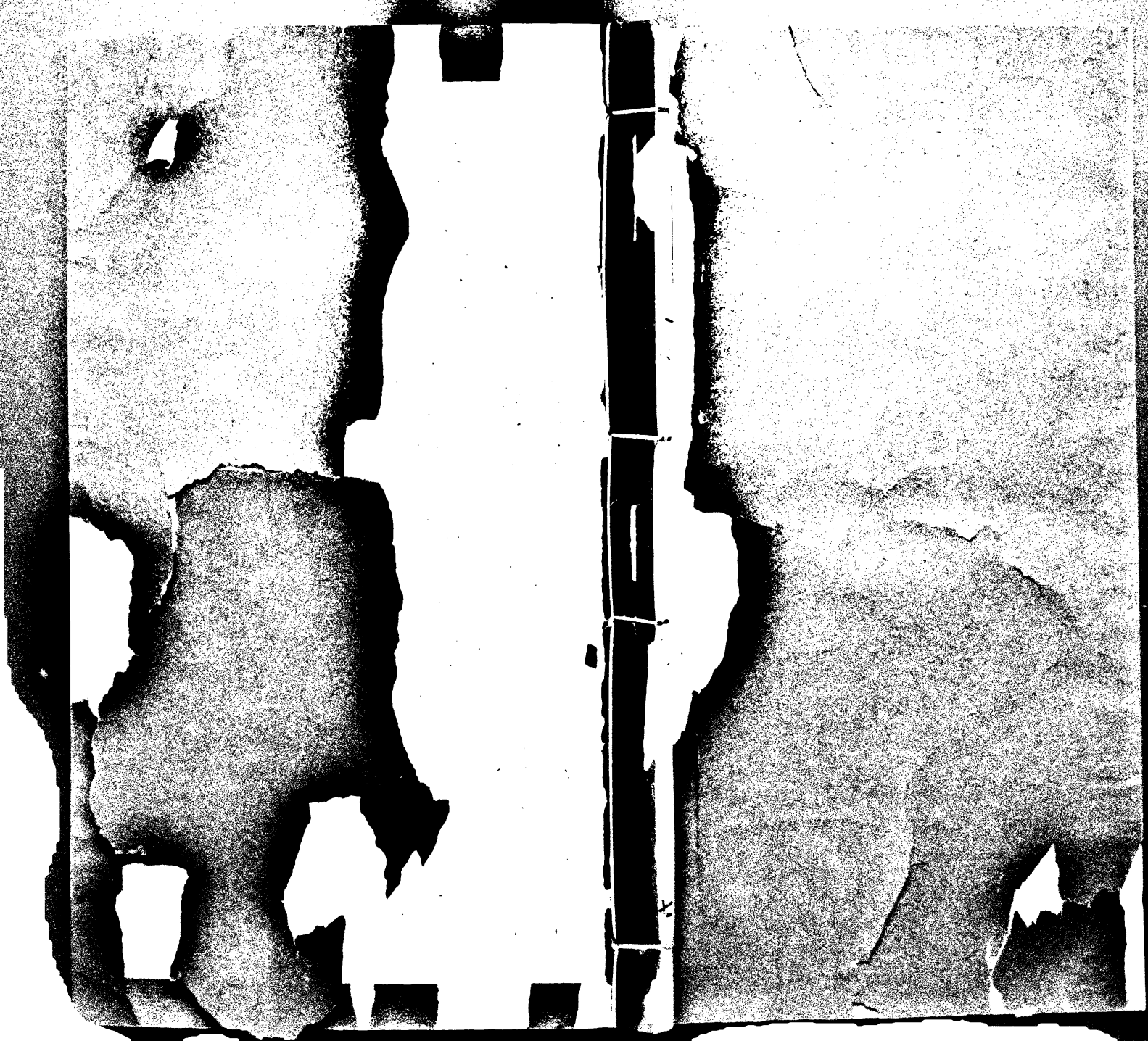
反與之爭席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以虛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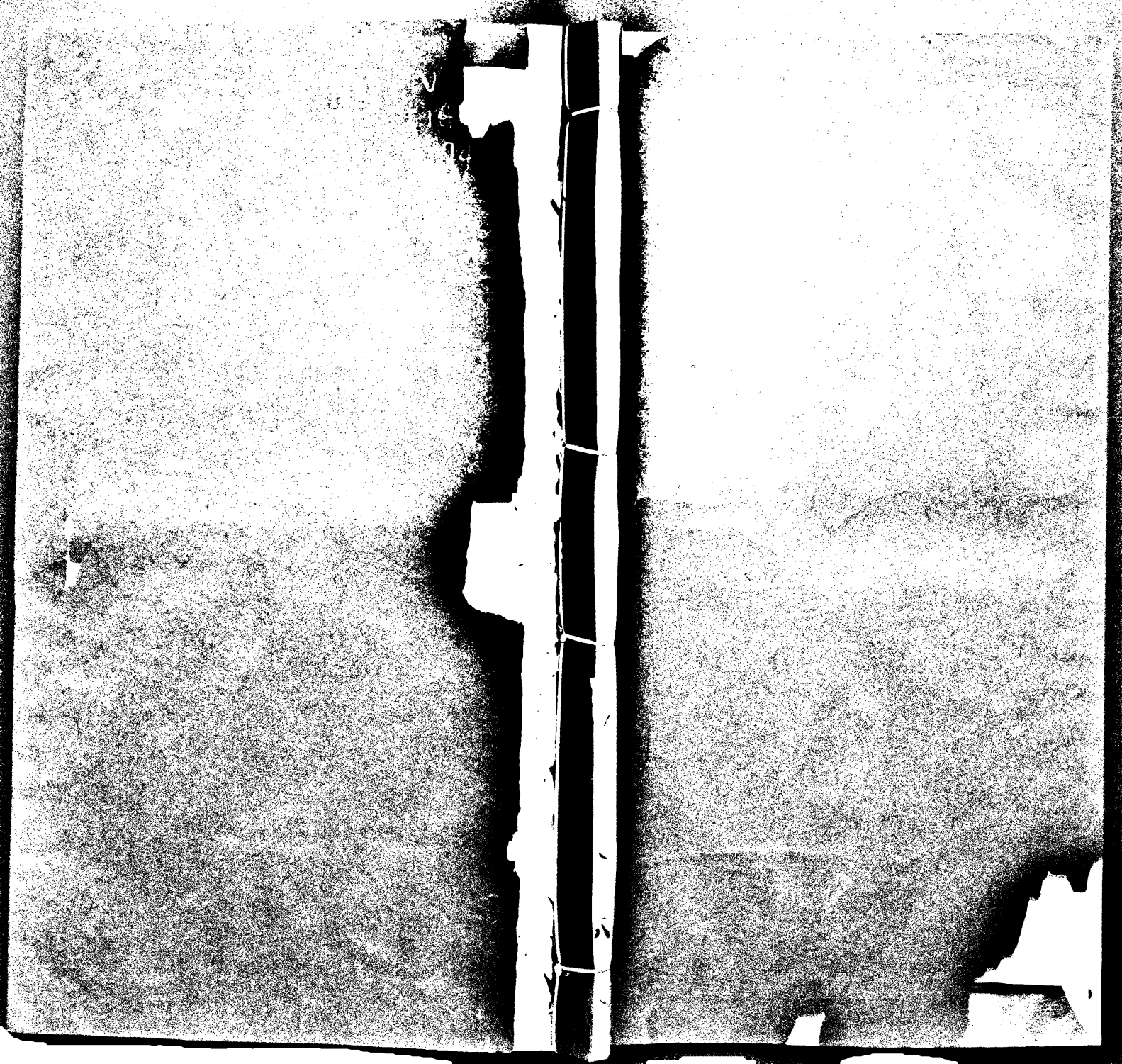
群入鳥不亂行者由此道也。

御言

卷之七

七





南華春點卷八

螺川劉士璉席白父註

荆谿吳貞啟行若父較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以東坡論之。以其文章枝葉麗大。疑似後人竄入。若以意義揆之。出于莊生之手無疑。何也由前庚桑之於無鬼。則陽之流不能。攜謙嚮晦。以道自全。而欲以德臨人。以言教人。則其所失者重。所邀者輕也。至此而言王之可讓。則無物不可讓矣。有道之士。至貴國爵并焉。志在重生。而不重外物也。言讓王者。將以起高尚肥遯之風也。歟。道無名。以其有退讓之名。亦謂之雜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漁父第三十一

橋李

金景鎬子服甫

全較

道本無名。篇名漁父者。無姓無名。便是道也。漁。于江渚之上。以自養。人莫得而知。此之謂真人。真則好惡不驚。死生不變。不惟保身全生。免患亦可。感格人神矣。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人其可不真乎。故凡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者。尊其道也。今漁父之于道。可謂有矣。敢不敬乎。所以敬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黑林名

休坐乎杏壇之上

壇名。澤中。高阜。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

鬚與眉俱白。

被髮揄袂。

袂短衣。

行原以上。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適云僻疾有癖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世之所貴重者天下也而不以害其生。不以其養害所養也又況他

物乎。何況非天下至重之物而可害其生乎是不以養害身也唯無以天下爲者

乃可以託天下也。何以見得無以天下爲者乃可託天下也以其重生不重物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支伯卽支父也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方治身之不暇何以天下爲也

故天下大器也。器之大者無過于天下而不以易生。則生之不可易也明矣

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異乎俗者世人樂富貴而輕生有道

者薄富貴而重生此所以異乎俗者也○何以見得異乎俗。舜以天下讓善卷善

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

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樂其道之自得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不知予之不以利累形也。不知我利

不知道也。無道之治不可與處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終身無聞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爲人。操力之士也。以利累形之人也。非所以養德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非吾徒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

夫子亦云乘桴浮于海以見世俗不堪與處也。○上之人年遠傳聞無可考證故又

引大王亶父以實之。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

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于此矣。

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

所用養土地也所養生也。

因杖策而去之。

不與民相連而

從之。

從之。

民以亶父之德不忍棄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

可謂能尊生矣。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

崇高莫大乎富貴亶父有土之君也不稱戈于狄而去之可謂能尊生矣故能有其國而令聞

長世也。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卜不習吉。

皆重失之。

不知

邇可達在。

見利輕亡其身。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輕重倒置之人也。

豈不

惑哉。

是真惑也。○下正見無以天。下為者乃可託天下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于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而出

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成天下之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

之患也。

患其篡弑之風未殄也。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

以其知重輕也。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能不以國傷生。

者可以託國矣。○下復申明身又重于天下以警後之人不得輕身重物也。

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

韓侯。

昭僖侯有憂色。

憂不得土。

地。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銘盟約也。

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

攫援善。

則右手廢。

斷而去之。

右手攫之

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

攫援書者有天下也。

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斷臂而有天下。

天下之謂何。

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

明矣然則。

身亦重於兩臂。

以天下觀之。韓不過天下之一小國耳。

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不過韓之土地耳。

其輕於韓

又遠。

又太相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不得其土地是得之。

輕而失之。里也。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夫嘗得聞

此言也。

明乎經禮變禮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

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昭僖之所以不攫也。○下言有道之士真惡富貴者不求聞于人也。

魯君聞顏闔

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

因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恐非遺闔而遺他不若審

之。審其實而後致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

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無一毫辭讓之名迹是真惡富貴者也。此數語斷案結

款皆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故曰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緒殘也出其殘其土苴

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又云糟粕皆臭腐物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天下而不自以爲功者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也。蓋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其身棄生以殉外物豈不悲

哉。悲其不知重輕也。又以珠設譬要人知重輕也凡聖人之勅作也。聖人躊躇

以興必察其所以之。行所當行不與其所爲爲所

事。不可爲不爲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世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是皆不知隋侯之重輕也

雖十百隋侯于生何益外物也豈特輕而已哉。又

引列禦寇者便見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者之人

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

而辭。不受無名之賜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若自以為不先生不肯受。豈不命邪。命該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有道之士極深研幾以前民用受茲介福也自非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狗情于牝雞之索未免躑躅于禍網也哉世人勘此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其食祿者死其事既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所以達禍也。又引屠羊說以見有道之士不受非分之賜。楚昭

王平王子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亡者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

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誦詩書而發塚

居屠肆而守義何代無之夫貪天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媿矣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是以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是以不敢見今

聞此亦可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也。然吾豈可以貪爵祿利而使吾君

有妄施之名乎？實以勸善刑以懲惡，賞罰當君之明也。若刑濫及善，賞僭及淫，是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何福之有？是以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道之士也。賢于冒利尚祿之人遠矣。○下言志道之士患不能行，不患貧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蓬戶不完。蓬，編蓬也。桑以為樞，樞，桑條也。而甕牖二室，破甕為牖。為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

馬，以駕車。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巷，小而車大也。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緹履。冠裂如花。履不着跟。杖藜而應門。以藜為杖。而自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趨時之勢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不厭智也。學當為己，反以為人而不自行其所學，教不倦，仁也。教

當為人反以為己而不能設教。仁義之慝，依託仁義為奸慝，借與馬之飾，以驕人。

憲不忍為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衣蔽

顏色腫噲，盈虛不常之貌。手足胼胝，重趼也。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

而歌商頌

以見志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

知道之人安貧樂道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自適其適而已無他嗜好也

故養

志者忘形

忘形骸之外飾也

養形者忘利

不以利累形

致道者忘

心矣

無心是道故致道者忘心也○上者顏闔之逃幣列子之辭粟屠羊說不爵原憲之不病此皆

致道忘心養志養形之人也若子貢者以富貴而驕人宜乎有道者蚩薄而卑鄙之也

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

自樂其樂而已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

可謂有得之士也

審自得者

自有實得者失之而不懼

原憲之所

丘誦之久矣

見未

其人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得其友也○此又爲山林隱逸之士希慕富貴而未能

割絕者開一出路也

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魏闕君門也

奈何

猶戀戀不忘柰何遣去此心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見得

名利之心自輕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

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

惡乎？不如且順從之若。不能自勝而強，使之不從者，未免抑遏

矣。其神此之謂重傷，不能重生，輕物已傷其神矣，復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

難，為於布衣之士。巖穴布衣之士，所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亦可謂有重生之意矣。○下言有道之士，居常無所見至貧窮困厄，死生患難

之際，知其為有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

糝。純菜而無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

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

所見之細，不知道之大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者，如此之厄困，可謂窮矣。而弦歌鼓琴以自娛邪。孔子曰：是何言

也。所謂窮通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是世喪道也，其何

窮之為？未嘗窮也。故內省而不窮於道，內明達而不喪志，辱身以屈于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臨患難安于命，而不苟免以喪德。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也。陳蔡之

隘。於丘其幸乎。是吾之幸也。自非陳蔡何以占我平日之所養正于此而見之。是為之幸。

也。孔子削然。削畧也。畧其語言復。反琴而弦歌。子路圯然執干

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子貢亦困。

此而悟曰。吾陶鎔於夫子之道而不自覺。猶受天之蓋而不知天之高。受地之載而不知地之厚也。亦因此而知。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門足介意。故許由娛

於潁。水。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各和厲王之難。諸侯請以為天子。後因大旱而

立宣王。宣王立。共伯復歸於宗。所以逍遙自得於共山之首。是狐死首丘也。此結言道之所在。或出或

處任之而已。不當有讓士。至有沉身餓死之。舜以天裂者。以其讓也。俱非道之正。是亦謂之雜也。

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能安于畝畝而遊不堯之門。是辱行也。

若是而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汗也。吾羞見之。因自投

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

伐國不問仁人。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曰。強力忍垢。阻兵安忍。是強力忍垢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義三

始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之。貪

與賊非辱行而何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水在潁陽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

子有是三者。何不可以立。

瞽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

我乎。

况尊尚於我。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

在遼東。引孤竹君之子者。正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也。

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

曰。吾聞西方有人。

岐周在西。故指文王為西方之人。

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

加富二等。

約以堅其來歸之心。

就官一列。

列在一品。

血牲而埋之。

宰牲

取血以盟而埋之。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吾之所以來歸者。道也。倍祿尊爵。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祀神敬謹而不邀福。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

於人忠信而不求所利。

樂與政。

則為政。

樂與治。

則為

治不以

因人

人之壞。

而

自成也。不以

因人

人之卑。

而

自高

也不以遭時

之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

上謀而下行貨。

遭時自利謀也。就官加富貨也。

阻兵而保威。

陳列兵甲而保

其威勢

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

暴紂之惡揚已之善以悅眾。

殺伐以要

天下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太公亶父之謂何。

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行其義者不辭其祿。

遇亂世不為苟

存。

非其道者不踐其土。

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傷也。

周以奎吾

身也。

奎汚也。

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

下斷詞也。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已。

可得苟已於富貴。

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直以義不可已故甘窮餓而死耳。○讓王者意在高尚也。

上之棄榮辭祿以重。生下之不苟生輕身以厲俗總

言道之所在不問輕之與重也。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肯哉。吾乎死有輕于鴻毛有重

其沉身殞命也。

盜跖第二十九

淮陰劉昌魯心盤甫

冶城唐道時子貞甫全較

雜篇之中而有盜跖者何也言何適而無道也道一而已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借以爲竊國則爲大盜用以爲治化則爲聖人譬之韓非李斯俱學黃老而非用刑各斯爲慘刻所見不同路頭走異也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柳下季之弟名

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

盜跖

卷之八

三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詔教也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

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有兄

若此而弟為盜竊所以羞也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

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

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貪利好得而莫可遏意如飄

風。或喜或怒倏起倏滅飄忽不定強足以拒眾敵。辯足以飾非。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則往

恐招其辱也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聶而切人肝而舖之。時舖

而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通事之人曰。魯人孔丘聞將軍

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此便是心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虛巧詐僞

之孔丘非邪。為我告之。此便是易辱人以言爾作言造語。妄稱

文武冠枝木之冠。木遇枝則多節故可以為冠帶死牛之脣。革帶多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搥脣鼓舌。擅生是非。以

益陷

益陷

益陷

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道德之本而求仁

義之末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傲倖於富貴之萬一

子之罪大極重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知反本是罪大極重也疾走歸

則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謂者以盜跖之言還報孔子孔

子復通曰立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不敢望承顏色願望履結而

已謂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

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瞋目張聲目也

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

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

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

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

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

侯與天下更始改年立號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

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所願也將軍不為此而此為臣之所以

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

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言可以利誘，可以言從者，皆下愚無知之民耳。今長

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

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何待人譽？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

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言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自無定見，皆愚陋恒民之謂耳。雖有大城衆民，

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

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

其利大故邪？利大者，人爭之，是以絕滅也。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

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

居。居，居自得，不相親比之貌。起則于于。于，于猶居居也。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同于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而。無有

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

尤戰於涿鹿之野。始造兵者，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逐榆罔。

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而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

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義理之

辯。有不純正者，以教後世。縫衣淺帶，淺狹其帶，矯言

修立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邀求富貴焉。是非盜與

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

盜跖？盜之原始于子，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

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

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蒞醢也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而使子路若是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是上無以為

身下無以為人。若以此子之道，豈足貴邪？不足貴也。

聖人世之所高者，莫若皇帝、黃帝，上不能全德而戰

逐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殺長子舜不孝，流母弟禹偏

枯，過門不入湯放其主，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懸頭于太白文王拘

羑里，紂囚文王于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

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所以不慈不孝，放主伐紂其行乃甚可

羞也。上歷指衆之不善，以言利。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焦衣蔽衣持蔬道遇子貢子貢曰吁吾子苦矣焦以言擢

子貢貢因以言擢焦焦媿而立檣于洛水之上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晉文公失國介子推

從忘割股以食文公公反國頒賞而遺子推子推尾

對而遁之後文公追憶使人幡其山竟不出而死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張其尸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

言其身之見殺無異于犬

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

命者也

離麗也此皆沉著于名視死如歸不念其本真之性以養壽命之源者也

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笑其徒殺其身而無

用為國也

自上觀之

伯夷叔齊鮑焦之流以

至于子胥比干

此數子者不能

抑志退身甘蓼臣之樂處燕雀之堂自掇泯滅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

鬼神幽渺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

不過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盡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

言人之情終日營以求遂其欲

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來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言人在一月之中病瘦死喪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不過六十八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言其疾速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如日駒過隙無有幾多光景不能說其志意目視耳聽養其壽命

者皆非通道者也齒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造城立邑尊為諸侯皆吾之所棄也拒可規以利亟去走歸無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狂狂乎趨利汲汲乎賣名此皆詐巧虛偽

不事也非可以全真養德也名之與利不奚足論哉不

實稱論也要見盜跖尚欲全真養命為重豈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下明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若吾前日之言乎孔子曰然不出季之丘所謂

無病而自灸也言自巳討疾走正所謂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于虎口哉茲幸而得脫○此下言不獨盜跖

且貴為名利而修以利感貞子張問於滿苟得但求

不念本養壽命者皆盜竊也曰盍不為行仁義孝悌之行無行則不信不

其欲

以取信於人

不信則不任

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

不任則不利

能

見利不肯者自屏也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義在乎行

義而名利

隨之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而安于恬退不

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亦要為也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

貪得

多信者顯

聽其言行其計

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真在

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

而不

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抱其天而不為

也

美惡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也今謂

臧聚曰

臧聚奴婢之稱

汝行如桀紂則

面

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

是

小人

之所

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

也

今謂

宰相曰子何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

則必

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以此較之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

小人

之窮

為匹夫未必賤也

君子之所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不在高下也行之美則貴行之惡則賤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

而執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何以

義士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

殺公子糾而妻其妻

而管仲為

臣

稱臣于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受其幣

論

則賤之

論其人則

行則下之

言其行則遊于

則是言

行之情

言顧行行

悖

逆戰

於胸中也不亦拂乎

此

觀之貴賤之分何在行之

故

引書

曰孰惡孰美成

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言世間之事誰美誰惡以成事為賢不成者為賊也以成敗論

人不在行

子張曰子

既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

賤無義

長幼無序

矣然

五紀六位

五倫之紀綱君臣父子兄弟之

六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

于子兄之于弟戚也堯殺長子舜封象于有庳不得有為于其國是放也疏戚有倫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

君之于臣義也

貴賤

豈

有義乎王季為適

周公殺兄

誅管叔蔡叔

長幼

豈

有序乎儒者偽辭

作虛偽之辭以

辨墨者兼愛

以濟眾

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不能辨別也

且子

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必順理而求

不監

於道

不必監于道而得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

無約束之言

曰小人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殉名殉利

情性雖有不同

乃至於棄其所為

殉名殉利之所為

而殉其所不為

殉其性

則一也

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故曰無為小人

不為小人

而天

不殉物而殉天則無已欲矣

無為君子

不為君子

從天之理

不殉名而

循天理則無已私也

若枉若直

似枉非枉似直非直

相為天

之極面觀四

方與時消息

時消則順之以息時息則隨之以息

若是若非

不可乎不可乎不

可執而圓機執其圓轉活潑之樞機以應是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徘徊於道也無轉而行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是無轉而行也

無成而義不用成而義將失而所為拘其天而不為無赴而富無求

而自無殉而成自成而無殉而將棄而天若此而行將棄而天而不為也

復引古以證為名利而行忠行義之患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申生也父驪姬之諸以死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無考匡子不

見父匡章諫父為父所逐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為士者當正其言正其忠信必其行忠信廉義之行故

不服其殃離其患也又何以為行乎吾故曰名利之實不必順于理不必監于道也

○此下言長生安養之道不在貴富也無足問於知和撰出此等名目亦與苟得相似

言無有厭足之人問曰吾觀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

者何也彼富則人歸之歸則免下之下則我所貴之夫

見下貴者人之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坐食休養願指氣使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無意于名利焉為其知不足而不耶意

有知而力不能從心行耶故推正不忘耶推引先正禮義束縛

而不知和曰子之所言今夫此人此等典名就以為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以為夫離絕世

俗高過一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自己無有所以覽

古今之時覽古今應變是非之分也人是則是之與

俗化世順世俗之汗隆變去至重生棄至尊道以為

其所為也所為貴富而不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不亦遠乎亦太相遠慘怛憂之疾恬愉之

安不能監之於體怵惕戒之恐欣懽悅之喜不能監

之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知與名就利而不知

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不免于

殞其身也以富貴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所以遠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無所不利窮美究勢極其世之美如至人之所

遠聖人之所不能及眾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

眾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已賢良非享

國而尊嚴若君父且夫耳目聲色口體滋味權勢之

於人心此不待學而樂之非樂體不待象而安之非

乎夫欲與惡避與就固不待師然安之此人之性也

天下雖非我天下之人雖不孰能辭之然亦未見有

於富貴者何也知和曰吾知者之為不事富故動以

安體樂意者也養百姓為心有且不敢違其度是以常足而不爭

其美無以為故不求。其勢設有所不足故求之非為已求也
 也是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不足有餘故辭之在我
 以是則身外之物皆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有餘廉貪
 有餘故辭而去之。反監其天地盈
 之實非以迫外也。非以要名譽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慮慮其反。計其天地盈虛終則始極則反之度數是以君子有居安慮危之戒也
 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與富也
 也。非要廉讓之名也
 美利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

以事物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若則可以有名之。實耳彼非有以與名邀譽也。天下之名自歸
 之耳名其可與無足日。以若必持其名。空持其名而
 乎利其可就乎。其體絕其甘約養以持其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笑以知和日平為福。知者以平
 害者。以有餘為名。物莫不然。其言而財其甚者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酒爾酒遺忘其業。遺忘其日用
 矣。佞溺於馮氣。溺于酒色憑其財勢以養其氣
 若負重行而上也。

若負重而止可謂苦矣其貪財而取慰貪財以慰無厭之求貪權而

取竭招權而欲以竭天下之勢靜居則溺溺于體澤則馮財勢以

為其所欲為可謂疾矣若負重而為欲富就利故滿若阿

堵于暴耳而不知辭避且馮其志而一念不舍可謂

辱矣是守財虜耳財積而無所用尤拳服膺而不

舍而一毛不拔滿心成醮惟日不足求益而不知止可謂

憂矣憂憊而內居則疑判請之賊外出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疏外通防設守備外不敢獨行而後敢出

可謂畏怯而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溺于貨賄利令智昏有此

六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如石曼卿之

求盡性竭財盡其生命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貴為天子

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如華亭鶴蔡上故觀之名則不見

無名可得求之利則不得無利可尋觀夫此意絕其

體膚而爭此此買禍之物而以為不亦惑乎惑之甚

步帳石崇珊瑚殷鑒也離名輕死以

利惑真之人可不戒乎絕當戒也

說劍第三十

桐城蔣臣一个甫

全較

秣陵蔣應科望雲甫

說劍一篇言有道之士貴在養神不當養身。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若徒養其身而不知養神未免逐物喪真。以利累形而反傷其身矣。以此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養神之道要在不以知慮搖精不以視聽勞形。始得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也。神則無所不利矣。奚獨千里不留行哉。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昔趙文王

惠文王名何

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

劍

於前死傷者歲

有

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

三年國衰諸侯謀之欲以弱其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

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能說大王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為壽莊子弗受與

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

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不敢言餉莊子而謙言幣從者

夫子既弗受惺也尚何敢言事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王之喜好柳何可絕使臣上說大王

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

乎雖有金無益于事使臣上說大王得當王意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何事于金太子曰然然其言之善也吾王所見唯

士也除劍士之外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然先

生雖善劍必易其裝而後可以入見何也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謂不

累其頭鬢髮皆突然上指垂冠曼胡之纓冠低側而纓亦曼衍不整短後之衣

以便瞋目而語難奮發而目張口塞王乃悅之今夫

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韓非之有說難者言人君之難說也必先端其

志意投合而後可以言事也今王好武裝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

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以示其勇見王不拜以示其壯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為先曰臣聞大王喜容也

劍故以劍見王無他術也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十步之內與人相擊輒殺之千里不能阻于行也

王大悅曰若此則天下可無敵矣何以莊子曰夫為劍

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能而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止就舍待命令設戲設劍戲也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

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校也考校其勝者也莊

子曰望之久矣望王設戲之命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短長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

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鋒劍尖也齊岱為鏑劍刃晉魏為脊背周宋為鐔劍口

韓魏為鈇劍柄包以四夷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繫以四時之氣春生

秋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制之論以

刑德論以五行相生相剋之刑德開以陰陽按陰陽之氣開之而陰閉則陽開持以

春夏春夏則持之盛長也行以秋冬秋冬則行之肅殺也隨天地陰陽之氣候以行止也

此劍用一直之無前迎之不舉之無上隨之莫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無門無旁也此劍充塞宇宙上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有人用之耳惟神此劍一用乃匡諸侯

而天下傾服矣此天子之劍也天子乃用劍之神非

斬關之良也神物之化須人而成高陽氏有畫影劍

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風胡子

為楚王鑄龍淵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

卒迷惑流血千里此劍威也抑亦神聖主使然也神

農肅胥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鐵兵之文王茫然

神豈非聖主之力哉王有聖德劍有神化

不自失失其所以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錫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

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

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運行以順三

光日月星辰下法方地載陰陽以順四時中和民

順物意以安定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

內無不賓服不待發號施令而聽從君命者矣用劍之道其

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

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

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此諸侯之劍也王

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

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爲大王薄之。薄而不取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惟王所用之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而定氣養神欲用其天子之劍而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以王不好庶人之劍也用天下者貴在用神不在用兵也神則天下無敵矣

距陸而止。

距至也。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

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相對而立。

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

氏姓名。

子路對曰。族

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何事。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修。

飾禮樂。

制禮作樂。

選擇人

倫。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

化天下之民。

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

曰。有土之君與。

非天子不制禮樂不興教化。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

佐與。

非王佐之才不忠君不化民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

曰。且行且

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

其心志。

勞

以危其真。

喪其自得之真。

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以其苦心勞形。

子貢還。

以漁父之言。

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

是聖人也。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

引其船。

以行。

顧見孔子還鄉。

子孔。

而立。孔子反走。

却行。

再

拜而進。客曰。子

來。

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

嘗。

有緒

言。

未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是緒言也。

丘不肖。未知

言所謂是。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願終其說得以輔相。

丘之未

至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

未嘗遇人如此其賢也敢不虛心請益是以客曰臭味相同類

相從不謀合道是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正者政也明王之

天下正諸侯之政在賞善刑濫養民如子上下慈和

職庶人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天子不道諸侯僭竊

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以職任治人憂其事人所憂

而無乃無所陵乃無所陵彼此效力故田地荒燕室敗露衣食

不足徵賦不屬不妻妾不和長之少無倫序庶人之

憂也才能不勝其任富官事不能治行不清白

卑下羣下吏彼荒唐怠情功業美不而有高爵厚祿

不事持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諫臣國家昏亂工

匠技藝不能精巧貢職物不事美好春秋後倫諸侯逐

亂盟莒魯爭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之氣不和

寒暑不時冬寒以傷庶物五穀不實諸侯暴亂奢僭

逞心擅相攘伐攘奪以示威以殘民人禮樂不節樂

厚毒節則不和禮財用窮匱民用人倫不飭不孝百姓淫

不節則怨序不足人倫不飭不悌百姓淫

亂奢淫天子有司之憂也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官守各憂其事不相奪

倫而無敢出位言事者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修飾禮樂選人倫以行其化欲

齊其民不亦泰多事乎實多且人有八種疵病事有

四種患害修不可不察也何謂非其事而事之勢非

官無職任而擅節謂之總攬也包攬之莫之顧而進

禮樂選人倫是謂之佞佞希意道言希意道言希人之意引導

之化于民是謂之佞佞希意道言其言以求合于

時謂之諂諂媚不擇是非而言不擇是非所出謂之

諛阿諛好言人之惡喜許露謂之諂諂諂析人交離

之親謂之賊殘害稱譽詐偽以敗惡人陽為稱譽謂

之慝藏匿不露謂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擇

人之善否脅肩諂笑彼此顏謂之險險邪之此八疵

者外以亂人靖其國令聞長世內以傷身以誣道

莫大焉是傷身君子之不友明君之不臣是以謂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經理國家治亂之變更易常以挂

功名掛高掛也喜為非常之功謂之叨冒專一也知擅下

之事非有君侯之勢官守之侵人自用謂之貪得見

已過不更聞人諫愈甚謂之狠狠人諫也人同於已則

之過不更聞人諫愈甚謂之狠狠人諫也人同於已則

可不同於已雖善

強謂之

不善謂之矜

誇

此四患也

此有

四者患害殃身之物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有疵患之

病之人不可教者以其不能虛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

丘之所為不

而離此四謗者

再逐削迹伐樹圍陳者

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

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

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若揭日月

而行是不知處陰休影也

處靜以息迹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愚亦是不知處靜息迹也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審詳居仁由義者善之非禮非義者不善之

察同異

之際

明察辯別同于已為是之異于已為非之

觀動靜之變

樂觀事之動靜動則行之

靜則安之

適受與之度

適當可受雖聘幣不辭適有可與雖身命不吝

理好惡之

理所當好雖疎達亦近也理所當惡雖親昵尤外也

和喜怒之節

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發皆中節

而幾於不免矣

此皆不知處陰休謹修而

出此而行

身

不變更異常不專知

擅事不侵人自用

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

察居

則無伐樹削迹之患累矣

今不修

已之身而求之人

異理

好惡因太多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

是務其外而不務其內也罹此四謗者非無因而致前也豈得謂不知所失槩客曰真者精誠之事也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則入金石透水火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勉強而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雖無哭泣之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不待觸發

而振威真親未笑而和。不假色笑真在于內者神動於

外。所以入人也是所以要人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則真事親

則慈孝。真則真事君則忠貞真飲酒則懽樂。真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用為主飲酒以懽樂為主處喪以悲哀

為主事親以悅適為主。是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無

毫忠孝之行事親以悅適為主。不論所以矣之奉養厚

薄也飲酒以懽樂為主。不選其具矣。不選其治具也處喪

以哀。毀為無問其禮矣合禮不合禮之所以也。禮者

周世俗之所為也。外飾也真者精誠之至也所以受於天也。

天分中出也自然不可易也。自無變易也故聖人取法于

天。貴于真而不拘拘於俗。也愚者反此。愚陋恒民不

能法于天而憂恤於人。是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

俗故不足。隨世俗之變而圖美觀于衆人之耳目以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惜哉者惜

不聞道以至于今六十九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丘之而周比之躬服

役以事夫子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不知先生舍于何所請因受業

而卒學大道。請因受業于門而盡大道之學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傾命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不知其道而與之遊，所行不合未免招尤不與之往則無

悔吝之咎矣子其勉之。勉吾之言也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間。莫知所之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亦見孔子敬之至也。自非好賢樂善

虛以受人者，待水波定而後行也。聖人聖人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敬人也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

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遇人太甚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漁父何以得此于夫子而謙恭若是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

之列由之難化也。自及吾之門湛於禮義有間矣。已非一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然由而不化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漁父之年可謂長矣見賢不尊，不仁也。漁父之言可謂賢矣彼

非至人，不能下人。彼漁父若非至人，何可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

真我之下人而不能盡誠則不得至人之真故長傷身故終其身而不知道也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莫大于傷身而由獨擅之獨擅不仁

之禍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應前天子諸侯

大夫庶人之為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廢物失其生道者死得

其道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其所為事逆其道則敗順其道則成故

凡道之所在聖人莫不尊之者此也尊今漁父之於道

將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有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是以敬也又何怪異

列御寇第三十二

雲間薛正平更生甫

石城紀青竹遠甫全較

雜篇至此而引列御寇之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此直總括前篇庚桑之欲有尸祝以至孔子之尊漁父斯皆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故曰知道易勿言難也真修之士設有一毫知識吐露不盡俱為障道根本道者養身之具非所以養物也前不云乎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雪破山風振海而不驚道造至平此方為有得不然弊精神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其功外矣此莊叟之所以悲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悲其末路之難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盡于此矣知道者宜乎處陰休影晦迹逃名養形忘利志道忘心陸沉于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

謂大得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學之者更當于此深思。

列御寇之齊

即列子御寇名也。去齊。

中道而反

至

遇伯昏瞀人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方自也。奚。

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吾嘗過賣漿家食其十漿而以五漿

為餽吾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為何曰其

是以驚

夫內誠不解

誠積未化。而

形謀成光

有諸中而

可觀周旋

則一

以是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

不

舉一動具有光儀

敬于我

而

吾其所患

將恐不免齋其所患吾

夫

人特為食羹之資

且無

多餘之贏

蓄

其為利也薄

而不

其為權也輕

而無

而猶若是

而猶以五漿餽而遺而邀約于我

厚

況於

至富極

萬乘之主乎

其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而不以聘幣

彼將任我以

國

事而效我以功

以功效

徵求於我乎

吾是以驚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觀至于此汝

處已

汝處身則善已尚未善物

人將保汝矣

人將以汝為師保矣

往之

則戶外之屨滿矣

及門之人眾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

敦也

杖蹙之乎願

以杖拄願而皮皺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

以告列子

通賓客之人

列子提屨蹠而走

急迎之不暇穿屨而以手提之

徒走

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不發藥石以救正我乎

而走

曰已矣

止於此而已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必以汝為師保矣

保汝矣

果然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

汝既知保身自能保物是以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焉用之

師保

感豫出異也

凡感人心悅豫由汝有異行彰灼于外也

必且有感

為哉

自己留中有所感

擇而本性

搖而本然天真之性

又無謂也

分上又

與汝遊者又莫告也

又無至言而盡忠告也

彼所小言

無益也

以其言不入道為小言

盡人毒也

中之者必被其疾

莫覺莫

悟

人不與告從何而覺已

何相孰也

誰問如何也汝觀天下之人

巧者

必勞而智者

憂

惟

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

也無知也無巧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又何感豫出異保汝

為哉虛

鄭人緩也

名

呻吟裘氏之地

裘氏之地祇三

年而緩為儒

得祿而

河潤九里

九親之

澤及三族

妻之三

使其弟

學

墨儒墨相與辯

緩既為儒而弟為墨二家之義孰正

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遂有

其父助翟

而爭

十年而緩

自殺

緩而自殺

其父夢之

于其父

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

今既為

闔胡嘗視其良

丘墓吾之墓木

既已為

秋栢之實矣

而太負義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

為儒為

人而報其

為儒為

人之天

性也性成者也非人與之

也彼性故使彼而儒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人不知

之與墨皆出于天性而以賤其親而云使而子為墨

自以已為有教習之功也者予也是不知天

性者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是猶齊人之汲飲于井

也者以地下出泉而以開

鑿為功而相梓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為師保者自以

青也不亦惑乎為教習之功而

不知其天性自是有德者以不知德也而況乎有道

然者皆緩也者乎又有德者以不知天謂之道天之刑聖人安

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思也巧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偽也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莊子曰知道易

勿言難道者無心而得此為容易惟知而不言是也

所以之天也天何知而言之非也所以之人也是也

之人天而不人者蓋法天則也此下言學屠龍者

于朱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技雖巧而無所施縱巧何為聖人

以不必故無兵必不恃以為勝故動無不利眾人

以不必之故多兵為勝故多凶也聖人以必不必

者順於兵也故行有求無往兵恃之則亡兵之不可

必必之敗亡之道也又轉言聖人之道洋洋乎大

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尚爾藏其用于無用以外物

為不可必而况。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包裹禮物。覬簡為書。相問訊罷。散精神乎寒。寒。澁。陋。瑣屑。而欲兼濟道。物至太一形虛。為之地。若夫之知。迷惑而不

于宇宙。之高下。以其形之累。而不知太初。又有無也。

濟道物至于太一形。苞苴竿牘為形之所累。而不知太初。又有無也。

虛之地。哉言不能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未始有物。

先而甘。恬。瞑。寂。乎無何有之鄉。如也。水之流乎無形。至

動乎無發泄乎太清。也。泊然無為。而悲哉乎。列子汝為

知在毫毛。之細。而不知之。天地大寧。也。又何以為物乎。言

者笑知道之士。卑下。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于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秦惠王也。更。益其車百乘。反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積項黃臑。項。瘦而稿。耳黃而簿。者。商之所短也。今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能破癰

潰痊者。痊。亦癰類。得車一乘。能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豈。舐。秦王之痔也。不然。何得車

之多也。子行矣。可謂無耻而富者也。此下言人心險惡。不可教以離實學偽。魯哀

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貞。固足。以幹事。國其有瘳

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修飾羽儀。而刻畫其心。從

事華辭

從事華美浮辭不求其本而

以支

分派

為旨

忍性以視

民

強忍其性之而使民不知不信

受乎心

詐巧

宰

而不宰

乎神

援

夫何足以上民

民之不足以上居

彼宜汝與

宜汝哀

予願與

不過予繼粟繼肉與之願養之而已

誤而可矣

雖誤而不害于

公也

事猶之

今也

使民離實

心而

學

其行以變

視民也

若

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而勿用

難治也

以變

實之

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之雲行雨施布

教

商賈不齒

商賈為貨物賣則忘之矣而無返計雖以

事齒之

知有仲尼

而齒之

神者弗齒

彼既有心為道則目已

見民知爭端矣施

為外刑者

傷其身也

金與木也

者

變其性也

動與過也

小人務知小者

宵人

宵人者非明

深情之

離外刑者金

與

木

考

訊之

離內刑者

不一思慮

傷神是

陰陽食之

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

真人者歸精神于無始甘瞑于無何之鄉是以

人而不忘

免乎內外之刑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難於知天

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可期而知也

惟人者厚貌深

情

貌厚看不穿

故有貌愿而益

愿謹慤也

故有貌若

情

情深測不透

有順懷而達

懷腹急也

有

急而內實有堅而縵有外堅執而內散縵不持者有緩而鈇有外

緩而內行故其就義若渴者必其去義若熱也人之

針急者測不可不審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而不携近使之左而

觀其敬邇而不偏煩使之而觀其能勤而不德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問一答十巧言如流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千金一諾而無盜言孔甘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而不出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治容海淫秉燭達旦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以此九事徵驗人之至不至則厚貌深情之人得矣此下言人當以謙退為主不宜以富貴驕人正

考父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一命而偃曲再命而偃曲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不敢當路孰敢不軌為其有謙德人亦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

如而夫者以貴驕人之徒也一命而呂鉅驕矜貌再命而於車

上舞乘車而軒舞三命而名諸父呼諸父名孰協唐許協合也唐唐堯

許許由皆崇高讓德者言考父與而夫誰合于唐許也此段言德非有心可立賊莫大乎

德有心有心為德德之賊也而心有曉心有靈明之知自以為德而臨人之不德是賊

也及其有曉也知其為賊也而內視不役于外內視不而德已

敢矣是以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中

有以自好也好已之德以自見而吡必訾也其所不能為者

也。以其自是而非彼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下言此個病根全在過人上。人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以不免也。三者俱通達此個達亦是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回論其理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皆此三等人也。總之人當以謙讓為德。不可過人。上人有以自好窮有八極。是以先極其美。達有三必。必其形有之過也。

六府美。美貌。端嚴。鬚鬢。鬚鬢。長。形體。大。軀幹。壯。氣血。麗。人物。勇。力。

人敢。果敢。強禦。八者俱過人也。大抵上人者人必下之。因以是窮緣循。不能自立。動多倚傍。偃佚。隨人起。隨人倒。困。窮。縮。畏。不若人。三者。以不若人而無矜驕。傲慢之色。是以俱通達。有知慧外多通達。勇好動多。

怨仁義多責。仁義外修。故多責任。達生之情者傀。傀。大悟解之貌。達生之情。

者達。此生是假。假達於知者肖。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是以謂之而生是傀也。

達大命者隨。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鼠肝虫臂任之而已。故曰隨。達小命者遭。死生得喪窮通天壽付之無可奈何。任其遭際。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見莊子而有驕釋之色。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緯。織也。蕭。荻蒿也。以此為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碎其珠。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無遺類矣。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尚

微之有哉言人之無道德而有富貴者是偷其貴富也又何可以驕人于白日乎不可也或聘

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言人不可以為富貴而傷身也此下言此身與天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無有長短彼此高下以為己之是他人之不莊子將死弟子

是奪彼以與此是偏曲也不正大也

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以此為

不備何以加此無以加于此矣生以天地萬物為吾養死亦歸之于天地萬物耳原無有

也何以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鳥鳶螻蟻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偏則與天地萬物不一體矣就有以不平平其平

也不平若以己之不平而欲平人其平也終是不平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若以己之不徵而欲取人明

者唯為之使天下多得一察之明以自好之人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者唯為之使耳故

不足神者徵之之徵不用知而用神者徵之是無徵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周知天地萬物之情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達

近幽深無入而不自得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恃其所見幾

教人以德
其功于外也
不修己之身養自己之神而
臨人用
不亦悲乎
使後世之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純一不
已之道德也悲夫

天下第三十三

泰和蕭士瑋伯玉甫

嘉禾譚貞默梁生甫 全較

雜篇至此而言方術者以見道之雜也夫道術者
大而無外小而無遺今天下之治道術者恃一察
之明各自以爲至而不知是卷道術而爲方術不
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是以莊子不得已恐後世之
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之大全故歷敘百家衆技
之說以晚明邪正路頭之有差別使學者知有大
道之鄉而不迂于曲學阿世之自私自利之途以喪
其真此書之所以作以見已之學一皆本于道德
而非方術將以救世也若徒馳騁其才辯而不安
于身心性命之實德是用其功于外而不能處陰
休影處靜息迹絕力而死也悲夫故此篇乃本經
之末序序其著書之本旨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道術之局多矣非一皆以其有為

為所欲為而不可加矣既具曰于聖誰知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在內聖外王曰無乎不在既無乎

則曰神何由降何由而降明何由出何由而出聖有

所生何所生而王有所成何所成而謂之王皆原於

一神之與明王之與聖自何而別不離於宗命物之

其宗謂之天人為虛無無不離於精形全精復與天

反以相謂之神人不離於真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生物之以道為門

以虛無入兆於變化兆朕也兆于陰陽變化發育萬

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

和修仁義治禮樂興教化上以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為分分貴以名為表辯等以操存為考驗以稽

察為決斷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先後具有定數彼百

官以此相齒而有尊卑以事為常各以事任為以衣

食為主各以衣食蕃息蓄藏蕃衍子息考弱孤寡為

意老者安之弱者扶之孤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上古之人備乎天神至配神明合神明醇

聖君子之道術矣以其

TABLE 1. *Continued*

Figure 1 is a scatter plot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household (X-axis)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neighborhood (Y-axis). The X-axis ranges from 0 to 10, and the Y-axis ranges from 0 to 10. The data points are labeled with numbers 1 through 10. The point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lot, with some clustering at lower values and others at higher values.

54

10

10

1



10

1

10

10

永

2

12

長互有一時亦有所用耳雖然時有所用不該涉不相

徧祇一曲之士也非通道合德者也判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剖判

之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理而分拆之審察古人道之全寡而差

○自能備於天地之衆美稱適神明之德德容是故內

聖外王之道幽闇而不明微鬱閉而不顯顯發天下之

人如墨翟禽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術悲夫百家

衆伎支流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必不合而為一矣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純一不已古人之大體古人混

之道術將為天下分裂而為百家衆伎之力術矣

釋不後子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

禮樂皮數為以繩墨自矯守繩尺而不自矯而備世之急周備

所急而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恬惔為寶墨

翟宋大禽滑釐墨翟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過于

自矯已之大循順以不後作為非樂作非樂命之曰節

用篇名節用書生不懽歌死無服喪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闕愛利為心其道在不怒又好學而務博不異

不異于衆所以不與先王之道同是毀古之禮樂以其

歌死無服是以黃帝有咸池咸偏也言其堯有大章

毀古之禮樂也德無不偏也

章著也言其德無不著也舜有大韶韶紹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禹有大夏夏大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湯有大漢漢獲也能使天下得其所也文王有辟雍

之樂辟雍學名言文王之德雍雍抑遜也武王周公作武武大武之樂言其德能武功

也古之喪禮喪禮者喪葬之禮儀也孔子舍于衛見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斯之謂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禮貴賤各

有儀則上下有差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今墨子獨生不歌死

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桐棺以桐木為槨外槨也以為下法式

墨子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未敗墨子道天下之禮樂度數未雖然生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喜當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果類于人情之

其生也勤好學而博不異其死也薄桐棺三才其道大嚴枯

槁而無潤澤也常使人憂憂悒使人悲悲哀其行難為也難

其為行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堯之治天下也使民

反天下之心為所難為天下不堪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持不失而奈天下後世何其所行離於天下離立其

去先王道也遠矣恐不可以為法式也墨子之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也決江河也而通

四夷九州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故名夷有九種此言四夷者該東西南北而言也九州者青

揚雍豫徐等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耜橐盛土器耜盛水器而九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

毛言其勞也沐甚風櫛言其勞也雨言其勞也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尤

形勞天下也如少不使後世之學墨者

多以禮裘毛褐為衣以跂木履躋麻屨為服不後于後世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為盡理曰不能如此儉非禹

之道也不謂墨子之道也不足謂墨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數世五侯之門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三子之屬俱

誦墨經各守其說而倍加譎不同相謂別墨俱與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堅守其白而合同申人以訾

偶不侔之辭相應不侔者不異也辭以相應合以巨子

為聖人號其墨道成者為巨子謂聖人皆願為之尸尸祝之人皆冀得為

其後世續其道脈以傳其業至今不決不絕也墨翟禽滑釐

之意同于聖人則是其行為之太過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為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祇相進其勞

而已矣止于此而矣非所謂禹之道亂民之上也治

民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篤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惟恐求之而不得也雖枯稿不舍也。雖極其枯稿而不能自舍才士也夫

墨子以此道教人而人宗之。若此亦所謂才士也夫不累於世俗。不修飾於物

不苟。取於人不伎。害於眾。願天下之安。靜寧。謚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求以此白心。白其心志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道以修己安人爲事故宋鉞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

其道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用。以表接萬物以別。寬宥爲始。語心之容。言人心量要

爲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聊和也。調和萬物以調

海內。以此而能均請欲置之。以爲主。以爲行見侮不

辱。雖見侮于人救民之闕。止民禁之攻。伐寢之兵。革

救世之戰。爭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上以說其主

雖天下不取。不取其術強聒。其語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厭其道。下厭其術。而強雖

然其爲人太多。止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

置五升之飯足矣。今其言曰。每日但得五升先生恐

不得飽。宋鉞尹文稱能調海內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曰。我之自苦如此者。意

是必欲得久活之道哉。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傲者驕之也意謂我視圖外此

自苦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假物以自利以

已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人太多自為太少也其

旨以禁攻寢兵為外務以情欲寡淺為內得其小大

精粗雖不能詳盡其所為行適至是而止止于禁攻寢兵情欲寡淺而已

非所謂公行而不偏平黨易而無私曲決然無主遇

決意而行不趣于物而不兩行不顧於思慮不謀於

知得於物無擇物無美惡不擇善否與之俱往與之偕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道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道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無小大無貴賤精麁一致曰天能覆之

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道不可言言而非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所以齊萬物也故曰選則不偏物本自全何待于選選則有高下長短之不偏

者教則不至教則不至者言物各具其天性之良能不待于教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

及者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一皆歸之于道則無遺棄之物也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棄智慮去已而緣于不得已而順承之冷汰於

物清冷其心汰去物欲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其自分別曰何者為知何者為不知

將薄于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近于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譏髀謹刻

也謹刻獨行無為事行而笑天下之尚賢任也縱脫無行縱放

不事行儉而非天下之大聖之為椎拍輓斷刑截者所用

思截去已與物宛轉其選則下偏是以舍已是與人

非苟可以免傷于物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

然而已矣兀然處其身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二句

無能事任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二句言其若磨石之隧

言其不師知慮不知前後兀然而已矣全而無非是以得自全于世而

縱脫無形而與物宛轉合是與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以免也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不立已無用知之累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以其選則不偏教則不至動靜不離於理也是以

終身無無譽故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

聖為也何也言夫塊不失道塊然如土而亦豪傑相

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適得怪異而已田駢亦然亦如學於彭蒙彭

蒙為得不教焉不待言教而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非之與是如其風竅然

竅然而已竅逆風所動之聲惡可而言也是常反于人不見觀不

取人之觀聽而不免於魴斷亦未免宛轉遷就其所謂道

非道。非世人之所謂道。而所言之之。雖縱有所言不免於非。不免

以爲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不在而云土塊雖

然。但不至于是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有聞于以本爲精

以宗本爲至以物爲粗。以外物爲僿以有積爲不足。

精而不雜天道運而淡然而無欲胸中酒古之

無所積。淡然而獨與神明居。洒而獨與神明居

道術有在於是者。有在于淡然而無欲關尹。字公慶

老聃。姓李名耳謚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立身于

地主之以太一。太一通之大陰解之大以濡弱謙下

爲表。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關尹曰。在已無居。無所

住也不住形物自著。形形物物莫非其動若水。隨緣

于物也其靜若鏡。而不其應若響。如空谷答聲芴乎若亡。存

寂乎若清。而同焉者和。彼此同然而無得焉者失。有

得爲不足是未嘗先人。人皆取先而常隨人。常和而

以爲之失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雄守雌以柔弱

也知其白。守其黑守其辱。爲天下谷。是謂光矣而不

虛之至也故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亦是未嘗先人曰

受天下之垢。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人皆取實。有之以

天下

已獨取虛

無之以爲用

無藏也故有餘

既以與人

歸然而

有餘

獨立自足之貌

其行身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所以

徐而不費

不勞其形也

無爲也而笑巧

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人皆求福自足故不祈福

已獨曲全

曲全故不招辱

曰苟免於咎

而已不求福也

以深爲根微

玄通深不可測故以深爲根也

以約爲紀

治人事天莫如嗇故以約爲紀也

曰堅則

毀矣

解其紛也

銳則挫矣

挫其銳也

常寬容於物

而無迫隘豁刻之行

削於人可謂至極

之妙道矣故復贊之曰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

大真人哉

道之大無以加于此矣博大真人哉○上明關尹老聃極于道術下莊子遂而承之以明已之道術本乎老聃

關尹非他等之方術也

寂寞無形虛而無象是以入有出無變

化無常

也

死與生與

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天地並與

天地同體神

明往與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芒乎何之

往來焉不知所之

忽乎何適而去

來莫知所止

萬物畢羅

包羅萬象

莫足以歸

何所歸宿

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著而爲書

以謬悠之

說

虛謬悠遠之說

荒唐之言

不經人道語

無端崖之辭

以汪洋無際無端倪

之時恣

肆放

而不儻

然自立

不以觭見之也

亦不以觭角不

合見之于人也

以天下爲沉濁

沉于五濁

不可與莊語

不可以端莊之語道

也以卮言爲曼衍

以行其言

以重言爲真

借重他人之言以爲實

以

寓言爲廣

寄寓他人之言以廣其意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獨與天地相爲

遊衍我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而不敖倪於萬物天地之精神即我之精神也
 萬物一體所不譴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不以不敖倪也
 以與世俗處而無其書雖瓌璋特奇而連狝無傷也
 相從之貌既相從順而不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違于物雖瓌璋而無傷也
 其辭旨抑揚參差而滑稽諛詭之中有可深思自得而有可觀者上明所註之書下言胸中所得之實
 彼其充實純實有不可以已者此書之所以作也上與造物者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其於本肯也弘大而開闢幽深閑放而恣肆其於宗趣趣也可謂調達開達適而上遂矣遂于大明之上矣雖然其應於

化應變無窮而解於物也解于萬物之係累其埋玄不竭求其本
 來則不蛻幽深冥乎昧乎未之盡者豈
 說之所可能盡故曰未之盡者書至此而以惠施為結者要見有才之士當用之于道術不當行之于方術
 也惠施之書多方不成其書有五車其道舛錯錯
 駁雜不純其言也怪不中理麻物之意歷舉其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既謂之一則無小大于一之中又分大小便不是大
 同之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意矣又云起于形色之表至細至微本不可積天與地卑
 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何啻千里也澤氣可通于日方中
 天地陰陽之氣交合而成物亦可言卑山與澤平山亦可言平

方睨

日方中之時側而睨之則非中矣

物方生方死

物方發生其根必前日之死者

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

大圓其謂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可化權而萬物中生長收藏畢同畢

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

南方無窮而有窮謂之方則有

矣今日適越而昔來

適越者今日起行而心已昔日先之矣

連環可解

也兩環相連必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各自爲圓

也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汎愛萬物天地雖大而以汎

萬物中之一體耳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得

大觀

而曉辯考

教人競辯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下好辯

之士相與樂而宗之如稷下之流是也○范無隱與

門人嘗論此云恢詭譎論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

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卯有毛雞三足郢有

舛錯不中之言惡用強解爲卯有毛雞三足郢有

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

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

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好辯之士日與終身無窮如桓

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各以善飾人之心飾非以亂易

人之意。反易以變能勝人之口。人之意但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是辯

者之囿也。國于言端而不惠施日以其知之所與人

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天下之辯者亦以惠

明于此其抵也。大抵如此而然惠施之口談如懸河

奪眾人自以為最賢。賢于他日天地其壯乎其自言

之辯天地天地施存雄而無術。施知存雄而不能守

其壯大增輝乎。雖欲以勝人為名。南

引黃繚為問者以見惠施之才駢蕩而無益于已也。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雷雨

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信口而道合譬係辭徧為萬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寡少而不益之

以怪以反人為實。能怪人之口易人之意欲以

勝人為名。能勝人之心也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

反人為實是強於物。以勝人為名其塗隩矣。隩者幽

弱于德也。是強于物也其塗隩矣。隩者幽

惠施所行之塗何不遵明。由天地之道。由天地高明

白正大而趨幽眈僻也。由天地高明

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何以言天

其辯於萬物也何庸。何補于世夫充一尚可

之天下充。曰愈貴道幾矣。而曰愈貴于

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而曰愈貴于

此自寧。不能自安其一偏之見自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

名其善辯而不名其有道術也

惜乎惠施之才

有如是之

才駘蕩而不得

而不自有實得

逐萬物而不反

馳逐于萬物而不知反其

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悲夫者悲其不能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迹也

莊子通篇敘其著書之本旨一皆本于老子而以惠施駘蕩之辯末而出之者惜其才之駘蕩而不謀道流入曉曉辯口于無用之地而不自知猶以爲得是窮響以聲競走以影絕力而死也悲夫以警夫世之人有才不用于心性命之道德而多方于聰明

之誠也悲夫

南華春點

ORIENTALIA
CHINESE
J143.1
L74

